吳昊
懷舊香港地
第四版
教育署廣泛閱讀計畫推薦好書



懷舊香港地

吳昊

序

懷舊等於奢侈

潮流與懷舊。

阿伯懷舊，阿嬸懷舊，Yuppie懷舊，打工仔懷舊，老土先生懷舊，連尖東「油脂」一族也懷舊。唉，其實懷舊係好奢侈，點解？因爲懷舊好講學問，唔信？考下大家：

- 摩囉街之「摩囉」兩字，如何起源？
- 番鬼佬決鬥九龍城，何解？
- 香港最後一頂轎的收場怎樣？
- 香港「招牌學」究竟有乜學問？
- 潮流與擦鞋，「擦鞋仔」你聽過，但「擦鞋機」你見過沒有？

● 艇妹與搭棚佬大鬧英倫，此事如何發生？

● 香港淪陷期間有乜秘聞？「放飛機」、「灌水」等酷刑，你的家人見過未？

● 香港最後的地底公廁在哪裏？

● 香港鴉片烟有什麼傳奇？

你如果不知，無須自卑，看我這本書，保證懷舊學問突飛猛進，有「學問」又即係有「本錢」，更可奢侈得起來也。

吳昊

目錄

「十字門」上的寶藏

香港海域甚多寶藏，如果冒險家敢於投資勇於探測，發達在望也。最大宗的海底寶藏，綫索要向七百年前追查那段澳門「十字門」上的歷史哀歌……

一二七六年，南宋氣數將盡，文天祥、張世傑等忠臣擁奉幼主端宗趙昰、廣王趙昺及其宗室宮嬪，帶領四十萬殘兵，分乘大小船舶兩千多艘，浩浩蕩蕩撤出福州逃海南下，而蒙古大軍窮追不捨。最重要者，船上載有大批物資和金銀珠寶。未幾，沿海的軍事基地失守，損兵折將，殘餘船隻迫於逃遁澳門（時稱「濠鏡」、「鏡海」之類不一），時爲一二七七年二月。

流亡皇帝落難的消息很快傳遍省港澳民間，義士們紛紛泛舟響應，武器以外還帶同金銀財帛，復國之經費也。於是「十字門」上結集數千船隻，氣勢如虹。

何謂「十字門」？有交代必要，它是指澳門大橫琴、小橫琴、路環、氹仔四島離立，當中水流，形成十字；清張之洞撰《廣東海圖說》有載：「該區內水深十餘尺，大潮高約六尺餘……形勢最爲扼要。」屬可攻可守之地也。

「十字門」上戰雲密布，敗軍義士背水而戰，誓師收復大宋江山。海域上戰船林

立，等待蒙古大軍壓境作殊死之戰，那種難耐的靜默，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壓，每一個參戰的大宋子民都感到難受得快要窒息……

時爲十二月天時的晚上，寒風陣陣，海上波濤洶湧，北方人不慣水性者嘔吐暈浪，唉，難耐的晚上。突然，海面動蕩起來，發出像千軍萬馬的巨響，難道敵人夜襲？不可能的。說時遲那時快，一陣失常的猛烈颶風，襲擊「十字門」海面，刹那間橫掃千軍，將船舶覆沉過半，混亂間有船隻起火，火趁風勢，禍及其他船隻，頓成火海，連宋帝昰所乘之船亦難逃劫難，竟然沉沒於海。這次風災，人和船都損失過半，宋帝昰雖然獲救，但驚慌過度，竟一病不起。

港澳之間，冬季仍生颶風，實在少有，不過清印光任之《澳門紀略》曾有記載，稱此爲「掃塵颶」（如果產生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或「火盆颶」（十二月二十九日），屬罕有現象，竟會發生，分明天亡大宋。颶風平息，宋水師潰不成軍，仍奮起迎戰，與蒙古兵在「十字門」海域作生死鬥，竟戰至一兵一卒；而忠臣陸秀夫、蘇劉義等保護末代皇帝輾轉逃亡至九龍，最後宋亡噩運難免。

如今澳門氹仔對開的海域波平如鏡，天籟裏聽不到哀歌，但黃泥底下所藏宋代寶物不計其數，應該是發掘時候矣！



■《澳門紀略》之「十字門」水道圖。

番鬼佬打人呀

「番鬼佬打人呀！」一句話竟引發暴動，令省港兩方之大法官大反面，鬧上英廷，誇張之極也。

話說「鴉片戰爭」失敗，廣州城開放給洋商，市民不值其也文也武，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因爲反對英水兵暴行，火燒十三行洋商館，可見民族關係之高度惡化。好了，四年後的七月四日這天，怒火終於街頭爆發，英國商人甘普頓認爲生果小販阻路，將生果籮踢翻，小販不甘損失，與之糾纏，對方拿起手杖毆打小販。巡城的中國官員趕至，出面干涉，亦遭杖擊：「番鬼佬打人呀！」一時間，羣情洶湧，小官吏忍氣吞聲，總算息止大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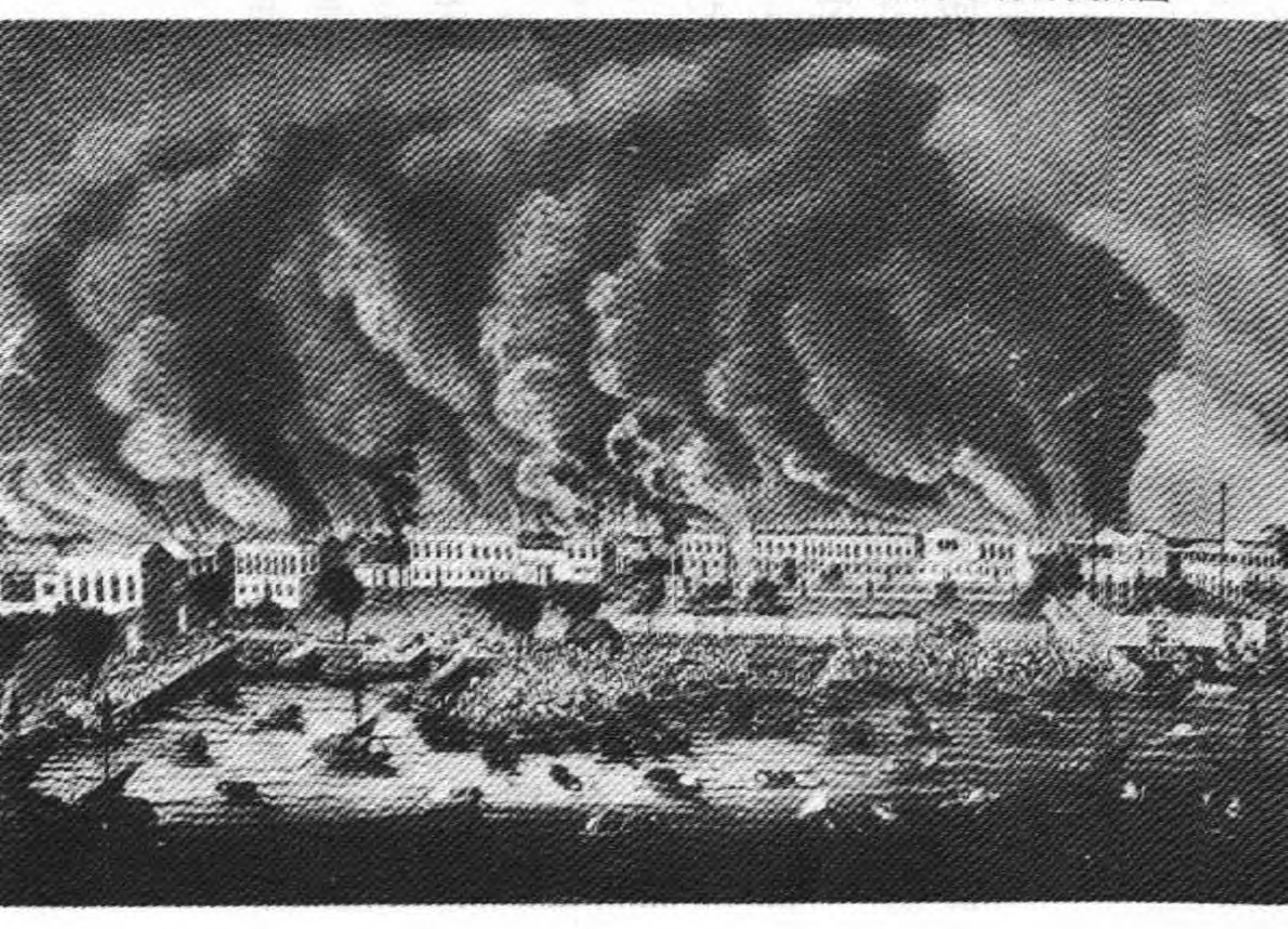
第二天，這個甘普頓又再出街炫示自己的威風，實在忍無可忍了，幾十人撲來，將之包圍，飽以老拳：「打死佢！」洋商館的駐軍出動救人，而旗兵聯合居民向駐軍襲擊，包圍商館，殺聲震天：「放火燒屋呀！」看來，歷史重演也。結果出動到兩廣總督與英國領事勸諭，後者承認甘普頓所爲破壞中英感情與商務，應予拘捕審問，暴動始平息下來。這次事件，廣州市民死了三個人。

廣州的英國領事裁判法庭審訊後，認爲甘普頓有意逞兇毆人和破壞邦交商務，判他罰款兩百元。豈料甘普頓倔强異常，不服裁判，知道這時香港已有高等法院（一八四四年十月成立），便親自到香港來上訴。高等法院的首任大法官約翰·曉吾，一向認爲所謂「領事裁判法庭」乃係英國司法制度上的錯誤，最好予以撤消，今次巧遇甘普頓上訴，正中下懷，決定做番場好戲睇下！

廣州裁判法庭主席的戴衞斯，以總督兼商務總監身分照會曉吾大法官，謂近年有英國商人性情暴躁，倚仗條約特權，無故欺侮華人，引起仇恨，妨礙兩國邦交和商務，不宜寬大，以免效尤。香港大法官報以冷笑，接納上訴，開審兩天，正式宣判：「甘普頓上訴得直，廣州領事裁判法庭的判決撤消，宣判理由是領事法庭援用法例錯誤，有失公正，在審判上犯了錯誤。」當時在廣州的英國商人，大多數支持甘普頓，聞訊大爲高興，向香港大法官喝采。

戴衞斯一怒之下搞大佢，將本案全部卷宗和自己主張，一併送往倫敦，請求樞密院維持原判；而廣州商人也聯名向倫敦表示意見，支持香港大法官之判決。於是，雙方展開罵戰，繼而譭謗，戴衞斯甚而上奏英廷彈劾曉吾經常酗酒……結果兩敗俱傷，大法官曉吾停職回國接受調查，而戴衞斯因涉嫌譭謗被逼辭職！

■火燒十三行洋商館圖。



「金不多」笑話成籮

「Too Much咄咄 No Get咬咬!」

究竟講乜東東?早期香港人鹹水英文一大笑話也。話說開埠初，某洋「大班」查貨倉，發現批貨爛晒大怒，管工急起上嚟，操其「有限公司」之英文曰:「Too Much咄咄，No Get咬咬!」意謂老鼠太多(「咄咄」是鼠聲)，沒有貓兒(「咬咬」是貓聲)，竟一言驚醒夢中人，洋「大班」下令貨倉養番十幾隻貓，並將管工提升爲買辦。可見其時夠膽講唔鹹唔淡的英文，甘於做洋人跑腿者，發達在望也。

香港開埠期之外國商行與銀行，其對外貿易所與晋接皆華人，而洋「大班」不諳中國語及買賣習慣，唯有借助華人做經紀從中奔跑，達成交易，實沿襲自廣州十三行之作風。所謂「買辦」，清代廣州人愛稱「金不多」，實音譯自葡萄牙語Compradore。關於這「金不多」，Herbert A.Giles 一八八六年著「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有所解釋:「買賣間之談判者，源出葡語Comprar，即買也，乃中國經紀替洋商在華境達成交易之稱謂。廣義說，連洋貨倉洋船之管理員皆入此範疇，其他之中譯名有『江北大』、『康白度』和

『糠攞渡』等。」

買辦本身也有階級之分，以外商銀行的買辦地位最高，其次是販賣鴉片煙土之洋商行，再其次是外商輪船公司，等而下之乃辦洋貨入口華貨出口之洋商買辦。初時這些「金不多」皆被洋人及華人所看不起，未幾因替外商買進賣出，居間獲利，很快發了大財，甚且成爲一股社會勢力，所謂「買辦階級」，當中之神話人物要算「夏呱」(Ha Qua，「呱」者洋人學廣州話「官」之稱謂，即「夏官」也)，竟當了「怡和洋行」的經理。數今之香港富豪世家，幾多阿爺嗰代乃係做買辦也。

發展到後來，唔係「陳七」「李四」就可以做買辦，番書仔壟斷「金不多」市場，並需「保家」(富商名流)擔保，才得洋商信任。讀番書可致富，一時之佳話，甚至反映於客家閨女哭嫁歌「開嘆情」(向家人作別的訴情，以半哭半抒情唱出)裏，囑咐弟兄爲前途着想：「哥呀弟呀，買辦大班有得你做呀，咪個番書唔讀玩沙泥呀！」

再講個「金不多」笑話，某日有個略識兩句洋文之華人被推薦做買辦，洋商滿意開聲：「Compradore！」豈料該華人聽唔明兼破口大罵：「有冇搞錯呀，金不畀多，唔通我食西北風㗎，搵大泡和同你做喇！」

■「怡和洋行」經理「夏呱」(即「夏官」，洋人，買辦愛稱其小名)，乃「金不多」出身也。

■開埠時期港海洋商船雲集。

「金不多」盧亞景通番傳奇

前文論及香港開埠期之「金不多」(買辦)乜人都有，今次講個汪洋大盜做咗「金不多」嘅故事大家知……

話說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爲斷英戰艦後援，嚴禁港居民售賣伙食給兵船。洋將洋兵見「金不多」對他們敬而遠之，人人發愁：「冇糧食，點打仗呀?」豈料英主將義律的戰艦來了個訪客，他是蜑民盧亞景，屬鼠竊狗偷之輩也。盧亞景向義律開出難以拒絕之提議：「你哋嘅伙食，我包晒做!」義律點頭乃意料中事。

於是，盧亞景糾集同黨發動小艇偷運糧食，牛羊雞豕麪包乾糧有求必應，並串通香山新安奸民，配合英艦英軍之作戰，務使洋將洋兵去到邊食到邊。既然通敵，不如做埋漢奸，供應珠江港口內外清兵活動情報；鴉片戰爭秘史，清軍兵敗如山倒，實喪於以盧亞景爲首之漢奸手上也。義律對盧亞景非常信任，甚至何時出戰，打仗與否，都要與他商量。

道光二十一年戰情惡化，十一月靖逆將軍奕山和憲督祁項派人抵港，與盧亞景

談判，勸其歸誠回省做官，賞以六頂戴藍翎，豈料，「發達之人」打響算盤，唔做「金不多」會蝕好多，竟拒絕來者。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奕山派人帶同翎頂硬賞給盧亞景；好呀，來者不拒，受完翎頂繼續居港，表面歸誠，然其黨羽仍舊通番賣國不在話下。但做了六品官之盧亞景可就意氣風發，出街啯陣有乜睇唔過眼就攞條鞭打人，來到駐紮九龍的滿清官員，千統以下見他皆要叩頭，稱他「景大老爺」，幾咁威水也。

此景大老爺愈搞愈離譜，竟組織數千海盜，分駕數百船隻，在虎門外面肆行劫掠殺人越貨。香港割讓之後，靠吃洋飯的盧亞景收斂了點，解散海盜事業，成爲William Caine（今之「堅道」取名於此人）旗下之得力買辦。後來此威廉・堅出任香港第一任警察總監，而盧亞景便成了他的特別助理，因此人縱橫湖海，線報極多，棘手案件，一經他查辦，便可破案。

一八四七年爆發司法醜聞，一位威廉・吐倫先生控告威廉・堅用人不當，使他手下的「金不多」盧亞景向中環街市的租戶和其他商人收規，導致政府組織委員會調查此事，結果盧亞景逃遁，終結其「金不多」生涯！

■英軍偸鷄搶鴨圖。



■英國艦戰雲密布。

德忌笠趕絕打更佬

「打更擾人清夢，一於要禁！」

香港開埠，未有警察，未有街燈，一入夜，打劫盜竊層出不窮，華洋商人為保財產貨物，便採用當時內地的通行辦法，各家聯合起來僱用更夫打更巡夜。於是一八四四年他們上書戴維斯港督，要求批准由民間組織更夫沿街打更，港督認為可行，即予批准，自始夜街多了聲響。

所謂「打更」有交代之必要，「更」者係昔日專用於夜間的計時間單位，一般是將由黃昏後剛入黑，直到翌晨天色放亮前這段時間，分作五等份，每份算一更，又把每一更的時間分為五等份，每份叫做一點。報「更」敲打竹筒，報「點」是敲打小銅鑼，例如「三更三點」，報出來的聲音就是「篤、篤、篤、撐、撐、撐」。

雖然有了打更天下太平，但對於失眠病患者卻是噩號，令到當時一位老將軍非常惱怒，夜夜難眠，忍無可忍：「禁禁禁禁打更！」

這位脾氣暴躁的老將軍叫德忌笠(今之中環「德忌笠街」以他為名)，他乘港督戴維斯返英度假，就以英軍總司令代理港督的職權，竟使立法局通過了一條法例，就

是所謂「一八四四年法例第五號」，其中第一節及第十五節，皆規定凡在夜間作喧鬧聲擾人清夢，如中國更夫打更之類者，皆在禁止之列。這年八月二十二日，香港的街道又再聲沉影寂了。

不過，華洋商民對禁令非常不滿，發動報章口誅筆伐，當時西報憤慨批評：「祇是因了一位年老的將軍，嫌惡耳畔的竹筒聲，不能酣睡，於是貨倉商店裏的萬千財產貨物，以及居民的家宅，都暴露在盜賊的劫奪危機之下，而負有責任的官員們，既不保護市民，又不許他們自保。一條會議局的法例已經公布了，禁止用竹筒打更，將軍也許可以安靜的睡眠了，可是銀箱裏有錢的不幸者卻從此不能安心了……」

後來老將軍愈鬧愈兇，認爲住在他家對面的美商養鵝，夜間鵝叫影響他睡眠，一於殺之可也。幸好，未幾德忌笠去任返英，天怒人怨這才平息，戴維斯港督力挽狂瀾，恢復打更，自此打更佬又再有得撈；而整個事件始末，只反映了早期香港司法界之荒謬愚昧，好搞笑也。



■洋人筆下畫的香港打更佬。

凍冰冰的歷史

香港開埠的炎夏，酷熱難抵，洋人舉頭見烈日，心裏嘆息：「唉，如果能飲冰凍啤酒和梳打水就好了！」但何來冰塊，簡直奢望也。凍飲還屬其次，食物冷藏（特別牛奶與肉類）尤爲重要；東方獵奇客喬治・庫克（George W. Cooke）講述一八五七年過港感受：「在香港與上海，每屆炎夏，晚餐桌上全都是腐壞的食物，使人望之發愁。」吃壞肉會染腸胃炎，引致脾氣暴躁，打鬥事件亦增加。

洋人很早便試圖向外地訂購冰塊解暑，雖然追溯至一八四三年「亞米加」號把首批冰塊運來香港，但無「雪庫」（Ice House）之設，抵港後非即時全部發售不可，否則血本無歸。結果冰塊供應奇缺，洋人渴求的冷飲遙遙無望。於是，洋商達德爾（Dudell）先生四出奔跑，找人投資「雪庫」，一八四七年在「雪廠街」的一個角落裏眞的建造了「雪庫」；運冰船陸續來港，竟有遠自北美洲者，試想這些冰塊放置於船艙陰冷的底部，山長路遠的運來亞熱帶香港，簡直「壯舉」也。船抵港後，便由咕喱把巨型冰塊卸下，擡去「雪庫」冷藏，跟着在西報上登廣告：「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日，維多利亞訊，明日，即八月一日，冰價將會是每磅六仙。」（「香港話錄」）

此香港開埠以來唯一雪庫更要負起冷藏食物的責任，各類肉食蔬菜一桶桶的置於庫房，碎冰放在上面，慢慢溶解的冰水下滲，連桶底食物亦得保鮮美，於是洋人盡歡顏。

不過，達德爾先生的獨家冰市賺不到錢，因遠地運冰費用昂貴，況且資源不足，時不時鬧起「冰荒」來；於是，一八八〇年Hong Kong Ice Company在北角成立工廠製冰，問題才正式得到解決，後來冰廠在一九一八年給「牛奶公司」收購。

既講冰，不能不提「冰箱」(Ice Box)，其時洋人家的廚房都置有一個木箱，只要買一塊冰回來，放進木箱裏，令食物冷卻，乃最原始之雪櫃。一九一三年新一款冰箱面世。貌比今之雪櫃，尚未懂用電，頂格藏大量碎冰，冰水緩緩的往下幾格滲透，使食物得到洗禮；一九二四年發明電雪櫃，香港華洋富貴人家爭相訂購，皆以擁有此「文明」產品爲高尚生活象徵也。

REFRIGERAT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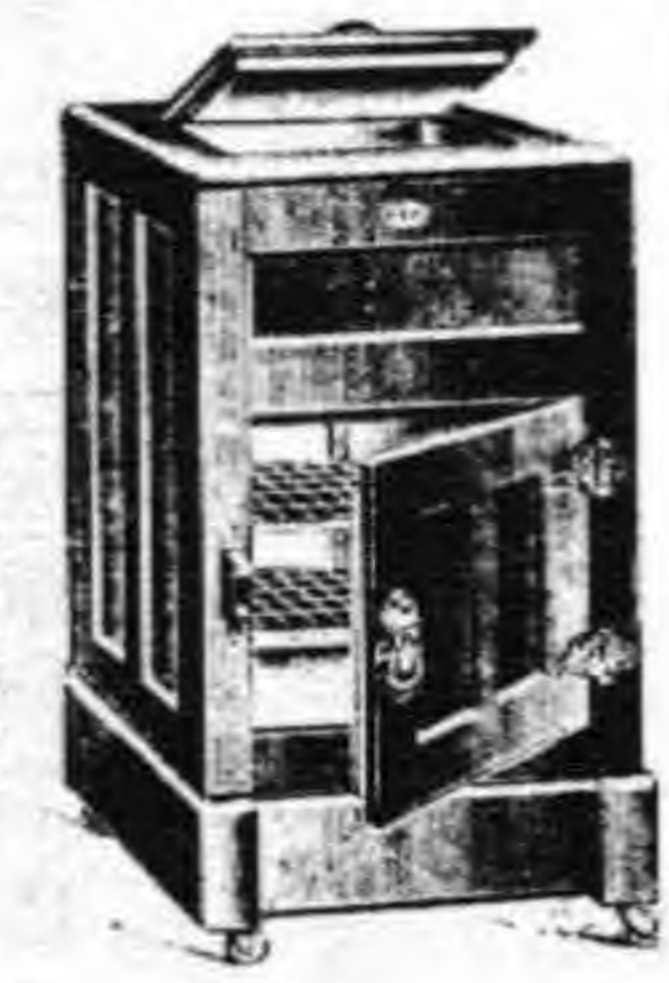
NEW DRY-AIR CABINET REFRIGERATORS

This is a most efficient Cabinet Refrigerator, with the latest improvements. The ice is placed in a wire basket, which is suspended so that the air has free access to it, thus giving the largest possible cooling surface; water from the melting ice cannot enter the refrigerating chamber. The whole of the internal fittings can easily be removed for cleaning. The Refrigerator is constructed of the best materials, and is thoroughly insulated on all sides, lid, door, and bottom.



The "Colonial" Refrigerator.

Possesses a positive cold dry air circulation, and that ensures the provision chamber remaining perfectly pure, sweet and clean.



Exterior—polished oak.

Interior—lined with galvanized iron.

No.	Height.		Width.		Depth.		
H 52.	38	by	21	by	15½	in.	39/6
H 53.	39	"	23	"	15	"	78/6
H 54.	41	"	25	"	17	"	102/6
H 55.	43	"	28	"	17½	"	119/6

■最古老的「冰箱」(一八八〇年)，把冰放在頂格，起冷藏作用。

■咕喱將巨型冰塊運往「雪庫」之奇景。

「揾水專員」揾着「水嘮嘈」

食水短缺，香港開埠期最大敵人也。

起初香港人的食用水源，是取自山溪澗泉的，其時之香港仔、薄扶林、山頂都有瀑布，還有上環水坑口的水坑。不過，只開埠十年，人口劇增，山泉不夠用；一八五一年，政府開了五口大井，以供居民汲用。後來，這五口大井有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必須向外謀發展了。

政府也就委任一個「揾水專員」找尋水源，他是一個英國人，替商船做包辦伙食，名字叫做尼尼安・卡佛(Ninian Crawford)，就由他僱用幾名中國人，進行「揾水大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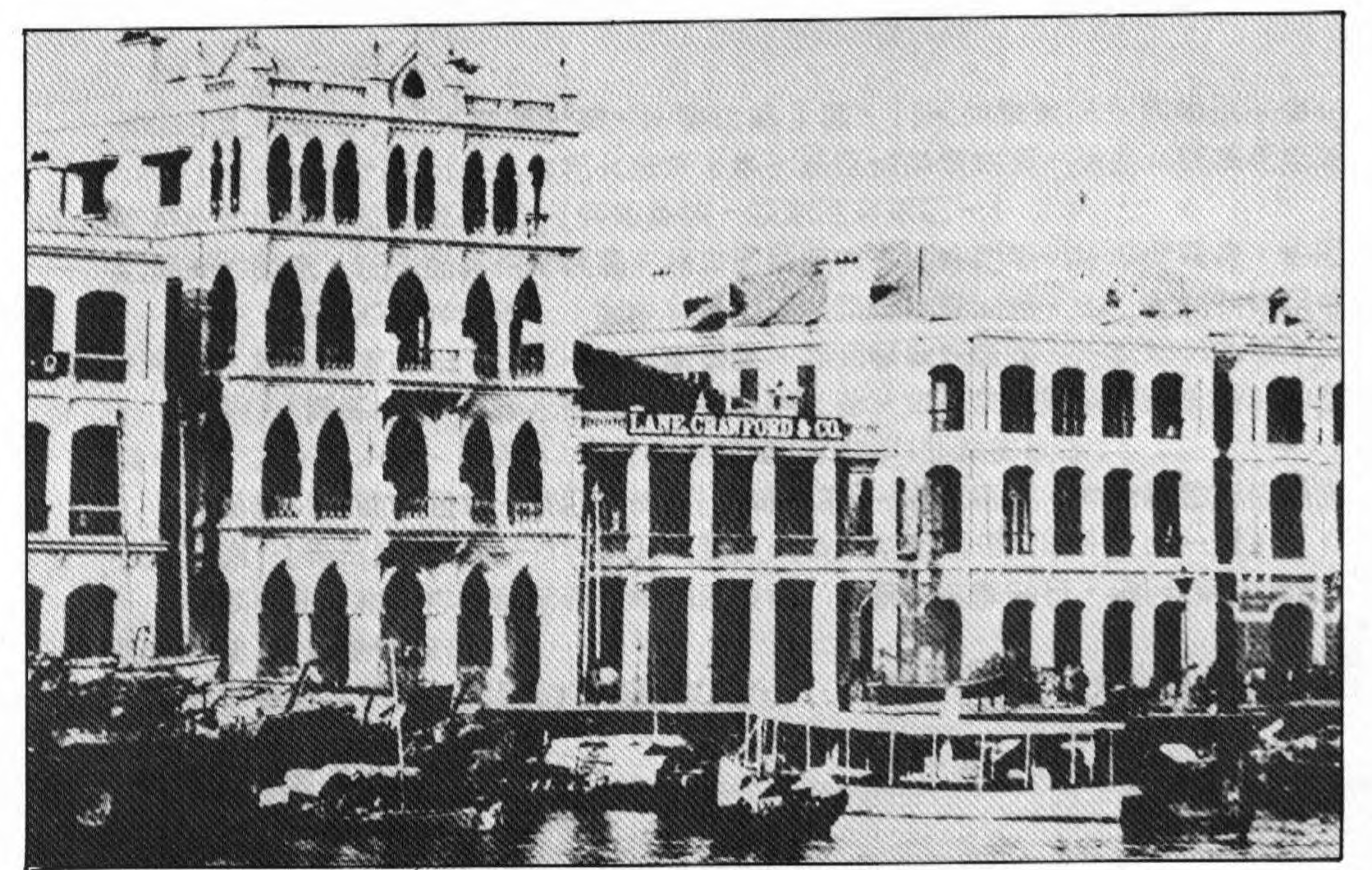
其中一名僱員告訴連・卡佛：「大嶼山西面，大澳有個番鬼塘，嗰度有山溪！」「番鬼塘」之名有必要交代一下，它是指大澳南近海岸的一片地方，明朝末年已有荷蘭商船在此碇泊和取水，所謂「番鬼」就是指這些荷蘭人了。清朝時候，大澳是有駐軍的，稱「東涌汎」，還設有汎宮管轄。不過，荷蘭人是受清政府特別優待的，是因爲他們曾幫助清兵滅臺灣鄭氏的緣故；所以他們的商船來到廣州，卸貨之後，

不駛回澳門，卻停泊在大澳，在「番鬼塘」過冬可也。

當時，尼尼安．卡佛來到「番鬼塘」，發現該處山溪水源不夠，於是冒險內進，竟發現高千幾尺之一條大瀑布，水從天上來，非常壯觀。立刻問當地人：「條瀑布叫乜名?」答曰：「水嘮嘈!」於是回港島滙報，再由政府與汎官交涉，獲准取水。但因「水嘮嘈」離海岸太遠，英人乃開一條水道，引水至「番鬼塘」，然後用船運載回港，總算維持了數年。

一八五九年，連大澳運來的水都不夠用，令到衞生奇差，而疫癘流行，影響至大。羅便臣總督竟懸賞一千英鎊，徵求解決香港水荒辦法，後由英駐軍機械工程師一個文員羅近斯(S.B. Rawling)作了建築「薄扶林水塘」計劃，獲了這筆獎金。一八六九年，香港便有第一個水塘(薄扶林水塘)落成使用了。

至於「揾水專員」尼尼安．卡佛唔揾水之後，繼續做包辦伙食，其後連日用品雜貨都負責供應，如此如此，結果演變爲日後之「連卡佛百貨公司」也。



■一八八七年中環德輔道，中間對海建築物就是最早期的「連卡佛公司」。

九龍城大決鬥

幾許滄桑九龍城，有關它的傳奇實在不少，但有一件鮮爲人知，就是「雙雄決鬥死刑場」，奇趣之極也。

先說刑場，香港初期處決海盜是會同城砦之滿清官員辦理的，這「九龍巡檢司」大喝一聲：「推出刑場斬首！」就押出九龍城之城門外海灘由劊子手一刀了斷。

開埠期之九龍城面貌，城門口有條「龍津石橋」，通向碼頭，官船商船都在這海域上岸，後來塡了海，變成今日之「啓前圍道」與部分之「啓德機場」。

那麼，「龍津石橋」兩邊的海灘就是當時死刑場，每次斬頭都吸引不少西洋客到來觀看，每見得劊子手一刀劈下，人頭滾開，鮮血像噴泉飛濺，不禁爲之喝彩。

好了，兩名西洋客登場，一個是當時西班牙駐港領事芝嘉，另一個是秘魯駐澳門領事布因納。兩人經常在港聚賭，某日因賭反目，芝嘉怒極之下推翻賭桌，布因納亦不甘示弱，指着對方說：「你侮辱我，我要同你決鬥！」

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大清早，雙方帶同友好做見證，來到九龍城的刑場進行決鬥。先由公證人檢查手槍，子彈只得一發，二人宣誓表示生死各安天命之

後，轉身背立，公證發號施令，行上二十五步，便要回身射擊對方，「一、二、三」，面上冒着冷汗，好緊張呀……

二人同時轉身，「砰，砰」，布因納一射不中，反給芝嘉擊中左肩，僥倖不死，各自上船返回港島。

事情本應可以瞞天過海，但外交界人士流傳開來，驚動了香港的檢察官。他認爲這件事如果不理，將會引起更多決鬥事件，影響社會安寧，立刻迫令當日觀決鬥之西洋客作證，向芝嘉與布因納起訴，控告他們私鬥。

案件在當年八月二十五日高等法院審訊，結果罪名成立，兩名決鬥之人各罰款二百大元。

法官在結束陳詞中，强調香港不容許決鬥，一切應循法律途徑解決，私鬥乃係人類野蠻之行徑云云。因此九龍城之決鬥傳奇就記錄於法院檔案之中，竟成爲九龍城滄桑史一個插曲，而西洋方式決鬥在香港自此成爲絕響也。

■九龍城外海灘乃處決海盜之刑場，照片所示乃係行刑前之一剎那。



東方第一個電話

「樓上聽唔聽到呀！」這個綽號「活字典」的老頭兒，開始對着開埠以來全港首創的電話機講說話，而在場參觀者有總督大人和重要官員，這刹那間，大家緊張得停止呼吸，幾十對眼睛睇到佢實……

一八七六年，美國的Alexander Graham Bell宣布成功發明電話，但遙遠的東方小島尚處科技混沌期，想找個電話看，怕者遙遙無望。實在太出人意表，就在貝爾發明電話的第二年，香港竟有首個電話面世，隨即晉身爲東方第一個電話城市。這電話是土製的，由綽號「活字典」的外國人施利華(Jeao Maria Silva)千辛萬苦找尋零件製成。

施利華，何方神聖?此君在印度加爾各答受教育，精通科學知識，一八五六年來香港，在庫務司署任職文書，因博學被稱「活字典」。於是，「活字典」竟挑戰自己，要根據貝爾原理，製造東方第一個電話。

一八七七年二月，施利華宣布製造成功，邀請政府首長到他家中看示範表演。施利華家在中環奧卑利街二十一號，當時他把電話線從樓下駁到樓上，衆官員結集

大廳看他示範，施利華向電話講話，凝神聽着，樓上收聽者回應，他面上有了笑容：「我成功嘞！」於是，政府首長爭相初嘗打電話滋味。有人建議：「喂，喂，樓上唱隻歌嚟聽下！」歌辭都算咁喇，唔，不過，Home Sweet Home 嗰幾隻字就唔係幾清楚嘞，總算是成功了。

樓下同樓上講電話，何刺激之有？「活字典」決定再顯神通，將電話線由奧卑利街拉去伊利近街，相距五十碼，然後互相通話，雙方語言尚算清楚，但室內之鋼琴聲微弱之極，彷彿從好遠處傳來也。不過，施利華已經很滿意自己的成果，並無考慮組織電話公司，只繼續其文員生涯，開始埋首研究其他東西；他一九〇七年逝世，享年七十歲，在生之年畢竟親眼看到公用電話能在香港設立……

一八八一年十月，洋商奧爾福德登報紙賣廣告，替客安裝電話，電話線最長一哩，每月收費十五元，最短半哩，每月十元，簡直無人問津，只拉得一哩長的電話有何用處？其時《士蔑西報》敢於光顧，安裝第一號電話機，但得物無所用，爲的是第二具電話良久未有人安裝，既無人打電話來，亦無撥電對象，荒謬到極也！



■早期電話線最遠只可拉一哩路。

■一八七六年發明電話，其最原始之面貌。

「九尾貓」與「十王殿」

「去十王殿睇人打籐呀！」

開埠初香港市民娛樂之一，就係跑去睇犯人被公開執行笞刑，打到血淋淋之非常暴力場面也。

咁冇人性之刑罰，邊個諗出嚟？不得而知，總之係源於早期英國軍艦，司令官就有權下令對水兵施以笞刑，而且當衆執行，鞭撻至肩背開花。最初之香港，盜賊如毛，當局捉到定罪之後，押去刑場公開打籐，產生阻嚇作用，實行嚴刑治世。

當時洋人稱「打籐」的刑具爲「九尾貓」(Cat On The Back)，這本是英國從前特有的一種刑具，是一種九根皮條束在一起的皮鞭，每一根鞭梢上還要打一個硬結，因此一鞭打下去，不僅有九條鞭痕，而且還另有九個傷塊，其厲害可知。同時，執行這種刑罰者，總是身體魁梧的刑吏，將受刑者綁在木樁上，袒背受刑，一鞭打下去，皮開肉綻，確是令人驚心動魄也。

這本是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對待奴隸僕役佃戶的一種私刑，後來隨着航海貿易和殖民地的發展，遂成爲鎮壓途中叛變的水手和私逃的奴工的一種官刑。十九世紀

初，印度人曾飽嘗「九尾貓」的滋味，稍後，香港人也有機會「叨光」了。

其時公開施刑的地方，位於上環街市近「永樂街」的一塊空地(現已建了公廁和浴室)，該處亦是執行枷刑遊街示衆的起迄點，總之就是冤氣沖天。

據老香港人的傳述，執行「打籐」的刑吏，多是非洲黑人充當，身體粗壯，孔武有力，頭戴紅帽，所用的「九尾貓」爲徑寸粗的蔴纜，浸透火水，「雖精壯之夫，三笞之下，也要昏厥於地」云云。

好了，入夜，這塊地蒸發着血腥，附近坊衆隱約聽到鬼哭神號，太恐怖呀，於是集資建造一間小廟；廟內安十殿閻王，用以鎮壓冤魂，所以該地就稱爲「十王殿」。這間小廟高三呎，闊二呎，「迷你」到極，不能安奉十位閻羅的眞身，只能用紅紙寫上地府眞君之名，就算是十王之殿。不過，後來建成了文咸街和永樂街，這「十王殿」也就被迫遷，下落不明，雖有說搬去上環之「百姓廟」或中環之「文武廟」，還是無從稽考也。



■洋人畫家筆下的「打籐」刑罰。

慘無人道再談「九尾貓」

「莫阿貴夾生畀九尾貓打死呀！」

未講落去之前，先睇下香港開埠笞刑如何大行其道，當時施法者對待華洋罪犯一律擔枷遊街，然後當衆執行笞刑，以「九尾貓」（英文稱Regulation Cat或Cat On The Back）鞭至皮開肉裂。笞刑之最高刑罰是鞭打一百五十下，在服刑頭六個月期間分三次執行。不過，最無人道者，笞刑竟淪爲獄吏所慣施的私刑，在監中動不動就拉個囚犯出來毒打一頓……

初時，「九尾貓」並無種族歧視，到一八六六年，洋人John Thompson因入屋打劫，被判入獄三年和笞刑一百五十鞭，洋人社區羣起抗議，政府表面並無任何表示，但自此再無洋人給笞刑對待，而「九尾貓」就專打華人和印度人了。

一八七七年新港督軒尼詩上任，隨即遇到兩個中國囚犯死亡，時人認爲係死於笞刑：第一者，名叫「王阿貴」（Wong-A-Kwai）受笞刑後釋出，兩星期後患肺結核不治斃命；第二者，名叫「梁阿來」（Leong-A-Loi）又名「莫阿貴」（Mok-A-Kwai），受笞刑後患肺結核，九月二十八日中午時分死於監獄醫院。一時間，「九尾貓」打死

人之說傳遍華人社區，當時反應激烈：「冇人性呀，謀殺呀！」「咁樣對待華人唔啱！」「揾港督算賬！」


軒尼詩立刻委任一班醫生調查死因，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很有名的報告書「Appointment Of Medical Committee On The Physical Effect Of Flogging In Hong Kong」公諸於世，其結論曰：

(一)兩死者之肺結核並非笞刑之後遺症，所以他們不是被「九尾貓」打死的；

(二)笞刑雖然在肉體上帶來痛苦，但對囚犯之心理與生理不會產生多大影響；

(三)同類刑罰，中國早已有之(《太平御覽》有記「脊杖」之刑)(暗示：「有乜咁大件事噃！」)。

其時西報輿論亦幫口，「Hong Kong Times」甚至刊登過一篇目擊中國囚犯受刑的文章，認爲受刑者若無其事，屬打得少也。不過如今重看該報告書，有關莫阿貴獄中遭遇，一八七三年八月四日、十月六日、十二月十三日，三度被獄吏執行「九尾貓」私刑，原因係Making A Noise咁簡單，所以不能不算慘無人道也。



■華人囚犯擔枷遊街之後，還要接受「九尾貓」笞刑。

「銅羅飛棧」話吊車

香港之有吊車，非「海洋公園」(一九七八年)首創，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出現也。

話說當年港島之銅鑼灣有個「渣甸山」(因在「渣甸洋行」貨倉對面而得名)，山下有間「太古糖廠」，在現時面向維多利亞公園的地方，亦因爲這間糖廠，該街道就稱「糖街」(Tong Street)。「太古」的大班在「渣甸山」上大興土木，建築一間避暑山莊，每年五月至九月開放給高級員工的家屬們度暑假；到九月，秋天來了，孩子們上學去了，建築物就關閉至明年五月才再開放。山中生活風涼水冷，本來相當理想，不過山很高，山道崎嶇，上落不便，令到老婆仔女輩好唔高興。大班們皺眉頭，靈機一觸：「有嘞，一於返祖家訂兩部吊車過嚟！」

於是，山頂吊車登場，比「海洋公園」的早了四分三世紀，這兩架吊車上落海拔一千呎，竟比「海洋公園」的高出四百呎，每次可載六個搭客，行駛班次不定，因屬私人機構，視乎需要也。吊車之設應該轟動一時，其時港人亦不懂稱之爲「吊車」，而有關之中文文獻亦屬鮮見，唯獨記錄於晚清中國畫家吳友如的《海國叢談》畫冊之

中。

這《海國叢談》畫了一幅風景畫，「銅羅飛棧」圖，左上角題字十一行，全文盡錄如下：「蠶叢鳥道，崎嶇難行，架木其上，以通往來，謂之棧道。泰西人巧奪天工，至窮思議，有可超設棧之法而飛越者，則謂之飛棧而無不可。香港銅羅灣山峯高峻，上矗雲霄，振衣直上者恆苦跋履不易，乃太古糖局竟建屋於其上，經之營之，美輪美奐，帷是拔來報往，每憚艱勞。於是製成一桶，可容五六人。其上也如匹練之升空，其下也如燭之武之見秦師，縋而出之。上下自如，不費足力，人感嘆其法之巧。一日有六西人坐此桶中，扶搖直上，及至半空，繩忽折斷，六人者咸如鳥之飛墜，內有一人受傷，其五人者幸各無恙云。」

因爲唔識得稱「吊車」，所以叫「飛棧」；可能吳友如沒有親眼見過吊車，所以說成「桶」型，其實一點不像個桶，致於斷纜（「繩忽折斷」）之意外，亦無其他資料提及，暫作存疑。

一九二八年，「太古糖廠」遷往鰂魚涌；一九二九年，吊車停用。「渣甸山」（已改名爲「利園山」）被局部剷平，那所避暑山莊亦都消失，上世紀末的風情只留待我們幻想好了。

■「吳友如畫寶」圖冊中之「銅羅飛棧」，圖下面是糖廠，圖上面是避暑山莊。

■僅存於「太古歷史檔案室」之吊車照片。

紅頭賊突襲九龍

「紅頭賊打到嚟喇！」從九龍逃難到港島的村民在驚恐的叫嚷，大家眺望尖沙咀海面，但見清兵戰船亂晒大龍。「紅頭賊」乜嘢來頭？廣州人對太平天國軍隊的俗稱也。原來太平天國曾經攻打及佔領過九龍（其時九龍尚未租借，屬中國管轄）。縱觀中外之太平天國史料集皆不見此事，若「老花鏡」不發掘出來則對唔住讀者！

一八五四年七月，陳開、李文茂等響應奠都南京的太平天國，在廣州附近起義，旋即進攻佛山，把廣州城重重圍困，危在旦夕。一直採中立態度的香港，因新總督寶寧上任而蠢蠢欲動，正想聯絡兩廣總督葉名琛給予軍事援助之際，「紅頭賊」竟打到落九龍，非常誇張也。

八月二十六日，由洪秀全族姪洪紹宗率領太平軍拂曉進攻，九龍城寨守軍都司楊以德率清兵抵抗，竟慘敗棄城逃往尖沙咀，時為早上八時……


清兵立刻在油蔴地城寨重整軍容，為保最後壁壘而戰，十時太平軍排山倒海而至，重襲西北兩面城門，一時間殺聲震天血肉橫飛；清兵再度棄城，退至尖沙咀退無可退，紛紛乘船逃海，從陸路來的太平軍沒奈之何，唯有在九龍升起天廷旗號，

出告示宣布此地已改朝換代。而港海面確實風聲鶴唳，英國水師上下備戰。當夜太平軍探子毛長壽偷渡港島，聯絡盧來九為首之幫會，陰謀向清兵進行水陸夾攻，但欠缺出海船隻……

八月二十七日，按兵不動的寶寧接到洪紹宗書信，請求給予便利和租賃船隻，寶寧則報以冷笑；同時，海面上的清兵「透順條氣」，反攻尖沙咀。太平軍被迫退守九龍城。當夜，洪紹宗作了個決定：次日，太平軍向新界開拔，只剩下三百人留守城寨。二十九日到大埔墟，三十日抵沙頭角，在該帶扎營，招兵買馬，對清廷不滿者聞訊自四方雲集，七日之間竟徵獲壯丁一萬人，便氣勢浩蕩的北上。

留在九龍城的三百守軍又怎樣？幫會頭子盧來久領導無方，內鬨起來，半數人反面而去，北上追隨大隊，其餘怕死棄甲逃遁，這個九龍的「天廷國」活不夠半個月。

好了，談資料來源，乃當時香港英文報刊《中國之友》(Overland Friend Of China)實地報導。不過，當時英人記者怕死唔敢過海，聘用一名中國咕喱渡海探察，再回港報告。此咕喱薪酬幾多？估都估唔到，二毫半子也，乃新聞報業史上薪酬最低之戰地記者，應列「健力士紀錄大全」！



■油蔴地之清兵城寨外貌。

■太平軍頭戴紅巾，故稱「紅頭賊」。

■油蔴地之清兵城寨內貌。

傷心的駱駝

皇后大道中車水馬龍，卻有一頭駱駝悠然自得地放眼人間，未幾主人自商店出，把所購之物放好，跳上牠的背，駱駝就向山頂進發了，這件事已經列入「香港開埠奇聞」(Thagorus著「Hong Kong Book Of Records」)。

香港何來會有駱駝？而駱駝的主人又是誰呢？

首先，有必要交代香港開埠初的山頂區情形，那時沒有山頂纜車，華人嚴禁居此，而且只有一小撮富有的外國人有資格住在這裏，他們備有私家轎伕與轎子，上山落山的都前呼後擁，非常殖民地氣派也。

好了，著名慈善家兼立法局議員庇理羅士(E. R. Belilions)登場，他是個猶太富商，山頂有巨宅，對於每次出門都要給人擡着，非常唔習慣，於是從印度買來一頭駱駝作爲代步工具。每天，他就騎着駱駝下山坡來到皇后大道購買東西，當然成爲一時的奇觀。

這全港獨一無二的駱駝，很得兒童歡心，而庇理羅士愛打獵，孩子們就騎在駱駝背上去看熱鬧……嘻……開心死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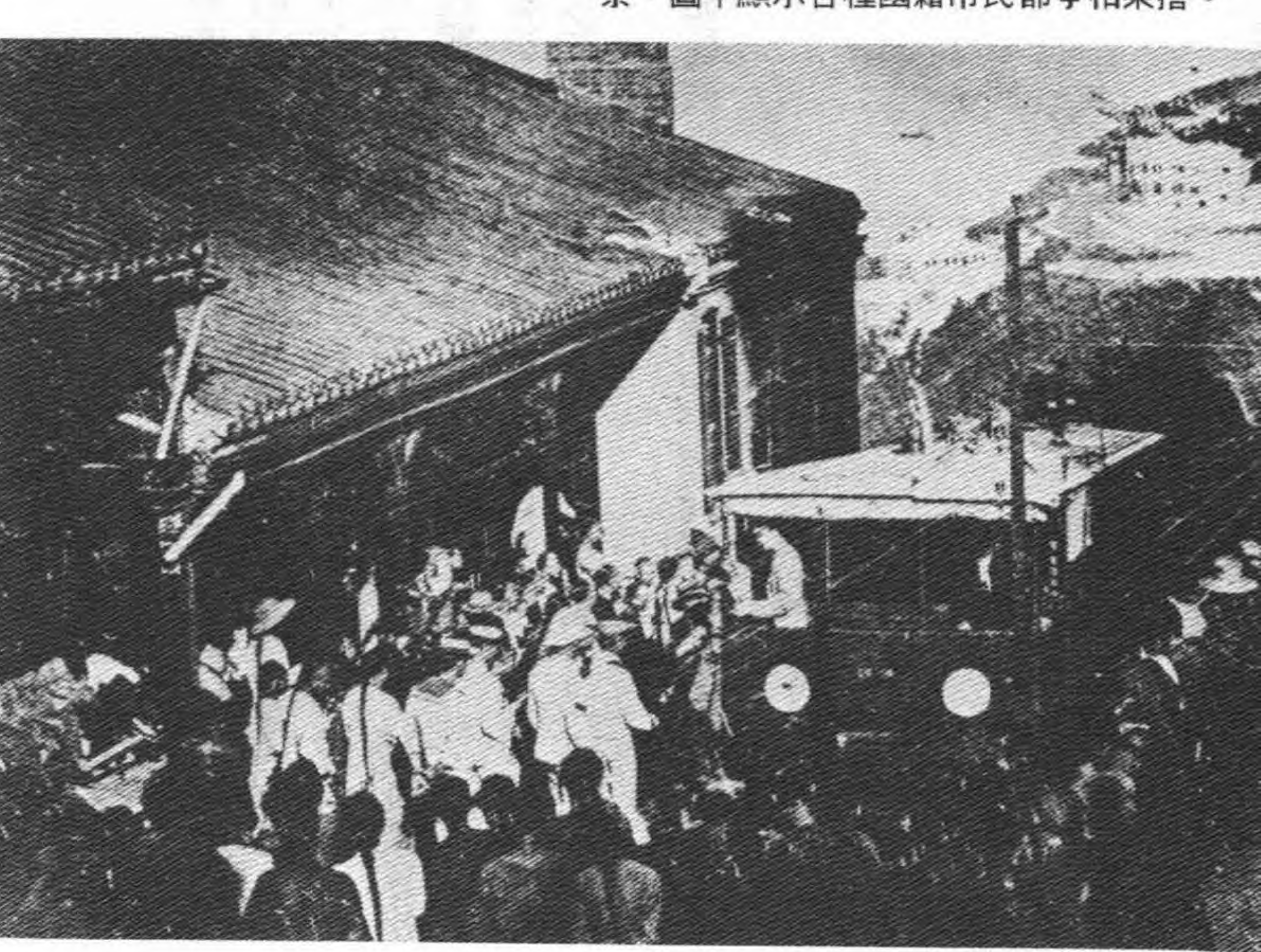
不過，現代化卻給山頂帶來新的刺激，一八八八年五月三十日，第一架山頂纜車啟用，雖然由蒸氣機開動，已將山上下之旅程縮到極短（車程十五分鐘），況且一升一降之過程驚險緊張。每日纜車站都大排長龍，全港市民爭相乘搭……

可憐，這駱駝被冷落了，小朋友忘記牠，主人不再關心牠，某天，駱駝離家出走……到發覺之後，主人報警，遍尋不獲，究竟發生甚麼事？

次日的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報導：「昨日軍警搜遍山頂無功而還，今日發現駱駝原來葬身於百呎懸崖之下，可能是失足跌死，也可能自已跳下去而死的。」

當時大家都愛這樣說：「隻駱駝被冷落，好傷心，所以自殺，係架纜車害死佢！」

■一八八八年登山纜車啟用，轟動一時之情景，圖中顯示各種國籍市民都爭相乘搭。



勾魂攝魄影相鋪

「喂，喂，得未喋？」客人正襟危坐，兩眼直望，頸後架着鐵叉一枝，郁不得其正，非常辛苦。影（映）相佬還是慢吞吞，你急佢唔急：「咪郁喇，得喋嘞！」就咁一碌木坐喺度成十分鐘……此乃一百年前香港初有影相鋪之怪現象也。

一百年前香港之照相業，簡直幼稚得可憐，執業者神秘視之，標榜爲「神法」，當作江湖秘技，而居民者則迷信處之，以爲影機閃動，「元神」被攝，萬劫不復。於是，開影相鋪之人坐冷板櫈，拍烏蠅可也。

翻開早年的報紙，得知香港有兩間最老歷史的影相鋪，其一乃「華眞映相館」，設於大馬路中環街市對面，另一乃「琪興照相館」，設於大馬路八號A；可能皆因生意冷淡，兩館在一八九五年二月份《華字日報》同時刊登廣告：

「（『琪興』廣告）映相之神法，近始自泰西，已盛行中國，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凡小而盈咫，大而逾尺者，均伸縮得法……面目如生，形容畢肖，歷久不變。」

「（『華眞』廣告）本樓在香港大馬路中環街市對面開設有年，樓上陳設雅潔，琴

棋書畫園景花木無所不有。如要映袍褂禮服，泰西服裝，僧尼道袍，班中戲服，本樓俱有，分文不取。」

從以上兩則廣告看來，我們最少可以知道好些事情，如影相其時稱爲「神法」，照片之放大稱「伸縮」，而「華眞」廣告更指明「開設有年」，即比一八九五年還要早一段時日，更有趣者，上影相鋪拍照，有布景有戲服提供，即是說影相並非傳眞，而屬玩耍而已。

此二家影相鋪形式大致一樣，樓下爲營業部，廣置畫片，招徠人客，樓上爲攝影部，略植花木，配以大幅彩畫作爲背景。瓦面設有活動天窗，有客人光顧，即拉開窗口，讓陽光射入，作爲天然光源（其時未懂利用電光），因此每遇天陰或落雨，影相鋪停止營業。

此外，早年照相科技是用玻璃塗上感光藥水作底片，（尚未發明如今之菲林膠片），玻璃片感光極慢，拍一張相需時五至十分鐘，生怕客人坐久了會亂動，只好揾把叉放喺後面叉住客人條頸，免得對方亂咁郁，那狀態一看就使人忍俊不禁。

「好嘞，影咗！」影相佬大叫，客人如釋重負，步出影相鋪時，還覺得整個人硬繃繃！



■早期之影相機風貌。

■古老漫畫一幀：舊時影相鋪，拉開自動天窗，讓陽光射入，作爲天然光源，因拍攝需時長久，客人腦後要用叉叉住。

香港亦有「唐人街」

香港這個城市，亦曾經出現「唐人街」，信不信由你也。

開埠期之殖民地政策，實施種族隔離，港島之華人住宅區和西人住宅區非常界限分明，其分界線乃係今日上環街市側的「域多利皇后街」；此線之東（即「中環」）乃西人住宅區及洋行集中地，以西則爲華人聚居和經商，十足外埠的「唐人街」了。隨着華人人口劇增，「唐人街」向中區擴展，一八六〇年間竟侵佔到今之「石板街」邊緣；當局立下界線，定名該邊緣之街道爲「中國街」，意指華人住宅區到此爲止，不可再向東移。

這條「中國街」一直活到五十年代，很能代表早期華人住宅區的形態。兩邊屋宇均三層高，當中街道只闊五呎，路面乃長形的石板砌成，街中心處低陷下去，作下水道用途，兩旁屋宇污水，由瓦筒水渠流到路心下水道，非常不合衞生，臭氣薰天。又加上一樓十數伙，人口稠密，空氣污濁，反映出香港早期無任何城市設計的政策。而「中國街」一名，在洋人心中，就是整個港島「唐人街」之代名辭也。

「中國街」這條歷史性街道，長約三百三十五呎，面對「石板街」，南起「皇后大

道中」，向北伸展至「德輔道中」止，該區四十二間樓宇在一九四八年易主，成交價爲四百一十萬元，乃係香港戰後首宗最大規模之地產買賣。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新業主通告「中國街」住客九月底前遷出，導致九十餘家商店和一千五百名住客大感徬徨。當時業主好多理論，將會拆建摩天大廈，內設娛樂場所、戲院及夜總會云云……

好了，樓宇拆了，究竟建造了甚麼？就是今之「萬宜大廈」，樓高十四層，一九五六年建成。此大廈之面世，相當轟動，因爲它擁有其時最先進之輸送帶形式的自動電梯；第一架裝在馬會大廈，這是全港首創的第二架，而且設計更爲先進。港人聞風而來，不遠千里，都爲試搭自動電梯，一時奇景也。

業主甚爲自豪的說：「奧沃斯牌自動電梯，目前美國也未用過的，每小時可運載五千人，每架裝置款項是十二萬元！」

既然「萬宜大廈」咁出名，而種族隔離政策早就放棄，那暗示着對華人歧視的「中國街」名字好應該改變，於是一九七一年六月，市政局宣布「中國街」易名爲「萬宜里」。



■「中國街」四十二座樓宇之規模。

■「中國街」外圍樓宇之商店，如今改建爲「萬宜大厦」。

「趕豬郎」趕豬去配種

「趕豬郎來了，拉隻豬乸出來同佢打種喇！」舊時香港農村經常傳出咁嘅聲音……

未談「趕豬郎」，先講農村養豬，過去香港製酒業甚盛，而釀酒後的酒糟是最佳的養豬飼料，直接影響農村之流行養豬，總之大（豬農）有大養（幾百頭），小（菜農）有小養（三幾頭）也。

小農戶養的多是母豬，因爲有得生，屬好着數，合乎經濟原則；這便有一行妙不可言的職業出現，就是「趕豬郎」（北方人又稱「牽豬哥的」），專養一頭健碩的公豬，爲人家的母豬配種，收一點服務費。

雖然這種行業在農村是頗有貢獻，但大家都不想做「趕豬郎」的，認爲係「下九流」所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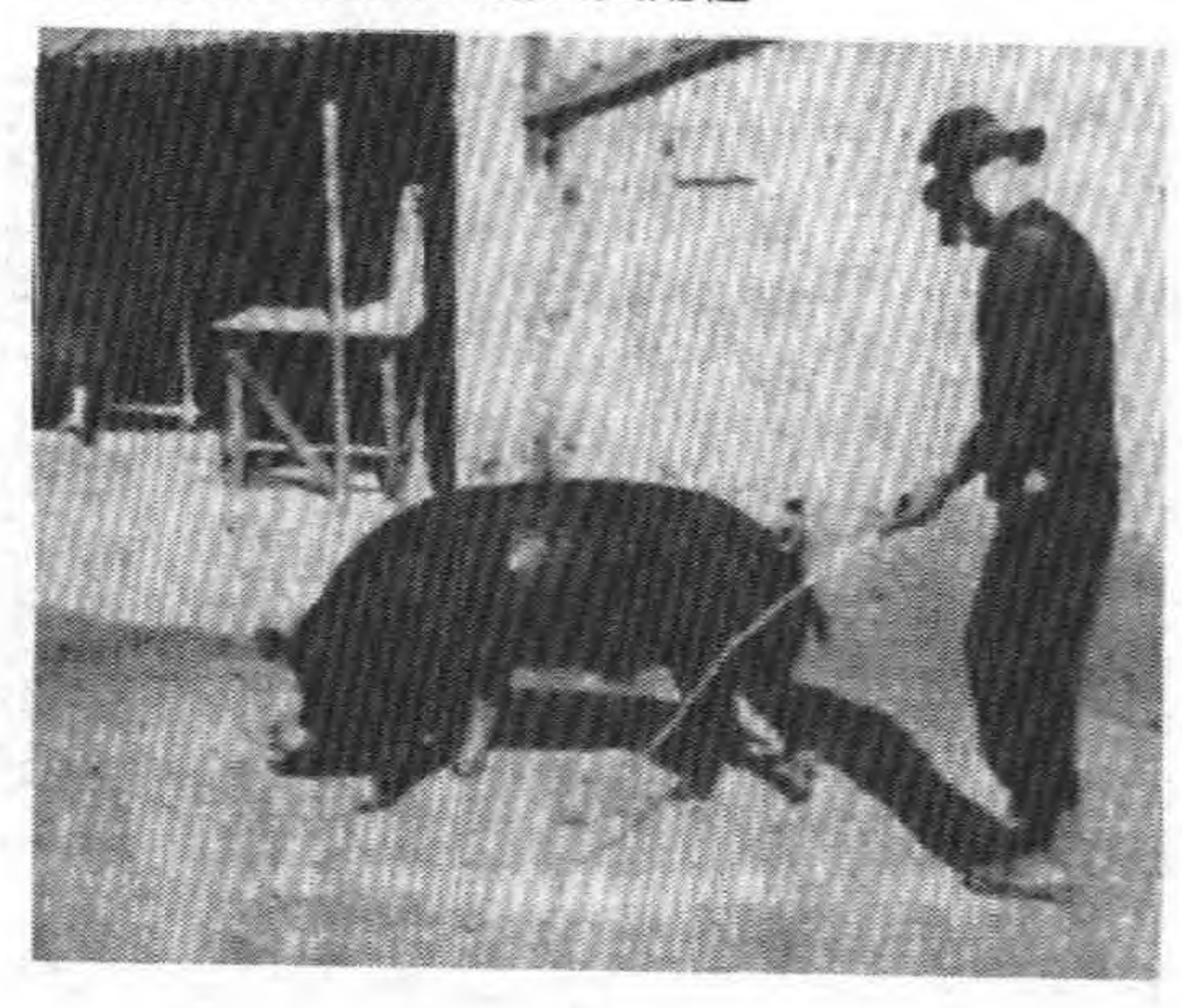
江湖傳說之所謂「下九流」有咁分法：「第一娼妓，二優伶，三巫者，四樂人（吹鼓手），五牽豬哥，六剃頭，七僕婢，八捉龍（按摩師），九土工（仵工）。」這九種在舊社會是屬於賤民的行業，而「趕豬郎」竟然排行到第五，可見如何之低賤也。

既然一般鄉下佬恥爲之，認爲有失人格，就只有那些失業的老頭或者殘疾的男人才肯幹。不過，此種職業並不是單獨存在的，大多數由那些撿豬糞者所兼營，當係一種副業。原來豬糞可作肥田料，拾來賣給菜農，可以賺得一毫幾分。由於撿拾豬糞的人，每天要巡迴人家的豬舍，也就順理成章最先知道哪一家的母豬交配佳期近，他便可以不太費事的趕隻公豬到來，賺些「性服務費」了。

那些配種公豬，又肥又蠢，行動緩慢，往往不能靠自己技術完其好事，於是趕豬的就要做性指導員，還得設法捉住母豬，大幫其忙，使得牠們能早點完成「人」作之合。當佳事初成，便用冷水澆在牠倆身上，使之分開，講番句吉利說話：「好事成雙，一生十二隻！」說得農家心裏舒服，連「利是」都封得多一點。

好了，領到紅封包之後，便牽着他的搖錢樹——大豬公，悠閒地走向另一個地方去。這大笨豬也就搖頭擺尾的走在前頭，「趕豬郎」就放緩腳步尾隨，剛巧趕上了落日，構成一幅別饒風趣的鄉村圖畫。

■「趕豬郎」趕着大豬公去配種。



■配得好種，母豬一生十二隻。

香港「紥腳婆」大解放

香港婦解運動的第一課：「香港婦女天足會」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成立。何謂「天足」？中國婦女纏足有兩千年歷史，閨女（草根階層除外）流行三寸金蓮亦達數百年，「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古「樂府詩」）；如今提倡解放，回復天然，時稱「天足主義」也。

當日，位於皇后大道中之「華商俱樂部」，婦解分子亞麗斯．列圖爾夫人演講「論纏足之害」，大聲疾呼的說：「纏足是殘酷的、不人道的，我們要打倒纏足！」座上之紳商名流竟熱烈支持……

「天足主義」背景可追溯至一八九八年戊戌維新，其時康有爲已有奏稿講「禁婦女纏足以全肌膚而維俗化」，但無任何支持與成效。還是香港社會風氣較早西化，男女思想略爲開明，尤其紳商名流多接觸歐美男女者，每屆宴會舞會帶個「紥腳婆」出席，映出自己之落後面貌；於是不滿者、扮嘢者，雲集「華商俱樂部」，由名流謝纘泰出面，邀請香港總督卜力的女秘書列圖爾夫人發表反纏足宣言。

謝纘泰在他的《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一書記載此事：「余是日與列圖爾夫人，會

於華商俱樂部。列圖爾夫人……公開抨擊中國婦女纏足遺毒之害，滔滔致詞，並即成立香港婦女天足會，並委余婦爲香港分會秘書。」

「香港天足會」成立，列圖爾夫人被推擧爲主席，謝纘泰爲司理，由列圖爾提議敦請港督夫人爲名譽主席及謝纘泰夫人爲義務秘書；《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亦刊登了列圖爾夫人一封信件，函云：「星期四得獲晋接，其所商洽，希望無論中國婦女纏足與否，都一致推動天足運動，總督卜力夫人及鄙人，均希望能迅速與謝夫人面談一切……」

如此陣容，自然影響力大也。會費不愁，宣傳費更加不愁，發刊小册子，印宣傳圖畫等，並每星期四開辦討論會，歡迎中國婦女無論纏足或不纏足者參加。會議或討論結果，在全港之中英文報章，如《德臣西報》、《士蔑西報》、《循環日報》等普遍宣傳。於是消息傳開去，響應最激烈者莫過於「庇理羅士女書院」，全體師生紛紛解除「紮脚布」，恢復天足，奔出校外狂呼：「我們終於得到解放了！」

歷史潮流是無法抵擋的，上海天津等地亦開始成立「天足會」，簡直氣勢如虹。一九〇一年，慈禧太后諭旨，解放婦女纏足，作爲施行新政之一也。而「香港婦女天足會」在這方面起倡導作用，推動中國婦解之歷史巨輪。



■纏足透視，腳部骨骼扭曲，肌肉腐爛，人間慘劇也。

■恐怖的人生，解放後的畸型「紮腳」真貌。



港督卜力「落面」記

八月天的香港海域是如許悶熱難耐，這天色可能打風呀，而來自廣州招商局輪船「平安號」上一個大清要員，他內心確實醞釀着颱風……時為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早上，主角是卸任北上的兩廣總督李鴻章，這「平安號」被一個政治陰謀籠罩。

李鴻章把自己困在船艙裏，陷於深思；這兩個月來國內形勢變得太快了，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太后與光緒逃遁，生死未卜，就在這個時候，香港總督卜力游說李鴻章與興中會合作，搞庚子廣東獨立運動。廣東獨立乃係新政體的初步，詳細情形，約定今早在「平安號」與卜力商談，總之擺在眼前是一個取得更高政權（甚至改寫歷史）的極好機會。

這個卜力總督政治野心很大，他之拉攏李鴻章與孫中山結盟，趁北京八國聯軍之亂，攞中國之命也。卜力當日之布置，登船會晤李鴻章提交獨立政綱與興中會計畫後，邀同上岸觀光，是夜設宴「英皇大酒店」(King Edward Hotel)，屆時高官、洋商及銀行大班列席進見，將會氣派萬千……

沉思中的李鴻章突然給甲板上的喧叫聲驚動，甚麼事？電報員收到北方來的消息：「太后與皇上到了西安，都平安無事！」李鴻章吁了口氣，如釋重負，在徬徨與抉擇間他終於找到了答案了。

早上十一時，卜力總督登上「平安號」，信心十足的向他提交廣東自主方案，並謂孫中山已從日本橫濱起程赴港，李鴻章卻避而不談：「這個問題嘛，還不是時候！」卜力只感到冷水淋頭，晚上的邀宴也給推辭，簡直下不了台，他那裏知道此位李公只知忠君不懂民族大義，自招沒趣乃活該也。

跟着，李鴻章北上，替慈禧太后出頭收拾江山。（其後梁啟超對他的評語：「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而與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僅摭拾泰西皮毛……」）

當晚卜力「英皇大酒店」之豪門夜宴又怎樣？頂硬上如期舉行吧。未幾，酒店追討政府三百二十多元之酒席費，卜力將這筆數開列於應支賬目內，不料渣打銀行大班韋定（Whitehead）時任非官守議員兼財政小組主席，竟將此項應支帳目剔除，並指出：「李鴻章拒邀赴宴前，豈有不將『知啟』（按：即時尚之R·S·V·P·）先行發回之理？主方冒昧預向英皇大酒店訂下酒席，而今竟將帳目列入應支項目；礙難核支，用重公幣！」此卜力總督又一次「落面」，簡直慘到極也。



■冇膽改寫中國歷史之李鴻章。

■有心大搞中國政治之港督卜力與清醇親王載灃攝於一九〇〇年。

買戲院爲博紅顏一笑

現在香港之放映電影或上演大戲或做舞台劇等場合，一律稱「戲院」也，但世紀初則不然，放映電影的只稱「影畫院」或「電影院」，做大戲者始正式稱「戲院」。一九〇〇年，香港戲院只得兩家，就是「重慶」（初稱「同慶」）和「高陞」，皆上演粵劇爲主，卻對香港早期電影放映事業起承先啟後之作用，因「重慶」與「高陞」鬥搶觀衆，前者率先（一九〇〇年二月廿三日）同場加映短片娛賓，當時稱「奇巧洋畫」，後者被迫做大戲之餘亦要放映短片，自此西洋影畫引進香港。

「同慶戲院，乃香港之舊式建築物也，坐落太平山麓，初爲羅惠南之物業，羅死，售與何啟大狀師，改名重慶，後售與周東生。」（劉國英主編一九四一年出版之《香港百年》）。

這「重慶戲院」位於上環普慶坊，比起「高陞戲院」（皇后大道西）位置偏僻得多，所以經常施展奇招制勝；戲院是三層樓的中式大屋，招牌高高在上，懸於瓦簷底下，貌不驚人，後來因爲與世紀初之富豪周東生扯上關係，始蒙上一點傳奇色彩。

周東生何許人也？遜清時代廣東有五大富豪，所謂「潘盧伍葉周」，這最後的周

字，就是周東生；他以一個廣州關庫書吏的小官職，貪污斂財竟成鉅富，納妾十五房，子女三十多人。香港早年有句俗話「周東生嫁女」，意指「派頭好大」也；據說嫁粧有當鋪招牌，花轎一抵男家，即擺煙局，抽足煙癮（鴉片煙是用參湯煎熬的）才拜堂。

「重慶戲院」又何以被周東生睇中？話說周東生姨太太馬氏搬來香港住，因愛大戲若狂，索性在重慶戲院隔壁買了房子，然後出錢買通院主洞開戲院窗戶，使馬氏能在陽台隔岸觀戲，非常浪漫、揮霍、頹廢……未幾，周東生收購重慶戲院，相信其動機，一來爲取悅愛看戲的妾，二來爲了排場——擁有間戲院想睇乜有乜。亦因如此，重慶戲院走向末路，因爲以廣州爲發財基地的周東生，竟被欽差大臣岑春煊抄家，急急逃港，財政起了困難，爲生活變賣香港好些物業，相信亦在此時把重慶戲院轉手，而新業主有鑑於屋價上漲，拆之改建民房矣！

這裏有必要補充一句：晚清廣東番禺人黃小配（一八七三至一九一二年）著四十回的譴責小說《廿載繁華夢》，以暴露周東生發跡爲社會諷刺，亦有描寫周氏與「重慶戲院」之事；小說主角周庸佑（別號棟臣），分明就是影射周東生——「棟臣」與「東生」非常近音也。



■《廿載繁華夢》中之指畫：周東生被抄家逃遁香港。

■箭咀所指乃係「同慶戲院」。

最早的華資酒店

世紀初香港商埠開始成形，來往省港澳的華商亦多起來，導致港島中上環區客棧林立。其時，輪船不能泊岸，旅客要搭駁艇登陸，而客棧亦派員於艇上拉客。

早期香港客棧服務甚差，而且諸多收費，除了住客的牀、椅、桌、蚊帳外，牀腳的馬桶、天花板的電風扇，亦須另外繳費；更甚者，不設飯堂，住客均須自備餸菜及米，借用客棧的風爐與碗箸，親自煮食，非常不便也。

於是，華人實業家開始投資建造洋派酒店，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便有首創華資的「鹿角酒店」面世，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一四八號。

其時之皇后大道仍屬一片荒涼，華僑李鉅波經營「鹿角酒店」，被認爲非常冒險。豈料開業之後，吸引大量華商到來投宿，因爲設備具規模，非客棧可及。

該酒店一共四層樓，內設電梯可容載五人——乃全港最古老之電梯。最方便者，因設有餐廳，住客無須親自煮食。「鹿角」的餐廳，應該是香港最早的華資餐廳供應西餐服務；「鹿角」的西餐單分「小餐」（相等今之「常餐」）與「大餐」（今之「全餐」）。前者索價九毫，後者一元，非常昂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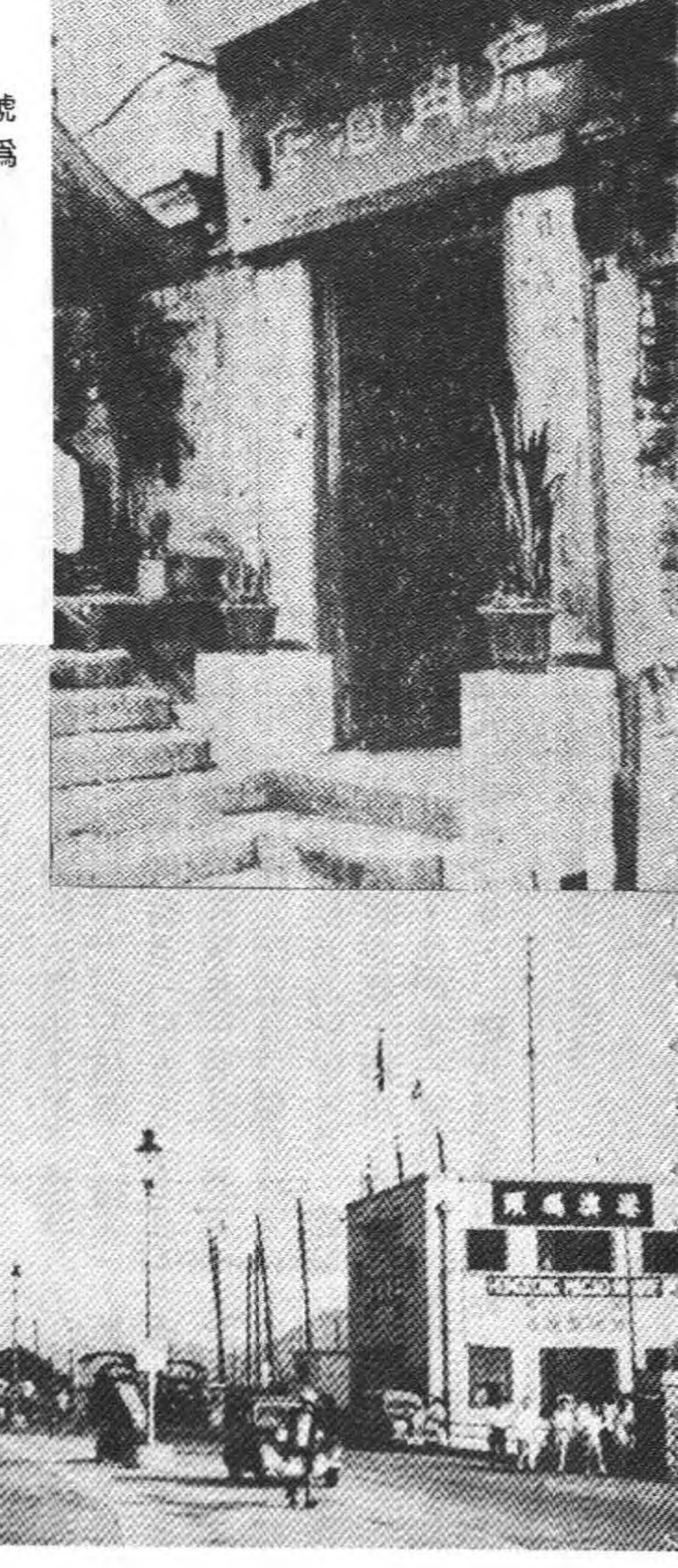
「鹿角酒店」經營成功，李鉅波便在中環一帶集資興建「南屏」、「美洲」、「大觀」各酒店，而成爲當時香港最時代化的四大華人酒店，搞到鄰近客棧冇啖好食，急急謀變，例如開放食堂供應三餐、不加額外收費等。

淪陷期間，四大華人酒店亦成歷史插曲之一，當英國男子被拘進九龍深水埗俘虜營，英國婦孺則被日本軍政府命令住進「鹿角」、「南屏」、「大觀」和「美洲」裏，被日軍征用，迄至香港重光爲止。

好了，進入六十年代，「大觀」、「南屏」、「美洲」都先後拆卸，令到最古老的「鹿角酒店」斯人獨憔悴。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港府憲報發表拆遷令中，皇后大道中一四八至一五〇號屋宇，均屬拆建範圍，「鹿角」也就難逃劫運。不過，如今矗立上址的樓宇，名字叫「鹿角大廈」。

■位於皇后大道中一四八號之「鹿角酒店」現址改建為「鹿角大廈」。



■客棧林立之港島上環區。

咕喱做消防隊的年代

「火燭呀！」

香港人聞火警色變由來已久，早期開埠政府無消防措施，直到一九〇四年才有首間消防局出現，乃設於中上環交界的威靈頓街，時人愛稱之爲「火燭館」或「水車館」也。

這第一間消防局是隸屬於警署管轄，消防人員由上至下總共五名：局長一名，隊長二名（皆由英警目兼任），師爺一名和雜工一名（係華人擔任）。那麼消防隊員呢？沒有，因爲是臨時僱用的，平時無須供養這一班人。以上五人之中，「師爺」之職最重要，因爲只有他駐守消防局，而局長和隊長平時是在警署的。

當有火警發生，該區之火警鐘不斷鳴響，師爺急急攀登瞭望台上，看看火頭起在那一邊，然後趕回台下，搖動銅鈴，召集臨時消防隊隊員，出發救火。而警署裏辦公的消防隊長立刻脫掉警察制服，改穿消防衣戴上鋼帽，趕來救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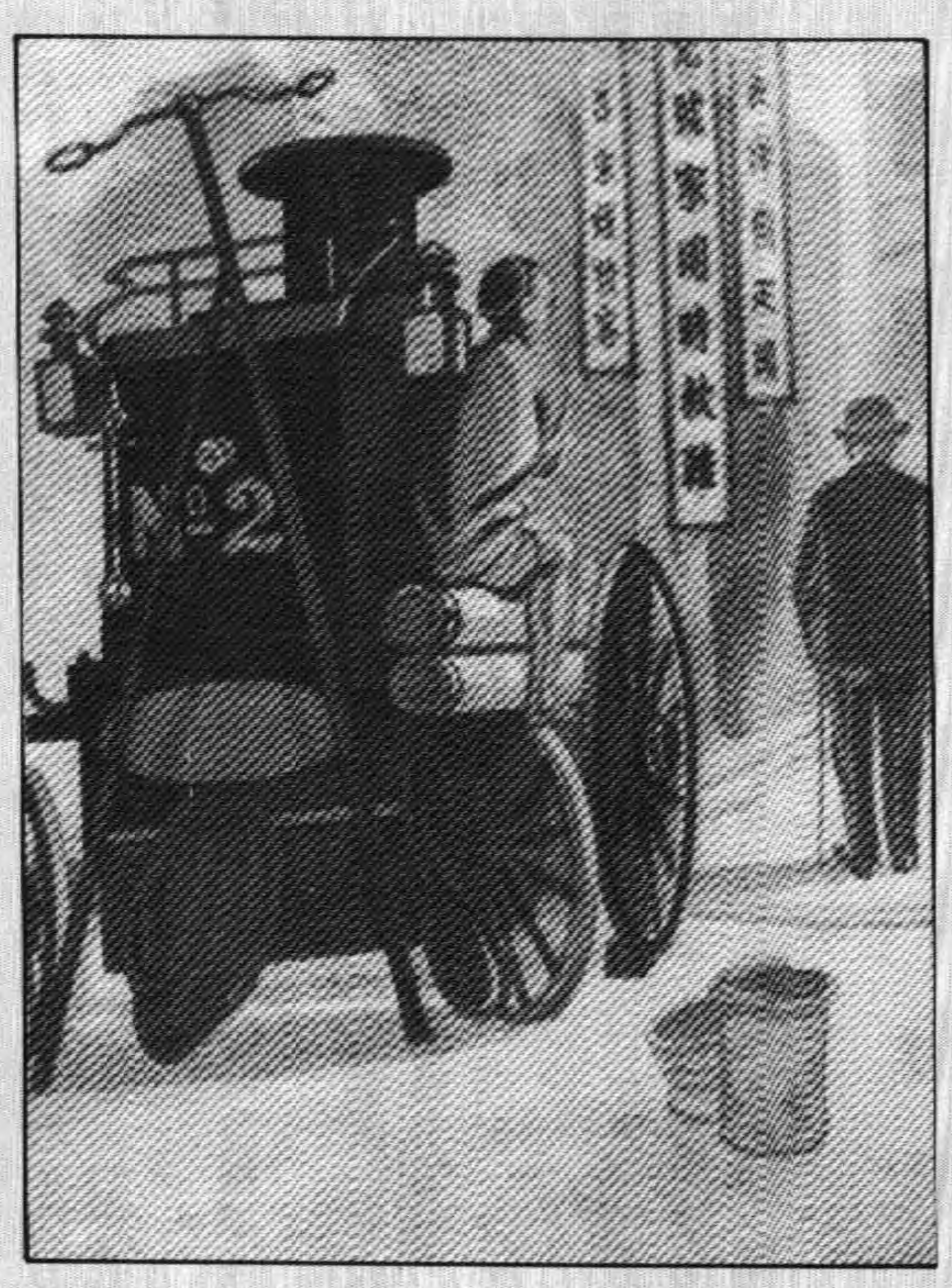
至於臨時消防隊員，說起來也十分特別，他們是一班苦力，如果沒有差使，就整天聚在消防局對面商戶的騎樓底，聽候召集，一聽到師爺搖動銅鈴，就迅速跑進

局裏，很熟練的替「水車」(救火車)燒柴生火，發動着蒸汽抽水機，而另一羣就搬出帆布水管，放在車上。等到一切準備妥當，衆咕喱紛紛戴上古式的竹笠帽，拉走了那架救火機，向火場出發。

他們所得的代價，是每次港幣五毫，當時的五毫子，其價值相等今之五百元，所以他們對於這種工作，都願意爭先恐後去做。

當時全港唯一的一架救火機器，是蒸汽發動，車的中部裝置一個火爐，要先在爐裏生火，才可以抽水到水管裏，向火注射。整個滅火機器異常笨重，須要出動大批苦力才拉得郁，而且無法迅速，如火場較遠者，救火機拉到來，一係已經燒個精光，一係班咕喱已筋疲力盡，無心救火矣！

直到一九二二年的消防總局成立，救火機器才得到現代化，英國方面就運到了兩架新型的滅火機，是使用汽油的汽車，速率就快得多了。其時之消防演習，經常在中央警署(即「大館」)門外舉行，但見雲梯高搭，水柱橫飛，一時之奇觀也！



■香港第一部滅火機器，是由蒸汽推動的。

鴉片傳奇之一：燈火美人

舊時香港人吸鴉片之風極盛，上至有錢佬，下至咕喱佬，貴有貴食，賤有賤食；鴉片烟館(分「大烟館」和「二烟館」)遍設，至於俱樂部、酒樓、妓寨、大銀號、大商行等等皆設鴉片烟牀和烟具，整個城市就這樣活在毒霧之中。

「橫牀，直竹，烟花」乃描寫吸鴉片之六字「眞言」。「橫牀」(又稱炕牀)，最好是酸枝做的，附以江西名瓷瓦枕，放一張「金山氈」(美國出品毛氈)。「直竹」即烟槍(不叫烟管，因與「殺人兇器」相等)，非常講究，鑲象牙的叫「九節老槍」，據說可防中毒，而「犀角槍」可消常吸鴉片而做成的便秘，「崖州竹槍」可消氣痛云云。「烟花」就是鴉片烟燈，玻璃罩子上端開圓洞，火舌伸縮，迷盡幾許蒼生，亦稱「迷魂燈」也。

吸鴉片時，身子微側橫卧牀上，最佳姿勢係「曲身，彎腰，縮腳」，而腳就擱置於牀邊的矮瓦櫈上。吸烟前先用「烟簽」(或稱「烟托」，幾吋長的針子)挑一點雅片烟膏，放近烟燈處，在火舌上一烘，立刻發揮成泡狀，再挑再烘，如此如此，好像滾雪球般將「烟泡」烘得比白豆還大，然後再在烟斗上搓，使它可以納入烟斗的眼裏。

到此時可以吸食了，便把烟槍湊近烟燈，火舌烘着烟斗，鴉片就化成烟，唔，吞雲吐霧可也。

既然吸烟過程咁複雜咁考功夫，都係搵人服侍烘埋畀自己食好啲，此所以烟館設女侍替烟客「打荷」，妓院的妓女亦要懂得撚烟，大富人家的妾侍婢女都要精於此道，於是，鴉片和風月竟扯上不可解之關係。署名「霞客」的前輩作家，在他的文章「逝如春霧的風月享受」這樣描寫：

「兩人對卧，烟燈相隔，兩膝微曲，輕置於牀口馬胡上，外聽簷前滴水，有點涼意，金山氈輕蓋膝部，輕烟裏，烟光斜照心愛的美人兒，她正專心一意替自己搓烟，陣陣烟香和脂粉味，撲進鼻孔，烟搓熟了，上了斗，把烟槍遞過來，接着送到脣邊力啜，但聞吱吱有聲，吸到起勁處，細眼看美人。箇中滋味，豈足爲外人道。」

嘿，簡直係頹廢得腐爛的浪漫主義，但反映了一個事實，當時的豪門富戶，常常鼓勵不成氣候的子弟抽鴉片娶妾侍，雖然壯志消磨，但所花的錢有數得計，總好過沉迷賭博，一晚之間傾家蕩產！



■富家子弟吸鴉片：橫牀、直竹、烟花、美人。

鴉片傳奇之二：烟屎佬

繼續談舊時香港人吸鴉片之風氣。

一九〇八年的統計，香港有一百九十間鴉片烟館，這種館子別名多多，有文化修養者愛沿廣州之俗，稱烟館爲「茶話室」(或「談話室」)，至於一般人用語，還是「大烟館」、「二烟館」的叫着，顯然是以等級分之也。

「大烟館」屬貴格，有女侍「打荷」，烟後假睡養神片刻，還有糖水及果品招待，當正係上賓也。又窮又要抽鴉片，只有幫襯「二烟館」，所謂「二烟」，就是收集已吸過的鴉片烟渣(俗稱「烟屎」)，用來翻煮而成，「食人口水尾」，價錢當然平很多。(清光緒版「嶺南雜事詩」有云：「更有傷心二烟館，拾人餘唾當瓊漿。」自注云：「烟渣翻熬謂之二烟。」)

這些「二烟館」爲數極多，並無門面裝飾，門前只是掛上簾子一張，滿室瀰漫着烟霧，光線黯暗，只靠烟牀上油燈照明，室內密密麻麻的滿布烟牀，甚至設有上下格以容納更多烟客，各自橫牀直竹迷醉於烟霞之中。吸食「烟屎」者，被稱爲「烟屎佬」，面色更焦黑，烟癮更深，不易戒除，而且有所忌諱，唔敢話畀人知，因爲有

失人格也。

本世紀初葉，香港政府無數次討論取締烟館，其時港督盧押認爲：「烟館仍係苦力歇息兼獲點娛樂之所，而有體面之華人則以此地傾生意也。」（見於「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一書）所以不能禁。沒錯，其時之米莊、南北行、大銀號等都私設「茶話室」，在接客之處擺烟牀，置烟局；經紀買家等成交之後，愛在那裏抽兩口的，經常擠滿人輪候，因爲任食唔嬲，當然飛擒大咬；不過，亦有一種無形節制，誰先誰後自己安排（當然先到者輪先），三口既完，即輪到別人接替，既不許「燉羊頭」、「趕豬過籠」，更不許「浸死和尚」……

「趕豬過籠」者，即在吃免費烟時，暗將自己身藏的烟盒拿出來，暗偷多少，屬小貪；如果大偷特偷，就係「浸死和尚」，屬大貪也。「燉羊頭」者，即吃到最後的烟客偷無可偷，連烟屎都刮清帶走，搞到收拾烟具的「小公司」（斯僕）沒了外快，所以要戒也。

其實要求烟客守秩序，有時很困難，因爲爭先而大打出手者經常發生，結果導致各大商號紛紛取消這個制度。



■烟屎佬生命的「四部曲」！吸鴉片，千金散盡。

■變賣產業。

■妻妾幹活賺錢。

■結果毒癮太深，一命嗚呼。

鴉片傳奇之三：公烟

一九一四年以前，香港賣鴉片是私營的，烟品來源複雜，最上品者乃「咖喱吉打」(來自印度加爾各答)；較次者來自緬泰之「羅克」、「猛海」和中國雲南之「雲土」；最劣者屬閩北之「建漿」、浙省之「台漿」、四川之「葵漿」、汕頭之「本漿」和東莞之「仔膠」。姑勿論品質如何，賣鴉片賺好多錢也。

於是，政府決定介入鴉片烟業務，列爲專賣，禁止私營和偷運，設鴉片烟製造廠(位於今之摩利臣山道與大道中交界附近)，由官員督辦。其時，港島遍設公烟分銷處，門面簡單之極，由一排木板密封，完全掩蔽屋內情形，只開着小窗一個，中午十二時開業，售完即止，因爲供不應求，經常大排長龍。

初時，公烟是銅罐包裝，稱「金庄」，通常是三分庄、六分庄和一両庄，最特別的是三両庄，乃係爲殷商名流而設，滿足其烟癮，由海關發簿領購(時人稱「人情簿」)，無須排隊。這「三両金庄」，又稱「金山庄」，因爲豬仔出洋，大吊烟癮，當年有人爭相搶購三両銅罐鴉片，運寄金山行銷，可謀厚利。一九三二年，當局停止製鴉片，委由星洲代辦，改裝作牙膏型，以錫片爲外殼，稱爲「錫條」(三分庄和六分

庄)是也。

一般烟館如果靠售公烟,好快就賣晒,一日營業不到幾小時,所以有必要向「毒梟」們購買私烟,多數品質低劣,而烟館將烟土煮成烟膏時,例必加入三成或四成「烟屎」一齊煮,煮成的烟膏帶有雜味,烟客一抽即分高下。所以烟館劃分兩種價錢,貴價者公烟(「咖喱吉打」烟),廉價者雜牌嘜也。

烟館爲爭生意,經常出高價收買公烟,於是市面上就產生了一種畸形的職業,那就是輪購公烟,轉賣給烟館者,皆由婦孺老弱窮漢爲之,每天輪候數小時,輪到「金庄」「錫條」之類便可轉賣圖利,又可以維持一星期之生活了。結果,幫會的黑手伸過來,公烟分銷處外之人龍,竟完全控制於「黃牛黨」手上,究竟誰者是鴉片專賣,不得而知,好大諷刺。

當年有蠱惑「烟精」向政府獻議,鴉片專賣計屬上策,唯獨吃剩之烟屎,如不備價收回,則私製之路未絕;當局以其說有理,這便備價收購「烟屎」,而「烟精」遂以燶飯焦充烟屎,賣給分銷處,結果騙去十二萬元有多,導致兩名高官被炒魷魚也。



■低級烟格的吞雲吐霧情景。

最是傷心「吊頸嶺」

「雷利的麪粉廠」(Rennie's Mill)，「調景嶺」的原名也。

其實，這片「鯉魚門」港外的荒山野嶺，就沒有名字，只因爲有個傳說，麪粉廠的雷利在這裏吊頸而死，故老相傳就叫做「吊頸嶺」了。

雷利是何方神聖？吊頸之說有無根據？

現在香港跑馬地基督教墳場仍然有雷利的墓，碑上有他的全名「艾爾弗雷德·赫伯特·雷利」(Alfred Herbert Rennie)，他一八五七年生於加拿大，一八八五年做馬尼托巴地方總理約翰·羅桂(John Norquay)的親信顧問兼秘書之職，未幾被派往香港擔任外交工作，看來，政治前途相當不俗，偏偏他志不在此……

在赴港之前，雷利拍「包特蘭麪粉廠」的門：「東方市場有必要開拓，就由本人擔任代理的工作吧！」就這樣，他在香港處理外交公餘之暇，推銷起加拿大麪粉來了，果然生意興隆，使他對高官厚祿無所留戀，竟辭去政府的職務，以便專門從事麪粉經營。

於是，雷利游說英商，集資本一百萬元，在今之「調景嶺」一巨大土坪上建立規

模龐大的製麪粉廠，時爲一九〇六年。可惜雷利的「土製」麪粉，其質素欠佳，無法打開市場，只一年間，那一百萬元蝕光；要知道這個時期的一百萬，屬極大之數，這次失敗，牽累很多朋友，令到雷利精神大受打擊……

一九〇八年四月十四日晨，遊艇「加拿大」號載了雷利出海，他在海中，向他妻子所居之山頂大厦「松園」揮舞手帕道別；當遊艇去到「鯉魚門」海域，雷利用一根繩綁了個沉重的鐵箱，另一端突然繫着自己的頸，一蹤身就跳進海中。「救人呀！」遊艇的副船長立即撲進海中，而雷利身子已往下沉，他就潛進水裏搶救，豈料雷利使勁把他推開，就這樣僵持了五分鐘；當副船長成功把他扶上水面時，他已經氣絕身亡。

雷利之死，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英文《香港日報》(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刊登的法庭死因研究，有詳細報導。所以雷利非死於吊頸，後來民間以「吊頸嶺」之稱，屬誤傳而成也。

在一九五〇年六月，香港政府將七千逃港難民由摩星嶺搬到「吊頸嶺」；難民苦於困局，眞係吊頸有之，乃請求將不吉之名更改，這才有「調景嶺」之雅號出現。

■今天的「調景嶺」全貌與該區之屋宇街道。

剪「豬尾」大辯論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大清氣勢已盡,革命思想影響下,香港潮流興辯論會,特別「剪髮」問題極爲熱門。最具代表性者,乃四月十二日紳商名流假座「華商會」經討論後宣布:「我們決定剪髮不易服!」

講咗咁耐,你會問「剪髮」何值討論?其實「剪辮」也,因有所顧忌,恐刺激滿清官廳而招禍,避稱「剪髮」。「易服」又何解?原來其時之革命分子或思想西化之留學生,薙辮之餘改著西裝,是爲「易服」,已完全背棄傳統。較保守之紳商界,亦明白腦後拖條「豬尾巴」(洋人醜化稱之Pig Tail)極不雅觀,連根剪去乃屬合理,但認爲連唐裝馬褂都拋棄,似乎忘宗滅祖,萬大不能。於是,當日決定之後,便有壓力團體「剪髮不易服會」的成立。

該會既由知名人士(西醫關心焉、陳寶東、陳子褒等)組成,儀式自然隆重,聘當時愛爾蘭音樂隊一百二十人蒞會演奏助興,到場者無分老幼貧富,多長衫小褂,將辮剪去,禮成茶會之後,人羣列隊在馬路巡行,由音樂隊領隊先行,場面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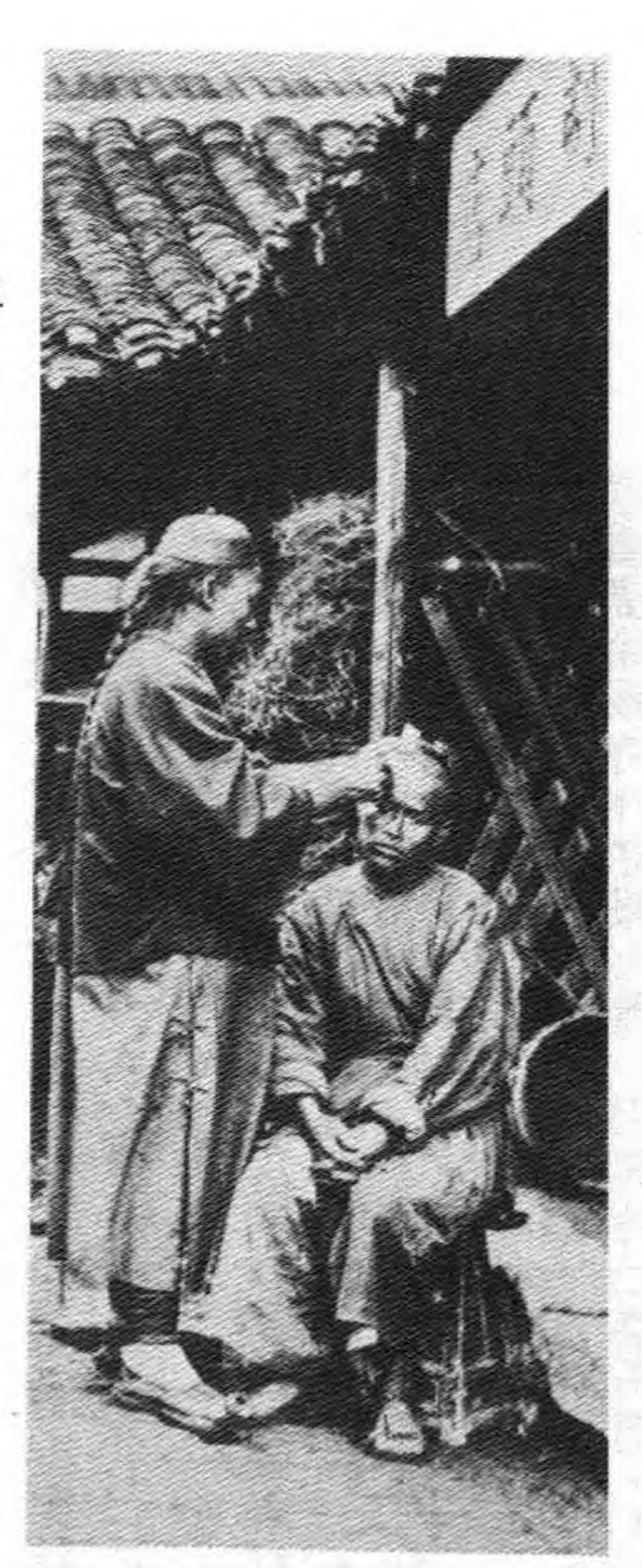
「剪髮不易服會」作風已算開明,但封建佬大反撲,死不「剪髮」者大有人在,報

章上多番論戰，各持己見。結果本港「華人青年會」亦出來趁熱鬧，在九月二十二日，舉行一個破天荒的辯論大會，辯論辮子應否保留，規定分正反二方，擬定兩個題目，各擇一題發揮。正方辯題：「中國現勢宜實行剪髮」，反方辯題：「中國現勢不宜實行剪髮」，並請出幾位名士做評判員。評判乃用記分制的，辯論結果，正反雙方的積分恰好相等，勝負不分，亦可反映出開明和保守人士勢力均等。

不過，歷史潮流不可抗拒，「髮繼續剪」乃必然，面對最大困難者，剃頭師傅也。剪咗辮，梳乜嘢裝呀？幸好有專替洋人理髮的師傅教路，始懂如何剪辮之後改梳洋裝。其時中環德忌笠街有間「李義記」理髮店，原係專做洋人生意，如今華人紛至，竟其門如市，立刻開分店。該店聘人遍貼街招，語辭頗有噱頭：

「近日泰西各國，講求衛生……中國之長辮二百餘年矣，不文不雅，亦俗亦粗，殊礙衛生……近聞港中志士，提倡剪髮，雲集而響應。本店不惜資本，另聘超等名師，剪辮給價，減收二毫半，以應各志士之需求。更兼堂舍光明，門牆華麗，有燈皆電，無扇不風，極合文明時派……庚戌年十月初二日。」

庚戌年亦即一九一〇年，這篇剪辮減價廣告，以講求衛生爲名，避政治不提，是煞費苦心之筆也！



■上世紀香港之「剃頭店」。

■一八六〇年洋書插圖：洋警押解中國犯人時扯其豬尾巴，侮辱之極。



畢打街鐘樓落難記

「火車總站不久將來搬去紅磡，尖沙咀要擴建電船仔碼頭，所以個鐘樓要拆！」官方意見。

「唔得，個鐘樓唔可以拆，因爲佢代表咗香港標誌！」民間意見。

尖沙咀鐘樓問題竟由一九六七年討論至一九七二年，命運的裁判，如許的漫長難耐……

講返轉頭，此「香港標誌」本來位於港島中環畢打街，後來才迫遷至九龍尖沙咀。鐘樓建於第九任港督軒尼詩時代(一八六二年)，高五層樓一百四十八呎，當時算是宏偉建設。一八六六年清朝外交官張德彝出使歐洲，於三月十一日途經香港，見之記諸書《航海述奇》：「正面一樓如塔，上懸一鐘，外系表面(按：『表』即『錶』)，按時交鐘……」形容鐘面爲大錶，從未見過，列爲「述奇」事物也。

這鐘樓除報時外亦報火燭，因其時已屬高樓，人站在樓頂可遠眺整個市區，何處烟火突生皆入眼簾；樓頂掛着個警鐘，一經敲響，遠近皆聞，停頓三分鐘後再鳴，此時鳴鐘有次數之分，以指示火災地區，等消防員能及時撲去滅火。

但進入本世紀初葉，畢打街已成香港交通要道，大鐘樓竟妨礙車輛來往，輿論要求政府拆卸。第一次落難開始，一九一三年被迫遷海，配合尖沙咀火車總站啟用而設於斯。當局考慮換新裝，從前畢打街只得一個鐘面，如今設計爲四個鐘面；一九一九年秋，大鐘始由英國運到(時值港幣六千二百六十元)，直到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才裝好(費用二千二百元)，正式發出美妙如音樂的報時聲音。

啟用後二十年來不停報時，豈料香港淪陷，再度落難，竟停頓三年零八個月；重光之後，發現大鐘郁不得其正，加拿大戰艦上的官兵協助維修，於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大鐘又再恢復運行及報時。不過，一九六〇年某月某日，怪事發生，大鐘報完時未幾又再報時，如此如此，竟達四次，舉頭一望，四個鐘面之時間皆有差距，唔知信邊個至好，鐘樓神經錯亂也。此後如何修理，總不能完全準確化，又鑑於城市發展，一九六七年考慮拆卸，是爲鐘樓之第三次落難也。

反對最烈者要算尖沙咀坊衆，「九龍居民協會」主席克萊穆(F. C. Clemo)曾爲此發表過動人演說：「所有以香港爲背景嘅國際電影，都拍有尖沙咀鐘樓鏡頭，如果拆咗佢，世界各國遊客對香港之概念，一定受到影響！」七十年代香港重點發展旅遊，冇理由同荷包鬥氣㗎，於是落難之鐘樓又再得到保留！



■一八六二年，畢打街大鐘樓之全貌。

■一九一三年鐘樓迫遷尖沙咀火車總站。

擡轎生涯原是夢

一九六二年七月炎夏，中環雲咸街晨光熹微，兩個蒼顏白髮的老人，擡着一頂破爛的轎子，把它棄置該處之垃圾站，頗有點依依不捨，呆在那裏嘆着氣，唉，這是香港最後一頂轎子的悲劇命運……

香港開埠初同樣的炎夏，殖民地的大官員紛紛在樹木密布的山頂區興建避暑山莊，立刻發現驅馬車上山甚爲困難，再睇到唐人坐山兜和轎子，上山如履平地，旋即買頂私家大轎，僱專人擡之，日日上山落山，萬千氣派，獨苦了賣力者膊頭也。

既然官家採用，轎業一枝獨秀，定價兩款：①二人細轎到半山，半小時收費毫半，一小時兩毫半，兩小時五毫；②四人大轎達山頂，一小時收費七毫半，兩小時元半，四小時二元半，全日四元。其時轎夫工資，與一般勞力比較，亦算「優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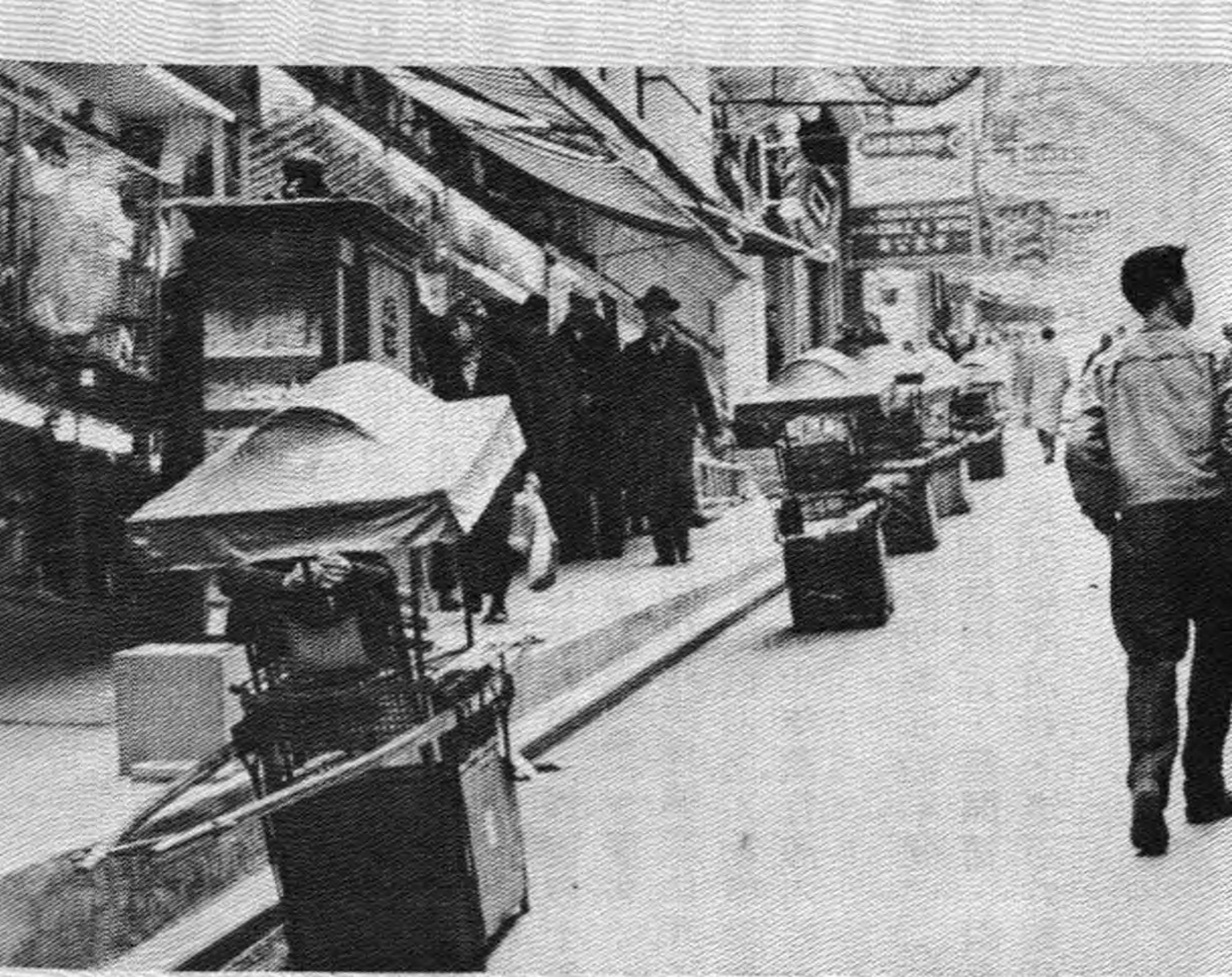
到一九二〇年間，轎子成爲港島重要之交通工具，其數量竟達一千二百一十五頂之最高紀錄。那時電車已行走，人力車亦大行其道，卻限於平地交通，不能往高處發展，而纜車上落站甚少，未能符合搭客要求，因此主流仍興坐轎上山。轎夫和轎子多數集結在中環一帶，舊「娛樂戲院」右面的雲咸街可說是轎子「總站」，每日數

十轎子（多屬二人所擡）很有次序的排列在路邊，等候顧客光臨，乃人力市場之奇觀也。

靠擡轎爲生，窮苦人家所爲，多數是潮汕客家，很少能有錢自購轎子經營者（每頂起碼三四十元，屬頗多之數），大都向某「老闆」處租來，每天不論有無生意，都得納租三毫，至於轎之油漆修理及交通稅，則由「老闆」負責。負責一頂轎的轎夫（二人或四人）多屬族人或親人，有兩兄弟擡之，亦有父子上陣。因擡轎要講求合作性，不可執拗頂頸，否則左搖右擺，進退兩難。

直到戰後汽車大行其道，轎子才顯落伍而被淘汰，轎夫紛紛改行，「老闆」們亦另謀生意。盛極一時之「轎夫公會」竟趨名存實亡，但該會之正副主席死守舊業，緬懷過去，終於向時代低頭，把最後一頂轎子擡去雲咸街垃圾站抛棄，此地曾一度風光的轎業，何等諷刺也。

未幾，垃圾車來……那兩個老人眼前一片迷惘，以後生計如何？其中一人突然笑起來：「去三角碼頭做咕喱！」笑聲中帶着無限悽酸！



■五十年代仍見雲咸街之轎子長龍陣。

「一毛不拔」話春秋

做善事每遇孤寒不解囊者，港人總愛贈番佢一句「一毛不拔」，何解用語如此古雅？個中道理，實與香港首間牙刷廠梁新記（一九二○年）有關。

其時的牙刷乃豬鬃毛製造，很易甩毛，而梁新記在宣傳它的「雙十牌」商標牙刷時，特聘畫師畫咗個人站在大牙刷上拿着大鐵鉗拔毛，標題爲「一毛不拔」，以標榜其耐用不脫毛，竟甚爲收效，更成港人口頭禪也。以後幾十年宣傳如一，例如六十年代梁新記在報張上刊登「一毛不拔向各界鳴不平」之廣告：

「古人楊朱學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此說爲儒家仁義之道相反故爲孟子所詬病世人對自利自私吝嗇者譏爲一毛不拔不受歡迎之人物但梁新記所出品之一毛不拔牙刷具有堅固耐用不脫毛之優點故能享譽數十年風行海內外……」

全文不標點，有意復古重彈老調也。

講番轉頭，中國何時有牙刷？始創於明朝弘治年間（一四九八年），屬廣州獨有之手工業，製作過程，將牛骨銼成牙刷柄形式，經開槽、鑽孔後，用豬鬃毛穿上，剪齊即成。其時牙刷乃宮廷貢品，民間從不流行，老百姓刷牙方法，用小木棍一枝

（有稱「齒木」者），沾點鹽擦將起來，但鹽乃貴重之物，不能浪費，所以多用灶底牙灰潔齒，而鄉野之夫連「齒木」都沒有，索性用手指刷牙，如此竟流行至清末，中國民間如此，香港居民也一樣。

民國之後，中國人教育水平及衞生常識提高，於是牙刷使用陸續普遍，廣州之牙刷手工業起飛（「錢秀記」、「譚佑記」、「潘瑞昌」等）；梁新記一九〇八年在佛山設廠，一九二〇年遷分行於香港。牙齒潔劑亦從外國傳入，分牙膏牙粉兩種，五四運動期間，民族資本家生產國貨（如「雙妹嘜」、「無敵牌」、「雄雞牌」、「國旗牌」等）打擊舶來品。最有趣者，「無敵牌」牙粉爲搶顧客，宣傳該產品爲「擦面牙粉」，可洗面及淨牙，一物二用，其他牙粉跟風，搞到民間紛紛用牙粉洗面；一九二二年九月號上海《廣益雜誌》指斥「擦面牙粉」傷害面部嬌嫩皮膚，「蓋牙齒與顏面，功用體質，俱絕端不同故也。」

此時期之牙刷皆豬鬃毛製造，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塑膠業突飛猛進，「現代化」之膠柄尼龍牙刷出現。一九四九年，星光廠首先在港設立尼龍牙刷廠，是爲中國及香港有尼龍牙刷廠之始。



■二十年代之牙刷與牙膏廣告。

從解畫佬到譯意風女郎

香港初期的電影院每日放映多少場電影？只有兩場：日場和夜場，不像今之影院，一日之內竟可以放映六、七場之多。

當時放一場電影並非一氣呵成的，中段會有休息。當影片大抵放映了一半時，銀幕突然現出黑色大字「休息十分鐘」，立時間燈明火着，人聲如沸，販賣餅食水果、汽水和烟仔火柴者，穿插座位行間，大聲叫嚷；而觀衆也漫無秩序，離座者呼朋喝友，抽烟者吞雲吐霧，人氣燻蒸，非常難受。但鈴聲一響，全場盡黑，影象復出銀幕，人人又屏息靜氣的觀影了，而「解畫佬」更抽完了「大烟」，提着「烟屎腔」陰陽怪氣的解畫，那就是香港默片時代的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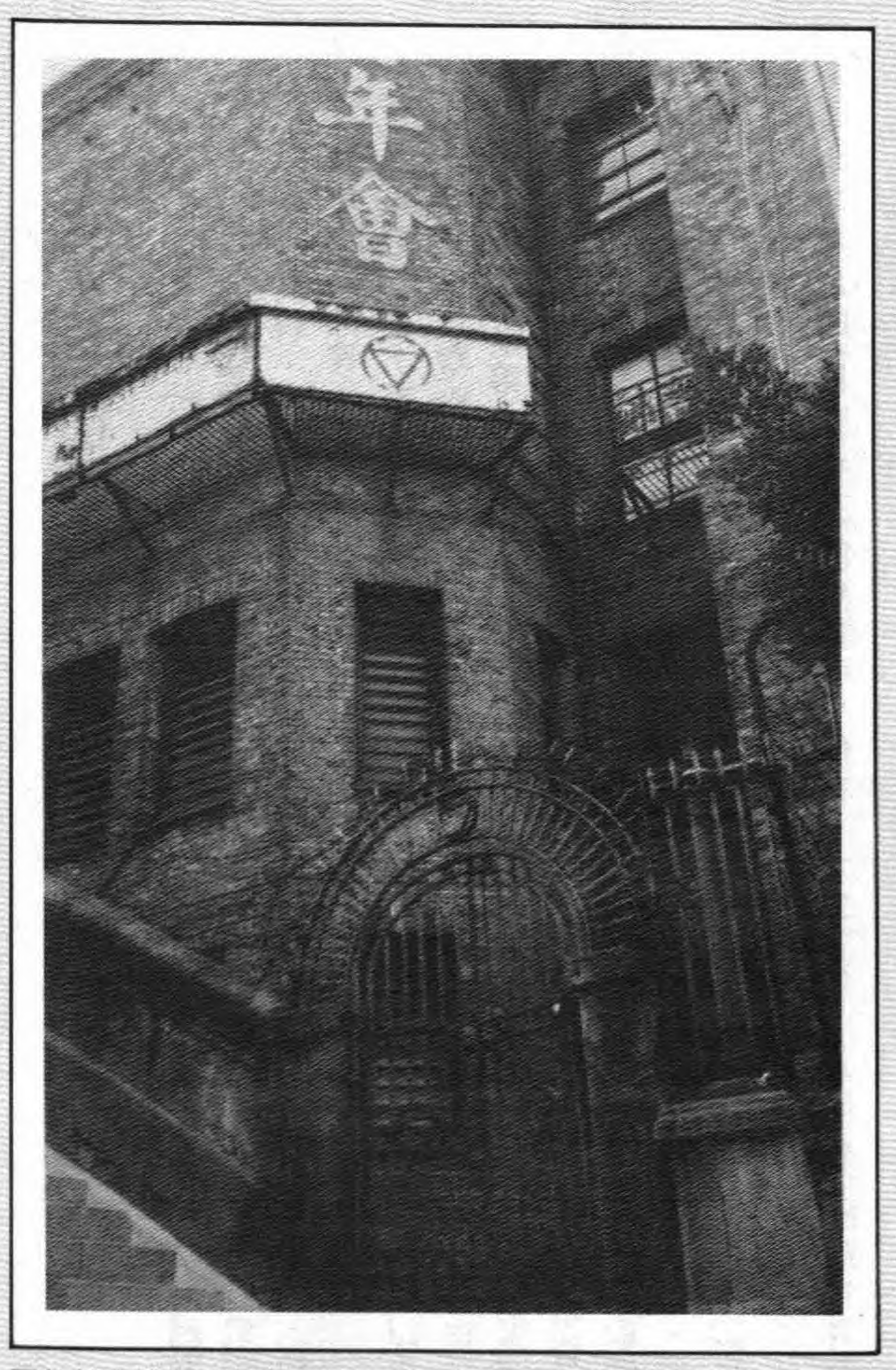
或問：「爲甚麼要解畫？」因爲其時默片唔興有中文字幕，電影院樓座與銀幕之間，貼牆建一高台，面積僅可容人，下有鐵梯，解畫佬爬上去坐定之後，跟着銀幕上人物動作，鼓其如簧之舌，把影片內容情節，解得痛快淋漓，道行高深者簡直可將全院觀衆情緒玩於掌上。

不過，首映頭一二場好易解錯畫，如見銀幕大海浮起一東西，就會講句「海中

有大石」，豈料下個鏡頭係帆船特寫，唯有人急智生，爆句「忽然變帆船」，觀衆頓時大笑可也。

當各影院還停留於默片時期。某夜，中環必列者士街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禮堂放映雛形的有聲電影。這是一次學術的集會，青年會的主事人向各界派出請柬，邀請有識之士，到來參觀聲學的新發明；其時《大光報》一位作者對此事報導：「蒙主事者折柬見招，得觀究竟，台上陳列電機及聲片，詳爲解釋，然後放播出來，聽者恍然聲帶作用，經此，各院陸續把默片改作聲片……」原來，青年會乃係最早放映有聲電影，應列入「香港之最紀錄」也。

青年會該次示範之成功，影響到各院追上西方潮流，陸續把默片改作聲片，首先是「皇后」和「娛樂」戲院裝置新式放映機，放映有聲電影。而有聲電影者，重視音響效果，如果加埋解畫佬把聲，將會嘈吵不堪，於是便有「譯意風」之創，座位上設有耳筒(所謂「譯意風」實Ear-Phone之音譯)，讓不懂英文者收聽預早錄音的粵語解說，每位觀衆額外收費一毫。有聲電影注重劇情，不容解畫佬亂噏，所以「譯意風」多由女播音員擔任，時稱「譯意風女郎」也。不過，戰後香港電影院懂得打幻燈字幕，解畫佬也好，譯意風女郎也好，一律冇得撈耳！



■位於中環必列者士街五十一號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一九一七年建成），最早放映有聲電影。

香港第一份電影刊物

雖然香港早在一九〇一年(「喜來園」)和一九〇七年(「比照影畫院」)，已有電影院設立(皆放映英美攝製之默片)，但電影刊物之出現則遙遙無期，其時觀衆睇西片冇任何參考資料，只靠解畫佬亂噏也。如想讀到點刊物，知點新片介紹、拍攝花絮、荷里活新聞等，非要等多十年不可……

二十年代初，有鑑於放映業之蓬勃，具規模的「皇后戲院」落成，開業以來觀衆踴躍，決意推廣電影文化，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出版一册《影戲週刊》(由丘夢之主編)，是爲香港第一本電影刊物，放在戲院大堂贈閱。老資格的「比照影畫院」(其時易名「新比照」)視爲剃眼眉之舉，立刻在六月二十六日出版《新比照影戲錄》與之抗衡，是爲香港第二本電影刊物(由盧覺非主編)，除免費送出外，如長期取閱者還可向戲院掛號，派員按址送到，擺明與皇后之《影戲週刊》爭一日之長短。未幾，「擺花街」一帶要重新發展，影響及位於「雲咸街」的「新比照」要拆卸，那本「影戲錄」亦跟着陪葬。

唯我獨尊的《影戲週刊》既無對手，便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由週刊改版爲月刊，改

名字《皇后影戲叢刊》（增加主編李卓然），內容都是關於每一部西片的本事、主角小史、製作過程等，全盤介紹，遇有大片還特別編印專號。一九二七年，主編有鑑於中國電影進軍香港市場，電影刊物有須要改變形式，加添其他電影文章，於是由電影宣傳刊物蛻變爲電影雜誌的雛形，這個《皇后影戲叢刊》名字太商業味了，大筆一揮，改作《幔影》雜誌吧。

《幔影》，很浪漫主義的名字，「老花鏡」幾經辛苦始搜集到第二十七至五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五月），竟然發現好些中國電影發展史的漏網資料。當時荷里活有聲電影進軍中國，上海有個戲院老闆見土產電影人物未懂開聲，決意拉線拖個大喇叭於戲院內，揾幾個人返嚟即場睇住影像配音，結果搞到亂晒大籠。又有個電影製片家馮幼偉宣稱要找梅蘭芳拍攝「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講到有聲有色，但梅蘭芳不在中國，卻遠征美國紐約百老滙獻藝，而彼邦電影界竟拍攝其有聲舞台實錄，並準備發行香港及內地，簡直「截餬截到眼坦坦」也。《幔影》所記這一段中國影壇外史，似有可信之處，結果「明星公司」乘機殺出，拍攝「歌女紅牡丹」，搶得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之譽！

星期日出版

(第一版)

第三十期

慢影

本報啟事一

本報啟事二

馬利鄧勤和愛門羅

一九果尋了?



■香港第一份電影刊物《幔影》(前身叫做《影戲週刊》)。

打倒「無情鷄」演義

舊時之香港，打工仔最怕吃鋪頭的開年飯，因爲好驚吃着「無情鷄」也。「無情鷄」，乜嚟㗎！係「炒魷魚」嘅同義詞。

舊時香港鋪頭請夥計，多以一年爲期，好少按月僱用，亦不會隨時辭退，員工去留，要到第二年農曆年初二那頓開年飯才有表示，而「無情鷄」就是指開年所吃的那隻鷄了。以前中國人經營的商行都有「福食」之設，即老闆僱用夥計是要供給食宿的，而每到年初二，人人提早起牀，個個心情緊張，因爲天未明就食開年飯……

開年飯的菜餚，少不了「鷄茸莧菜」、「髮菜蠔豉」、「生菜炆豬手」和一隻「大生鷄」。「髮菜蠔豉」音近「發財好市」，而「生菜炆豬手」取意「生財就手」，至於「鷄茸莧菜」和「大生鷄」則大有文章也。

其時，南北行最重視這味「鷄茸莧菜」，但新春季節並非莧菜產期，那些莧菜顯然是特別培植，價錢很貴，但南北行商店必購之，而且有規有矩，限定一碟莧菜之中必有一棵紅色的，其餘是青色的，規定每人一棵，由司理人指示廚房照辦。好了，埋席吃飯，先食這味「鷄茸莧菜」，但大家不必動筷子，由司理起筷，首先將紅

色的一棵夾在自己的碗中，然後司理再起筷夾起青色的莧菜，分送到各夥計碗內，受者起身講聲「多謝」，但如果不夾莧菜在其碗內的，即暗示其人被辭退了。然後，司理循例講幾句新年好說話，跟着用筷指指「大生鷄」：「你地食鷄喇，食鷄喇！」唉，被暗示辭退之人還那有心機吃鷄，怔怔的望着這東西嘆句：「無情鷄！」

開年飯食過之後，各伴均靜候消息不敢出街，等待司理人召見，其時，司理早已退入賬房，先召見吃「無情鷄」者，必待以婉詞，縱使對該伴印象極劣，亦從不惡言相向：「多承老兄過去幫忙……無奈乜乜物物……敢請老哥另謀高就！」那人也只好唯唯辭出，收拾細軟立刻離去。

或問：「香港政府有條例，辭退職員，須要一月通知，何解話走就走？」因中國此商界習俗根深蒂固，不易改變，而做老闆的也藉此可慳回一個月之補薪，所以每屆開年飯饗以「無情鷄」，何樂而不為也。

不過，較有人情味之老闆，多數在農曆十二月尾禡過後，就已有暗示；原來，往時打工包食宿，未興銀行存款，夥計薪金、店佣及花紅等皆存店中，若到尾禡後，司理人將某伴的款項全部結算清楚，交與該伴，即暗示明年辭退，使其人有時間到外邊另覓工作。其實，由尾禡到年初二，相隔幾天，吃「無情鷄」與否，冇乜意

義，一樣係咁冇人性也。

一九二四年，打倒「無情鷄」行動爆發，其時香港工運風起雲湧，爲工人爭取權益之舉此起彼落，「公平公會」（後來改組成爲「海陸理貨員工會」）主席王柏如在大會上疾呼：「政府有法例規定，辭退一個人要提前一個月通知，或者補薪，我哋唔應該話走就走，我哋冇理由咁順攤嘅，我哋要打倒無情鷄！」

此位咁有膽識之王柏如，乃係潮州人，受僱於出入口辦庄業「成興行」（雲咸街三號）做「管店頭」，打工仔一名，但敢於作反，會議結束，一致强迫僱主撤銷「無情鷄」這項措施。這本是極轟動之新聞，但當年守舊派報章卻沒有一家願意發表這項消息。

王柏如知道有一位同鄉黃君，是在一份進步派報紙裏任撰述，於是通過了他的關係，在只此一家的報紙，對「無情鷄」口誅筆伐，更主張先向南北行之大商號開刀，撲滅此傳統陋習。

豈料火頭一起，馬上引來保守派反擊，指其爲不良分子，向當局提出鎮壓「公平公會」。

執政者倒也乖巧：「無情鷄唔合乎政策，你哋自己搞啱佢！」

於是，全港打工仔在一呼百應之下，全力支持打倒「無情鷄」，一些較開明報紙亦願爲喉舌，力斥該制度封建冇人性云云。某些老闆亦改變了主觀，認爲預早通知提前一個月裁員，可以減少年終雙薪花紅等開銷，除笨有精，立即轉了一個自動，和「公平公會」磋商，答應撤銷「無情鷄」。到了一九二五年，再沒有年初二才被解僱之陋習。

以後開年，還是大碗酒，大塊鷄，大件肉，鷄已不是無情，賓主兩方皆大歡喜也。



■吃開年飯有人快活有人愁，食唔到「無情鷄」者歡喜到飲酒猜枚也。

■世紀初南北行商號開年最講排場，幾十呎長的一串鞭炮由樓上燒到落樓下，引來不少途人圍觀。

月影的故事

夜深，月影的淚落盡，眼前空白腦海茫然，但意識不停的叫：「丈夫死得很慘！」唉，「月影」，這名字本身就已經很悽迷……

革命前夕發生的事情，月影丈夫是橫行香港大鵬灣的海盜，被廣州水師剿捕，解上省城凌遲處死。凌遲也者，恐怖酷刑，把犯人身上的肉寸寸碎剮，痛苦之極，哀號數日始一命嗚呼，乃晚清政府對海盜所處予之極刑。月影的傳奇在於，「我要爲夫報仇」，重張海盜旗幟，竟成二十年代香港海盜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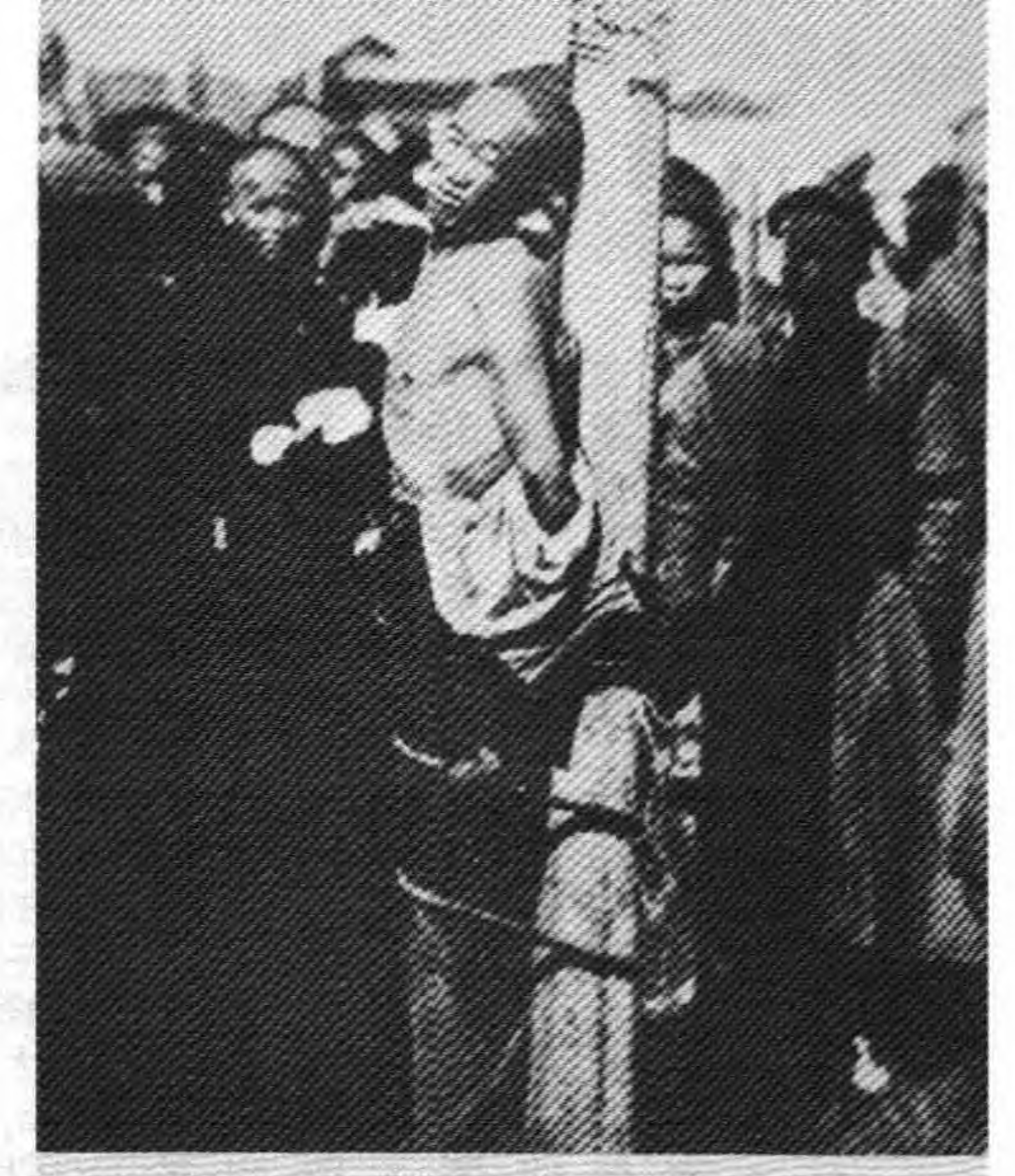
中國改朝換代之後，月影把組織弄好，訓練一批探子入廣州城，探聽當日剿盜長官張國富之下落，豈料仇家扶搖直上，做了將軍去了上海。但月影並不灰心，她知道華南華中政府官員上任卸任皆取水道(因陸上交通緩慢)，只要充分掌握情報，大仇遲早得雪。於是，一年一年的過去，搶劫、標參、燒船，向社會報復……終於等到上海來的情報：「張國富將軍卸任，乘香福號客輪回粵。」

「香福」號客輪從上海開行南下，屆時道經汕頭以下某處海面，頗接近大鵬灣，乃下手之好機會。於是，計準時機，月影的海盜船在附近部署，桅頂上升起紅白旗

幟爲暗號；而在上海上船的內應潛伏於搭客叢中，一見月影船號，一聲號令械劫客輪。這張國富將軍和他的三姨太可就慘了……

月影恨極之下想出一種叫「養生魚」之酷刑，學自打魚佬也，當漁人捕得各類魚隻，如果想啲魚暫時唔好死，便放於大竹籠，投之水中，繫於船邊載浮載沉，網中魚半死不活的在掙扎求生。張國富也就被剝光衣服，緊綁於船頭，半個身體浮沉於水平線上下，海盜用刀在他的腹部割開一道四寸長的裂口，從裂口處探手入內，把腸臟扯出一部分，用一條痲繩縛住，另一端則綁着個木製浮標；當浮標隨波逐浪的浮沉着，牽動繩子扯着腸臟，正式痛到入心入肺，再加上鹹的海水淹浸傷口，很難抵受。浸了兩天，把他扯上甲板讓他喘息幾日，又再「養生魚」一次，如此如此，大將軍被摧殘至死；他的三姨太太被海盜多次輪姦，然後賣到澳門的低等妓院，結果懸樑自盡。大仇已報，月影的一幫海盜從此在香港海域消失。

不過，有關月影的傳說在香港二十年代非常流行，甚且有化名Bok的洋人作家在一九三二年把月影的故事寫成小說「Vampires of the China Coast」，落筆非常浪漫主義也。



■海盜被捕，清政府淩遲處死，逐塊肉割下來，死得好慘好痛苦也。



雙鎗女海盜械劫「地厘丸」

「起身，劫船！」

那個日本船長夢中驚醒，感覺有手鎗抵住自己的太陽穴，眼前是張猙獰的面孔，冷汗擋着視線，那海盜身後浮現一名年華少艾的女子倩影，雙鎗在手發號施令……傳說月影(參看「月影的故事」)已經退隱江湖，那麼……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在中環建有商船碼頭規模宏大)旗下「地厘丸」，從汕頭開出，除載有大量貨物外，搭客方面，有頭等客兩名，大艙客一百二十四名；船員方面有日本人九名，中國人六十二名，印度人三名。而混在大艙假扮搭客的海盜共有十一個，他們計畫嚴密，事前獲得線報，知道有買辦隨船押運一批白銀條赴港，上船之後便四出打探，伺機落手。

押運銀條的買辦跑慣江湖，他不把保險庫的鎖匙收在身邊，只放置於隱秘地方，上船獨個兒鎖在頭等房，不見人、不出外，免得被歹徒「點相」。這使得海盜大爲頭痛，但船已經接近香港海域，怎辦？要決定了。首領是個妙齡女子，她略皺眉頭，下令出擊，時爲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時三十分。

海盜火力十足，進攻船上重要部位如吊橋、機房、無線電室等。兩名日人二副率領三印警衛與之駁火，隨即一死數傷，跟着無線電室被控制，求救無門。船長室被踢開，押出船長呼籲全部投降。頭等房的買辦一聞槍聲有所警覺，竄上甲板，躲進救生艇內，後來想起萬一海盜利用救生艇逃遁……急轉入大艙，混在大艙客中。海盜在頭等艙找不到人，於是落大艙逐個搜身，無法認出誰是買辦；那個堅固的保險庫怎樣也弄不開，唯有盡量劫掠其他東西。

「地厘丸」在早上六時被駛到大鵬灣，海盜劫掠完畢，放下救生艇，滿載賊贓，登上預早部署的海盜船逃遁而去。當全船人破財擋災苦口苦面，只有該買辦唔知幾開心，除了因爲保住那批白銀之外，又一再證實自己精通江湖求生術（如果當時匿於救生艇，必有死冇生也）！

根據船員描述，這位女海盜首領年紀不過二十歲左右，身穿黑綢衫褲，足蹬綠色拖鞋，行動敏捷，最特色，乃雙鎗女將，威風迫人。一時間江湖傳聞很多，月影復出呀，但月影已是中年婦人，難道是澳門海盜皇后（「老花鏡」亦寫過）？不似，年紀不會如此後生，而且，運用雙鎗，不屬於她的作風……可惜，能夠找到處決海盜的文獻，都是男性的，爲甚麼？



■三十年代中國政府捕得海盜，就地正法。

■海盜劫船鎗戰一番，洗劫一空後，很多時放火燒船。

嫁鷄爭產案

嫁鷄？你一定罵我誇張：「做緊粤語殘片咩！」但此眞人眞事竟比殘片更煽情也。

一九二二年某月某日，新界某村落喜氣洋溢，容家娶新抱，大排筵席……「新郎新娘拜堂！」媒人捧着一頭簪花掛紅的公鷄，與新娘行婚禮。新娘姓凌的，面上並無笑容，因爲這之前經歷幾許滄桑。容家的容勝，自細與凌女青梅竹馬，捱不起窮，豬仔出洋，臨行對凌女說：「不要等我，你嫁人吧！」凌女迫於生活眞的嫁人，誕下三個兒子，做丈夫的竟抱疾而終，孤兒寡婦苦海浮沉。

好了，賣豬仔到美國的容勝，掙扎多年後在紐約頗有所獲，仍是孤身寡人，而鄉下之父母催他及早成家立室，爲子嗣着想。於是，他想起了凌女，既然娶妻是爲生子，而且已有現成的，索性要了她三個兒子中的兩個來做自己的養子，爲祖宗祭祀拜掃可也。容凌也就擧行結婚儀式。不過，容勝有業務纏身，無法自紐約回鄉，只好用公鷄代替新郎，與凌女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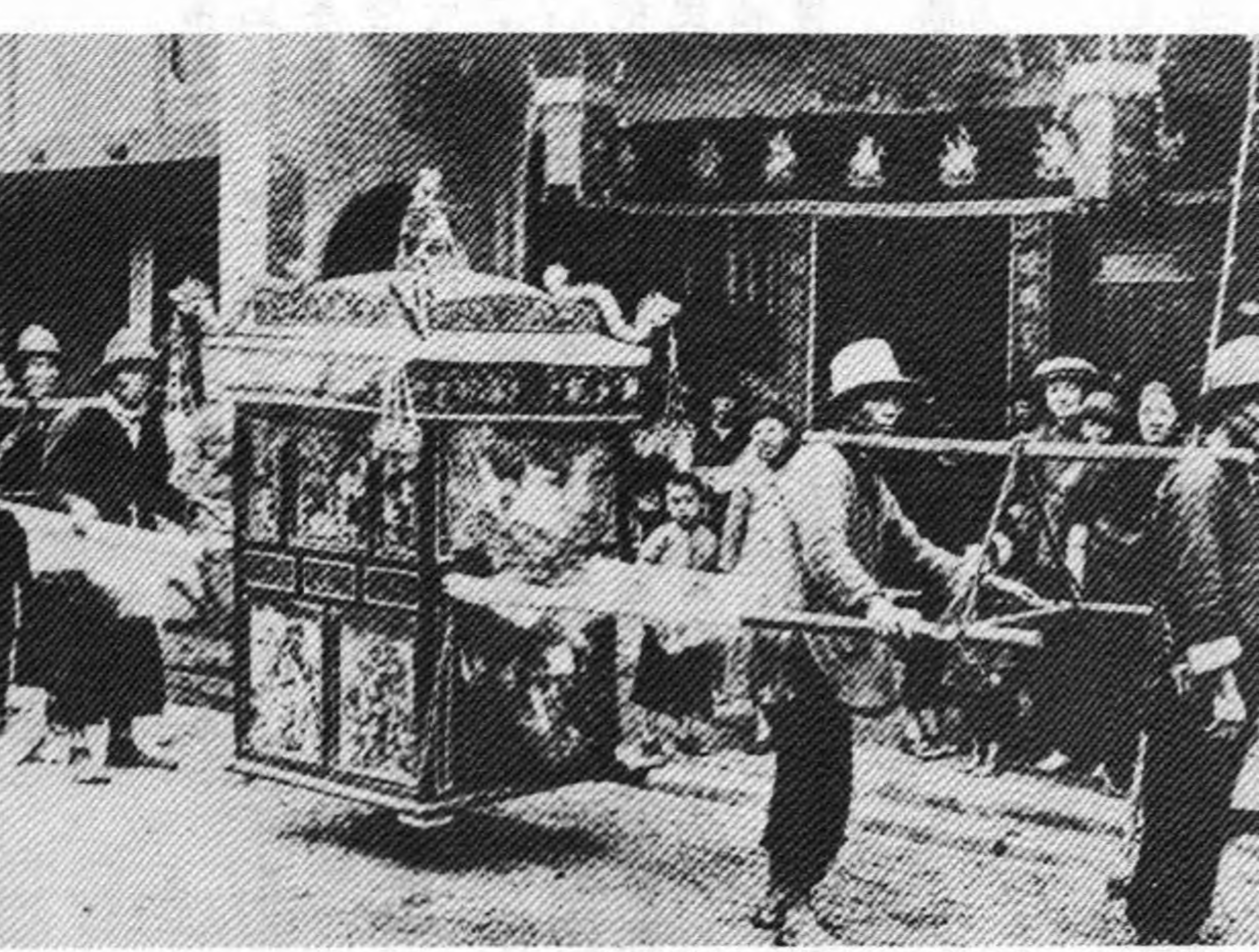
戲劇性高潮在於容勝冇命回鄉，他一九三〇年客死紐約，家中凌女未圓好夢又

成寡婦，最慘者還捲入爭產案漩渦，對簿公堂，拋頭露面。

原來容勝在紐約經商，賺到幾個錢，有一筆二萬二千元的遺產留在香港之銀行；照理，該筆遺產應由容勝養子承受，豈料容勝之侄孫容康寧，以「死者容勝僅有的至親」資格，起而爭收這筆遺產，竟告上法庭。容康寧所持理由：凌女冇與容勝結婚，因由公鷄代替，即是說其合法丈夫只係嗰隻公鷄也。

此爭產案簡直「審死官」，依照英國法律，嫁鷄之事絕無前例，那麼遺產應歸容康寧。不過，香港的司法當局對於這件案子，並不想硬崩崩的依據英國法律來處理，而照顧到中國的風俗習慣。因此，法官在法庭上傳問中國法律專家意見，皆認爲公鷄拜堂乃廣東民間婚俗之普遍現象，已爲社會所承認，應有其約制性。於是，法官諭令雙方庭外和解，幾經折衝終得調解，法官執行宣判：容凌氏係死者遺妻；容凌氏之子係死者養子，有承受遺產之權；容康寧獲得遺產五千五百元，其他要求完全放棄。

容凌氏雖然得勝，但歷盡滄桑，欲哭無淚，唉！



■舊式婚禮，花轎之內是喜是悲，很難預料。

搭單車尾的年代

「得，得，得……」馬蹄聲響着，農人立刻站到路邊，讓騎馬的人通過，這就是早期新界的交通現象……

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前，新界屬「蠻荒地帶」，尚未有公路之設，汽車不能行走，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馬匹，很多村民都靠騎馬代步的。那時的理民府官員（如金文泰等）派往新界做事者，一定要識得騎馬，正式係「跑馬上任」；特別前往村鎮解決糾紛，有隻高頭大馬，又怎顯得自己威風呢。

三十年代開始，單車普及起來，亦慢慢取替騎馬，這以後，騎馬就只成為馬會的活動了。騎單車未必個個學懂，而且未必買得起，於是「搭單車尾」大行其道。

所謂「搭單車尾」，就是在單車的尾部裝上一塊木板，可以坐一個人，初時只是村民之間的一種義務，後來竟變成收錢的服務，大批的「單車客」穿梭各村，收取服務費，保證載送到目的地也。

大家或者會說：「坐單車尾，有冇老土啲呀！」嘿，這「老土行徑」竟維持到戰後，而且由新界發展進市區……

要知道戰後香港百業蕭條，再加上四九年逃亡潮，社會艱苦到極，而其時之巴士電車服務在晚上十二時告終，夜歸的人如果搭不起的士，就要乘單車尾了。前輩作家大方的「南棲記困」描寫自己搭單車尾的經驗：

「有一晚是颱風過港的前夕，我到深夜三點才回家，照例由彌敦酒店門首出發，經過討價還價，言明車費一元二毫……離九龍城不遠，忽然風勢增加猛烈，一陣風來，車身幾乎有搖搖欲倒之勢，速率也驟然減慢，這時我發現車伕是一個年青的瘦子……如果抵不上風力而車覆人翻，我們兩個都有同歸於盡的可能……那個瘦弱的車伕，不斷的和狂風爭鬥，已到了筋疲力盡的階段，他為甚麼要這樣的搏命，無非為了一元二角的報酬而已……世間可慘的人物實在太多了。幸而在半小時後，終於到達家門，我自動將車資增為一元五角，他沒有稱謝，祇作了一個苦笑，便在黑影裏溜走了。」

當時，很多人沒有像那位筆者的幸運，頻頻從單車尾摔下來，跌個粉身碎骨……唉，痛苦的香港往事！



■搭單車尾之風竟由新界發展到市區，流行於五十年代之香港社會。

煤氣鼓大爆炸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二早上十時五十五分，死神突然降臨西環街道，驚天動地的一聲爆炸巨響，半空升起彷如原爆的火球，晋成街上的行人首當其衝，無不焦頭爛額狂奔亂竄。該處幾座樓宇的居民正驚異地望向窗外，但見漫天是火，說時遲那時快，玻璃窗竟震得粉碎，烈火撲入，「轟」聲燒到通頂，住客根本沒時間逃生(幸好其時乃返工時間，屋中人少)……到後來，災民才知道：「煤氣鼓爆炸呀！」

西環屈地街對面那個高四十呎的煤氣鼓(一八六五年建成，一八九六年更換)屬早期設計模型，用久了出現裂痕，跟着爆炸，鼓內五十萬立方呎的煤氣着火燃燒，剛巧風向陸上吹，屈地街後四分一平方哩內的街道全陷火海，慘絕人倫也。

晋成街這頭哭聲震天，二十碼外之加倫台，台後之保德街，及鄰近之遇安台等火劫難逃，尤其加倫台傷亡極之慘烈。加倫台居民欲往街上逃亡，火勢已直迫門楣，困於樓內不是辦法，急將起來紛紛跳樓，唔燒死都跌死。

在火警鐘不斷鳴響之下，全港火燭車雲集救火，火燭船亦出動，消防局自開埠以來首次破天荒徵用渡海小輪充當後援。災場附近之酒樓與餐廳變成臨時救護站，

救傷車來回「國家醫院」與「東華醫院」，兩院急症室擠滿人，哭聲震天。救人表現最英勇者，要算附近聖類斯工業學校的Father Wieczorek，當時他聽到巨響以爲地震山崩，緊急停課，率領弟子帶齊求生工具，殺去加倫台。神父單槍匹馬，投身火海連救多人，成一時之佳話。

火勢直到晚上才撲滅，以後幾天發掘屍體及找尋失踪者，引來成千上萬之華洋港民圍觀。加倫台可算死得人多，消防員曾在五平方呎之廢墟上發現七個燒焦的屍體堆在一起，全家人竟攬住一齊死，煽情之極也。好了，替煤氣鼓大爆炸算帳——

死者：四十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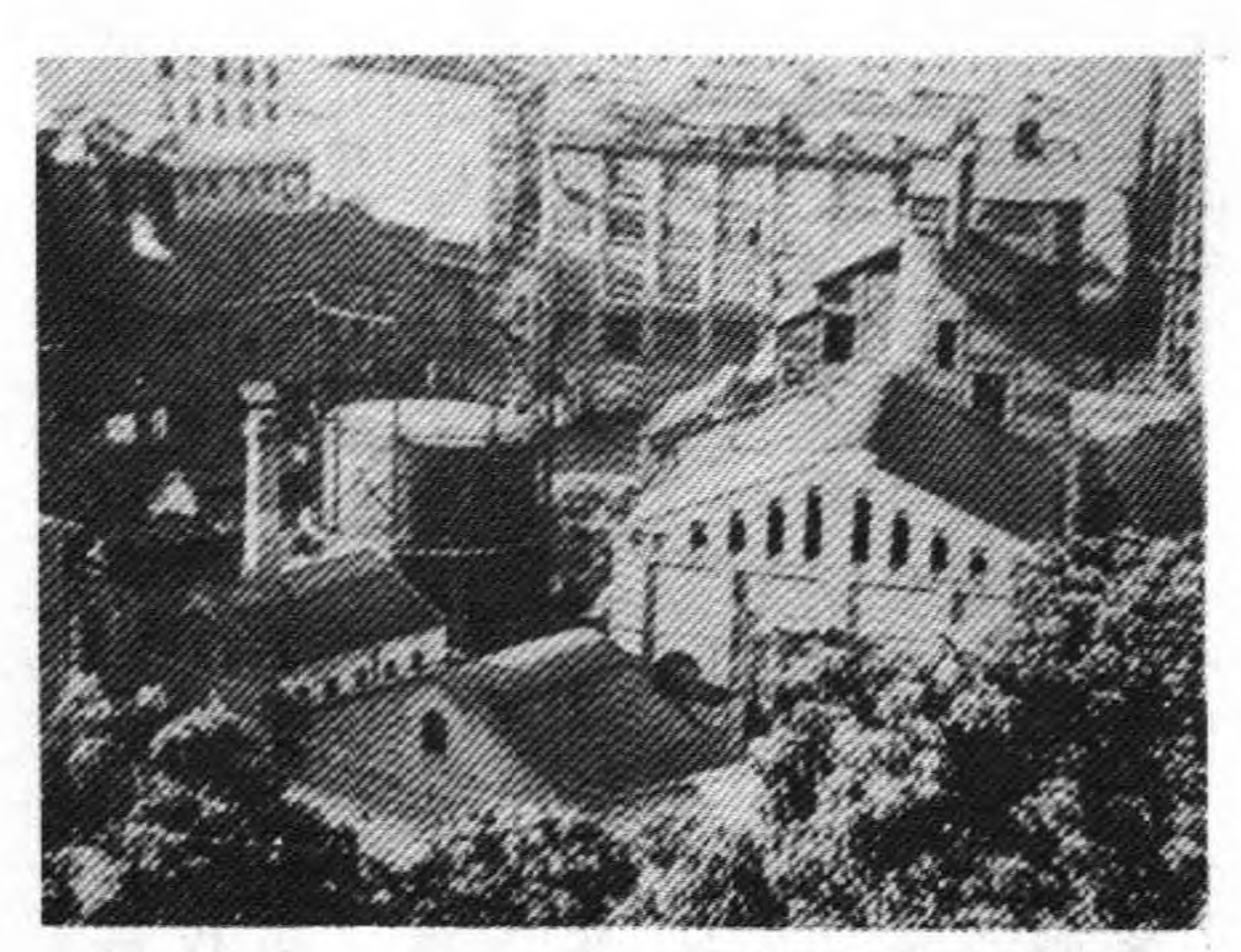
傷者：二百人以上。

災民：二百多人。

賠償：每人十六元（小童半計）。

調查：成立委員會聆訊數月，結論認爲出於意外，無人爲錯誤。

其時有識之士紛紛指出，外國煤氣措施，絕不會在鬧市內設煤氣鼓，「一鑊熟」正係好教訓。不過，當局沒有接受，新的煤氣鼓又在屈地街建立，直到一九六〇年才拆遷。



■劫後重建之西環煤氣鼓。

■最早期（第一代）之煤氣鼓形貌。

我要活下去

當「吳來源謀殺罪名成立，被判死刑」的消息傳開，香港潮州人個個磨拳擦掌破口大罵：「冤，冤獄呀，我哋要發起簽名運動！」竟一呼百應，二十多萬市民簽名營救吳來源……

此宗被普遍視為「冤獄」的案件發生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港島半山區，因連日豪雨，沿山頂纜車的水坑，山洪暴發；當日一場傾盆大雨後，有六具歐籍小童屍體（五至八歲），先後由半山水坑沖出海面。警方出動大隊人馬搜索水坑，發現有個身材瘦削的男子，正將濕衣卸下，放在坑旁的石頭上待曬，向他盤問，唔識應唔識答，開聲就是潮州話，立即鎖返差館，審個明白。

被帶警署問話的男子就是吳來源，二十八歲，潮州揭陽縣人，他早已嚮往到香港「打世界」（潮語，意謂「先捱份牛工慢慢上爬」），苦無盤費，潛乘「海片號」開赴香港，不料在輪上被發現，到了香港後，由唯一親戚「汕頭花邊公司」東主蔡漢洲給他補票贖身登岸。吳來源便暫住蔡之鋪頭，準備過兩天找事做，人生充滿希望也。

那天，在鋪頭吃過午膳，也飲過酒，沿雲咸街步上半山區瀏覽風光，自有一番

情趣，豈料忽來暴雨……（以下法庭供辭），避雨之際，但見山洪狂瀉，更聞洋童尖叫，他急奔近水坑，見幾洋童被山洪沖走，立刻躍入水中救人，已來遲一步，唯有爬上坑旁乾衣。不過，故事另有版本，該區住宅有一英軍少校夫人聲稱在露台眺望，目睹吳來源行兇，力證其時他將洋童逐個扛起，掟進山洪，非常冷血……

旅港潮州人紛紛自動合資，聘請大律師出庭替吳來源辯護，展開激烈論戰，提出很多疑點，例如行兇動機不明、唯一目擊證供未必可靠等，但晴天霹靂，謀殺罪名成立。同鄉們嘩然，正擬合資再打官司，竟有大律師挺身而出，免費爲吳來源洗冤。

潮州同鄉會氣極惱極，遂發起洗冤運動，將案情縷陳始末，印發傳單，向省港及南洋各州府散發；香港方面，更展開簽名運動，分頭派出義務人員上各茶樓、酒館、戲院、碼頭等徵求簽名援助，未逾月，簽名市民已達二十多萬。其時香港人口百萬餘，竟有四分之一數視爲「冤獄」，亦反映出司法當局之不得人心也。

案件審了七個月，法庭依然維持原判，吳來源大叫冤枉：「我唔想死，我要活下去！」

可惜，滿心「打世界」的吳來源始終打不出絞刑台。翌年，香港舉行英皇佐治第五登基銀禧紀念會景巡行，本應最熱心社會服務的潮州同鄉會竟恨極之下拒絕參加，正式「話之佢死喇」！

■案發現場，半山區山頂纜車所經之鐵橋底下的水坑。



從「揼坭西裝」說起

「揼坭西裝友」，呢句諷刺語係舊時港人譏笑嗰種好充洋化又著不起貴衣料西裝者。原來，三、四十年代香港，西裝是不普及的，只有洋行買辦、番書仔、公務員才會著，向英國「尖頭曼」(Gentleman)看齊，往上爬第一步也。

其時西裝料不多，夏天著лин，冬天著絨，衣料方面以「英國лин」及「英國絨」最名貴；靚西裝之外，還要配件靚恤衫，英國出品的「哥士模」、「摩利恤」和美國出品的「鴉勞恤」、「曼克頓恤」等；要扮得身光頸靚，五六百元起碼(其時市民入息平均每月六十元)，昂貴之極。

有一流衣料，還要有一流的裁縫，「怡安泰」(德輔道中二二八號)就是當時香港第一流的洋服店，而且歷史最悠久，後來(三十年代中期)才有「式雅洋服店」和「張活海洋服專家」與他競爭。

「式雅」(雪廠街七號)走新潮路線，比「怡安泰」較適合番書仔品味；「張活海」(大道中一一八號二樓)的西裝卻是荷里活電影的新時尚，最受時髦玩家及影劇曲藝界人士歡迎。不過，想找最高級的，大可以幫襯「連卡佛」西裝部的裁縫，百分之百

倫敦上流社會款式，出得大場面也。

好了，上海裁縫登場了，可能上海早就西化，其地裁縫特別懂得剪裁西裝，由三十年代開始「操刀」南來，旋即大紅大紫，令到港人有「唔著上海裁剪西裝，不如唔好著」之感。他們縫西裝的手工錢比本地的洋服師高出兩倍有多，而顧客一樣甘之如飴。

到了五十年代，洋服店招牌之下，差不多必附「上海裁剪」四個細字；其時，彌敦道和太子道一帶，是上海洋服店鬥爭最劇烈的地區，完全是上海派的，自然以海派爲號召，就是本地人當老闆的，也一樣聘請上海師傅壓陣。

一九五五年，據「上海縫衣業自由工會」及「上海縫衣職工總會」統計，香港只有一千二百名上海裁縫(包括縫製女服者)之少數，自然吃香；他們與東家關係屬分帳方式，一件西裝之製成，除開料錢，五五平分，而東家還得供他膳食呢。而且，挖角之風甚盛，老闆爲了爭奪人手，往往四六分帳(裁縫佔六)，甚而故意借貸，以金錢綁着他不走。總之，一個上海裁縫閒閒地搵幾百元一月，豐厚可及洋行經理的薪水，其時百業不景，惟獨「上海裁剪」一枝獨秀，不能不算怪事也！



■「張活海」之西裝大受時髦玩家歡迎。

譚神父始創老番粵劇

「英語鑼鼓大戲」，閣下見識過沒有?乃係香港獨創，既有鑼鼓亦有袍甲，與粵劇無異，唯一不同者，對白及曲詞，全部英語也。

粵劇在戰後香港非常流行，影響所及，連外國遊客都總想辦法得看大戲，雖然唔知嗡乜唱乜，但華美的戲服和熱鬧的鑼鼓，卻特別吸引他們的興趣。因此，其時之尖沙咀有家夜總會，經常表演獨幕粵劇，吸引班番鬼佬。

就在此基礎下，「英語鑼鼓大戲」得以登場，其始創者乃外國人——「華仁書院」的譚壽天神父。譚神父早在三十年代已抵港，精通廣東話，非常愛睇大戲，迷上粵劇的戲服和故事，很想推廣給外國人，但苦於曲藝修養不夠。於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間，他改編了兩齣粵劇爲英語話劇，組織校內學生穿着粵劇戲服，大講英文，雖然冇唱曲冇鑼鼓，但種下了日後搞「英語鑼鼓粵劇」的決心。

一九四七年，譚神父得助於「華仁」畢業生黃展華，編寫了「一女配三夫」的英語鑼鼓粵劇，將小曲撰成英文，用粵劇鑼鼓、粵劇做手、粵劇梆簧，用英語唱出。這戲在「華仁」連演數晚，十分受落，便奠定所謂「英語鑼鼓大戲」之地位，而專演番鬼

粵劇的「華仁戲劇社」也正式成立。

劇社的成員，男生是「華仁」，女生是「聖心」，譚神父還請了粵劇界耆宿肖蘭芳（人稱「光頭超」）做教戲師傅，後來羅品超又義務教他們舞台技術，還有，「花旦王」陳非儂亦應邀執教，還做了該劇社的顧問。而正統粵劇界亦有些「番書女」，對演番鬼粵劇好有興趣，如鄭碧影、胡笳（陳皮梅之女）和謝雪心（白雪仙徒弟）都先後替劇社做過花旦。

這個劇社每年上演一個劇目，由學校禮堂演到大會堂，而且演了二十多年（劇目有「鍾無豔」、「王昭君」、「楊貴妃」、「刁蠻公主戇駙馬」、「多情種子」、「金雀緣」、「孟麗君」、「金釵緣」、「醉打金枝」、「花木蘭」、「佳偶兵戎」、「鸚鵡前頭不敢言」等），經常見老番觀衆高朋滿座。劇團全盛時曾赴菲律賓馬尼拉的「新文化館」演出，深得馬可斯夫人讚賞。不過，進入七十年代，香港粵劇衰落，連帶「英語鑼鼓大戲」亦要消失也。

究竟對老番粵劇點睇法？劇評前輩呂大呂有此說：「照想一定是演來非驢非馬，有點滑稽。但在事實上竟大大不然。每一個演員演出也極有戲味，極有粵劇準繩，每一段曲都具見撰曲人的不苟且，匠心獨運。」



■以前尖沙咀有家夜總會，經常表演獨幕粵劇，吸引番鬼佬遊客。

搭「霸王電車」大鬥法

「叮，叮，叮！」電車緩慢的在軌道行進，兩個少年追着電車尾，看準扶手、鐵柱之類，伸手抓住，跟着車跑兩步，提氣縱身，敏捷地上了車。遇到車廂迫得擠不落，冒着險身子掛在車外都要搭，只爲不付車資，此乃戰前香港人搭「霸王電車」風氣也。往往一架前進中的電車，車外掛着多名「霸王」如蟻附羶的，倒算是都市奇景（有圖爲證）。

何解有此風氣出現？因爲戰前電車費昂貴，樓上一毫，樓下五仙，其時生活程度，一毫子夠吃一頓粗飯；一九三六年電車公司減價，樓上六仙，樓下三仙，仍然昂貴，因爲六仙夠吃三碗白粥和兩條油炸鬼。

於是，有福至心靈者，見當年之電車沒有鐵閘，雖有小鐵欄或鐵鏈，但從不關上，特別車尾大開中門，上落口寬闊，只要追上去，看準機會，飛身躍上，車頭把守的售票員未必看到，而且一個售票員兼顧樓上樓下，警覺不高，這便大模斯樣迫入車裏找個位坐下。有些只打算搭一兩個「霸王站」者，懶得迫進車廂，就只掛在車身外，風涼水冷，跳車容易也。售票員亦非善類，磨拳擦掌撲過來。有人大叫「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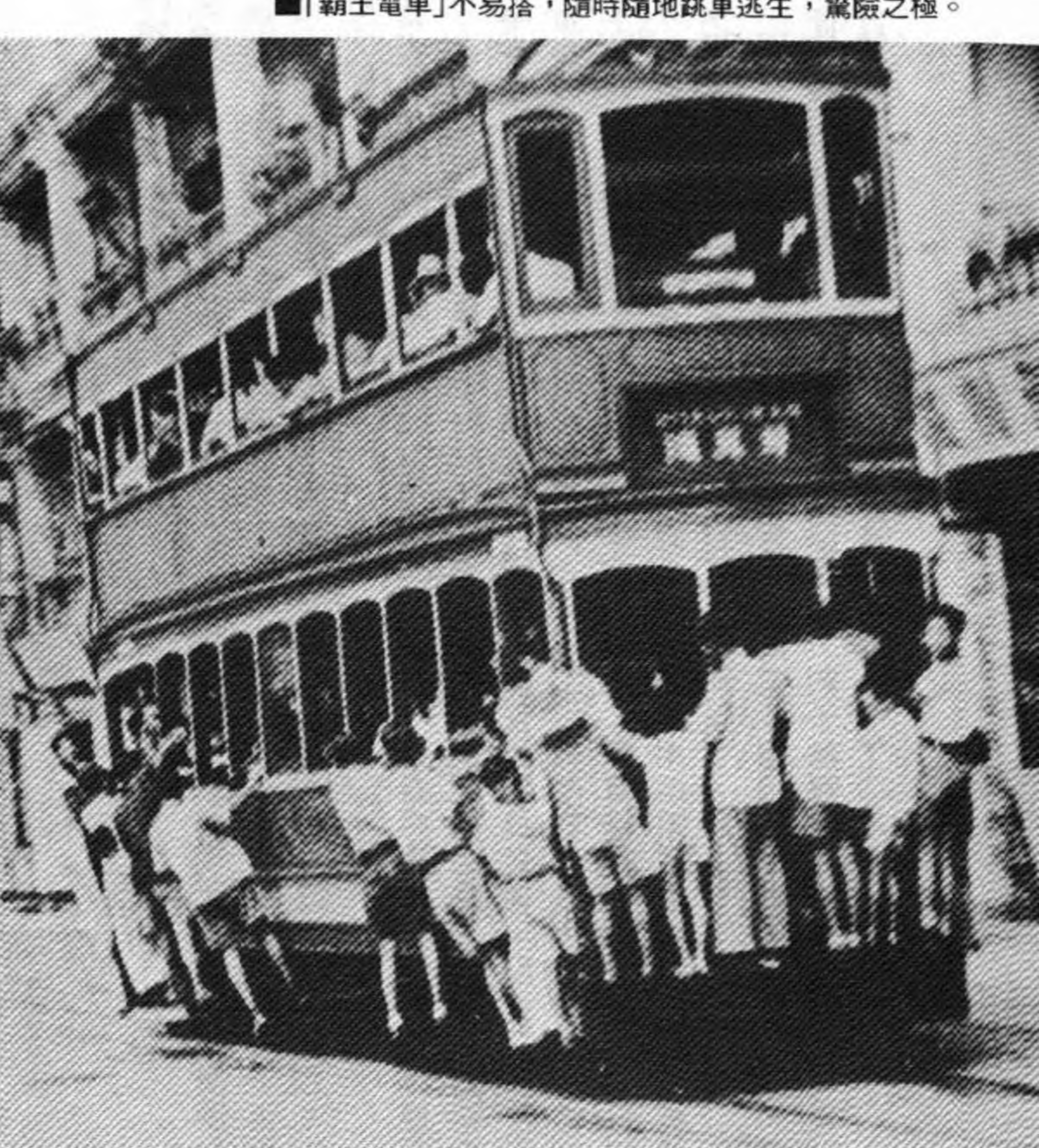
水」，頓時鷄飛狗走，集體跳車，場面悲壯。

「跳電車」很講功夫，首先睇清楚地面有冇障礙，先放左手左腳，身體慢慢放低，略彎腰肢，然後躍下，着地時要順勢走幾步才停下來，眼睛平視或向上，否則很易摔倒；武林高手跳車，着地後馬上大轉身一百八十度，就可以抵消前衝力，此一招名「鷄子翻身」也。

戰後電車改建，設有鐵閘，從此「霸王車」不易搭，但蠱惑乘客又使新招，他們持着舊車票乘車，以手指遮掩車票號碼，在售票員面前揚兩揚，瞞天過海，遇稽查登車，急飛身撲向售票員主動購新票。又可暗中與奸狡售票員私通，配合「收票尾」勾當，落車時暗中將車票交回對方，得票價一半「回水」，而售票員魚目混珠，當新票賣給剛上車搭客，因爲票子都是同一程車上的號碼，就算稽查到來查票，都發現不到破綻。更毒辣招數，搭客趁售票員忙碌分神，索性用僞幣或價值較低之外幣購票。被騙之售票員收工結數，便要賠償給公司，慘到極。

一九二七年法庭案件，有個售票員被告行使僞幣找贖，他自供因誤收假錢，害怕賠償，便想搵另一搭客笨。法官認爲可以原諒，判予無罪，並指斥電車公司規例對員工不近人情，理應改善，這倒算是鋤强扶弱也。

■「霸王電車」不易搭，隨時隨地跳車逃生，驚險之極。



磨剪剃刀飛髮佬

理髮也者，港人愛稱「剃頭」、「飛髮」、「剪髮」之類，屬民國成立後之新興手藝行業，期間由剪辮到剃頭（即剃光頭），由剃頭到陸軍裝（又稱「平頭裝」），由陸軍裝到花旗裝，修髮的次數愈加頻密，飛髮鋪生意愈是成行成市。其時之髮型，通常長得三兩星期，毛髮參差，被迫又要光顧理髮店了，此所以香港吃這門飯者，淪陷前已有一萬之數也。

雖然好多人以此搵食，但行業停留於封建制度。首先，此手藝無專門學校訓練，要學的話就得拜師，先替師傅做些雜務和在旁觀察，看久積得些心得，再獲師傅略作指點，如是者最少三年始算滿師；學師期間沒有薪金，只有兩餐，但如未滿師而擅自離去的話，則可能被追補伙食也。滿師後，皆接受低微薪金在原店工作，吸收「臨牀經驗」，通常一遇到剃面，尤其見顧客有鬍鬚者，持着剃刀，手騰腳震，不知如何落刀（有所謂「新學識飛髮就撞到鬍鬚佬」的廣東俗語，表示棘手之謂也）。

通常顧客會感到持刀的新丁在危及他的性命，這便大嚷大叫：「老闆，搵個新仔同我剃面，想收買人命咩，即刻換人喇！」

唉，乜尊嚴都冇晒，但要把握剃刀實在不易，新丁惟有用自己做實驗，日日操刀剃自己的大腿、小腿及其他有毛部分，直至練到手非常定了，才有膽再度操刀子上場。由學師到能獨立處理一個頭，好可能花掉五年時光。好了，與東家的合作關係才有點變化，以後是分帳的形式，老闆佔收入七成，剃頭的只獲三成，一於咬實牙關捱上十多年(如果沒有輸光字花)，積些資本，開間小鋪，可惜，屬極少之數，而大部分的遭遇，可總結於《美髮特刊》(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描寫：

「我們這種職業，自二十歲至四十五歲是工作時間，二十歲前是學習，四十五歲後便因眼力與體力的關係，不得不停止工作了，所以很多同業年老無力或染病而不壽……(原因)工作時間太長，差不多整天的光陰也放在店中，以致精神不足……又因工作的時候，不敢呼吸，恐怕呵氣在顧客臉上和吸收顧客所呵的氣，身子漸漸衰弱下去，到四十五歲的年紀，那裏還能工作呢。」

這本《美髮特刊》的出版，其實標誌着香港理髮業新時代的出現，因為一九三九年第一個飛髮佬工會成立，就是「港九美髮業工會」，為理髮工人爭取福利，旋即出版《美髮特刊》以為喉舌，反擊「封建」也。



■五十年代乃舊式飛髮鋪之黃金時代，經常人山人海。

是是非非一把刀

香港理髮業，直到戰前，只有廣東人經營，上至老闆下至理髮匠皆粵人天下，但存在着無限隱憂。因爲同業惡性競爭，工人薪額低微，又工作時間延長，隱隱可見崩潰之徵象也。於是，一羣「志士」鄺修華、何文、葉煥艮、陳子龍等決心奔走呼號，希望組織一個美髮業團體，但同行如敵國，談何容易……

還是「國難」團結了大家，當時「寶血蚊香公司」東主沈香林在鄺毓燕的店子裏理髮，突然靈機一觸：「何不聯合理髮同人，將原定價目增高少許，所增者捐作抗戰後援之用！」並自願付出三千元爲籌備費，租用大道中三十三號三樓，成立「港九美髮業賑災會」，時爲一九三七年，先後發起各種籌款運動，當然最特色者是「義剪運動」（如「七七義剪」、「九一八全行義剪」）了，理髮業初次大團結也。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港九美髮業工會」正式批准成立，由幹事到會員皆清一色廣東人，而且是勞資雙方合辦的工會，亦經多次開會，各爲利益奮鬥，始達成二十四條的「港九美髮業東西家公訂協約」，把收費、待遇、工資等制度化過來。如今重閱協約，可窺當時理髮業之若干面貌，例如：

●男女理髮分甲乙丙丁四等（男界甲等修髮剃鬚洗頭收六毫五仙，丁等收二毫六仙；女界甲等修髮剃面收五毫，丁等收二毫五仙）。

●工資計算，以生意進入額，東家佔六成五，西家佔三成五之分數。

●凡店號須夥伴穿著西服者，其洗西服費用，甲等理髮以下應由東西兩家平均負擔，特等則全由東家負擔。

●凡店號夥伴膳宿，全由東家供給。

●規定東家供膳兩次，每次餸錢四仙，端午節粽錢五仙，中秋節餅果錢二毫，歲晚每人臘味錢四毫等。

但好景不常，戰後香港的理髮業再度陷於自相殘殺的競爭局面，一向揚威國內的上海理髮匠大軍殺到，他們西裝筆挺，剪髮時戴口罩，幾個小工服侍一個客人（洗頭、刮面等皆分工），「派頭」十足。

廣東佬奮勇抗戰，甚而使出「奉送揸骨」絕招亦難挽頹勢，結果逼到「靠邊站」，淪爲「街邊檔」，還要給市政局徵收「靠牆檔位牌費」，納唔起牌照實行「走鬼」，時人稱之爲「走鬼飛髮鋪」也。



■五十年代粵人理髮勢力沒落，淪爲「走鬼飛髮鋪」者甚衆。

香港公廁話滄桑

香港開埠初曾立例禁止路人隨街便溺。這件事早載於晚清張德彝所著遊記《航海述奇》，張德彝是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中國派遣第一批赴歐洲的考察團成員之一，當年三月六日他從北京乘船抵達香港：「乘小舟登岸，道途平闊……其地約不准行旅路傍便溺。」

這反映了一個有趣的情況，就是早期中國人並無公廁觀念，隨街小便，洋人看不過眼，所以立例禁止也。

不過，早期公廁建設不多，甚至酒樓茶室等最普遍之公衆場所，亦多數不設廁所，人有三急，還是找條橫巷就地解決吧。於是，香港那些橫街窄巷簡直臭氣沖天，俗稱「屙屎巷」，分明是對禁例的諷刺。

香港早期的公廁多設於地底，以其難登大雅之堂，不像今之美輪美奐，鮮艷奪目；而且「重男輕女」，只設男廁，不設女廁，因爲其時女性在戶外工作活動的不多。這些「地下室」靠火水燈照明，而且未有水廁清糞，其惡臭竟比「屙屎巷」更甚也。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市政衞生局始向港人灌輸水厠觀念，想陸續將公厠現代化，還通過法例限令全港酒樓茶室在四一年六月之前，一定要設立水厠。但酒樓茶室界老細們認爲係「無理取鬧」，聯袂向港督請願：「地底糞渠唔夠，水厠整來有乜用？」嘿，想來亦有道理，一於大興糞渠，豈料日軍打到嚟，香港淪陷……

甚至香港光復後，港人還照樣隨街屙屎，政府立例重罰，當時情形：「隨街便溺，可受罰二百五十元……獨惜目前港九各區之公厠現狀，未稱滿意，公厠內夜間缺乏燈火，僅有微弱之火水燈，間有屎尿狼藉，於是如厠者，每多視爲畏途，不敢深入，以防一腳人屎及强盜劫掠也。以故隨街便溺之風，又復熾盛。」（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新生晚報》）

在治標有必要治本之形勢下，戰後之公厠發展便一日千里，甚至有人認爲今日之香港，公厠之多屬世界之最。這點，筆者懶得理會，不過，香港世紀初之「地底公厠」僅存者還有多少，倒值得清算一下……唔，似乎就只存三個，都在港島中環，皇后大道中有一個，士丹頓街有一個，石板街有一個，總應該列爲歷史文物也。



■一九四六年石板街全貌，右下角箭嘴所指係碩果僅存至今的地底公廁。

淪陷秘史之一：電影

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沒有正式拍攝過電影，因爲日本軍一佔領香港之後，對港產電影內容加强限制，防範影人從事反日宣傳，更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頒發七條「映畫演劇檢閱規則」，極爲嚴厲，對愛國影人打擊沉重，使他們不敢在香港拍電影。唉，那時期，片場冷落，荒草處處……

很多香港的電影工作者都設法逃亡，走不掉的都被强迫從事文藝表演，宣傳「大東亞聖戰」（最出名的要算話劇「香港第一百回聖誕節」）；豈料六月的某天，他們突然接得通知：「你哋有戲拍嘞！」大家正感莫名其妙，當天的《南華日報》（隸屬汪僞政權）已有報導：

「（中央社）日本電影名導演六車先生領導下之日本男女明星一行十數人，爲拍攝『香港攻略戰』影片，連日均在深圳及九龍各地拍攝外景，成績至爲美滿，茲聞今明二日，拍攝關於戰爭之部分，因之不免有機關槍或大炮之聲，附近居民聞之，幸勿自相驚擾云。」

甚麼驚擾呀？人到此時早已經痳木了。而港督府竟被徵用來拍電影，亦只此一

次也。《南華日報》幾天後再有新聞：

「(中央社)連日進行拍攝『香港攻略戰』影片，異常積極……復得本港影界聞人楊工良爲監督，男明星謝益之，女明星紫羅蓮加入，人才鼎盛，此爲大東亞聖戰後，日華電影界第一次合作……預料該片前途異常美滿，將打破東亞電影之新紀錄，俟拍攝完竣，將至東京拍攝內景云……」

果然當年的七月，紫羅蓮(與永田靖、伊澤一郎等做戲)跟外景隊赴日本替該片「埋尾」，臨行時更在「松原大酒店」召開記者招待會，早就背熟日人預寫之「劇本」，席中大發「議論」曰：「此次因拍攝『香港攻略戰』影片，有機會到友邦日本去觀光，很是欣幸。日本是先進國家，電影藝術很是高明，本人此行盼能有所收穫，自大東亞聖戰發生，日本國民不論男女老幼……都貢獻了全力……而日本女性，平時已經是以勤儉溫和著稱於世，所以我此行……更願把耳聞目睹的日本女性緊張的生活態度，告訴我們婦女界，使她們有所借鏡。」(《南華日報》中央社特寫稿)。

至今，這「香港攻略戰」竟成爲一個謎：該片有否拍好？有否放映？故事講甚麼？是否尚存於世？應否算是淪陷時期唯一的香港電影？



■參加「香港攻略戰」拍攝之粵語片女星紫羅蓮。



■其時所謂「攻略戰電影」其實是戰爭宣傳片，各國都有拍攝，這是中國拍攝的攻略電影廣告一幀。

淪陷秘史之二：風月

日本軍隊制度，是有所謂「軍妓」之設，以供日軍官兵洩慾也。這種軍妓的組織，分兩種：「慰安所」和「吾妻屋」。「慰安所」是最低級和最普遍的，那些「花姑娘」是從各地淪陷區強拉活捉而來的。「吾妻屋」比較高級，只供軍曹級以上之軍官的，屋內妓女都是日本和臺灣來的「慰安團」。香港淪陷時，日軍的紅燈區便設在灣仔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副總督平野茂通知防衛司令部岡田梅吉，要在港島設立「慰安所」五百家。岡田梅吉便指揮大隊日軍，將洛克道封鎖，個個配上刺刀，時而喝打路人，時而開槍，故意製造恐怖氣氛，跟着逐家拍門，限令三日之內盡數遷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個個嚇餐死，紛紛收拾細軟，急急逃亡。

雖然「慰安所」有五百家之多，但「吾妻屋」就只得一間，做成將官界出現大量「慾海飢民」，怨聲震天，副總督急謀對策，漢奸界好色之徒提議：「不如開放石塘咀罷喇！」

石塘咀烟花之地，淪陷之後，全部被封禁。憲兵隊執行「佔領地政策」，禁跳


舞、禁打麻雀、禁嫖妓等，認爲這樣「杜絕人民趨於浮華奢侈陋習，縱情恣慾俱樂部決不認可」云云（《南華日報》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是塘西花月凋零，酒家關門，妓女們冇工開，早就四散東西，落得個聲沉影寂也。

好了，總督磯谷廉介考慮過慾海形勢，決定妓繼續嫖，將石塘咀劃爲「娛樂區」，將全港之妓寨、導遊社等都集中在這一區，限制一切賣淫事業或尋芳行徑不能出該區之外，實施期乃係當年之十一月一日，「慰安所」設立三個月後之事也。

其時塘西著名的「金陵」、「廣州」和「陶園」三個大酒家都相繼復業，附近全部包圍着妓院，據登記竟有五百多家，時人描述：「鶯鶯燕燕，穿穿插插，羣雌粥粥，爭妍鬥麗，走馬皇孫，如歸舊地……」（《南華日報》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

浪漫、頹廢、腐爛……試想想，淪陷歲月，人間再沒有希望，縱情肉慾彷彿是唯一的逃避現實手段，而到了戰爭後期，日軍大勢已去，那些軍官敵僞等日夜流連塘西，朝生夢死，唉，全都是困獸！



■石塘咀之廣州酒家全貌，後面是金陵酒家，四周妓院林立。

淪陷秘史之三：酷刑

日治時期，憲兵隊惡晒，每認爲行動稍有可疑者，即指爲「重慶特務」或「盟軍間諜」，加以拘捕，又漢奸密偵每因勒索不遂或挾私怨，插贓嫁禍的，總之憲兵部每日「客似雲來」，酷刑大展，場面極之悲壯也。

憲兵隊的天字第一號酷刑，最慘絕人寰者，非「水刑」（通稱「灌水」）莫屬，刑具獨沽一味——就係水，既不須拷打，但比拷打痛苦萬倍，想出咁嘅方法，簡直係別出心裁。

首先，將受刑者用繩索仰面綁於大板牀上，再以毛巾覆其臉孔；跟着，行刑者平持水管，管的一端納入水池或大水桶中吸水，另一端則對準此人口鼻部位，源源不絕的灌着水。當面上毛巾濕透，當呼吸開始困難，鼻和口張得更大，水就滲得更多，噢，連喘氣都成問題，身體內各個器官都感到水……水……發脹……發脹……


過得一句鐘，水滿五臟六腑，全身腫脹，好似街市的「吹水」豬隻，眼耳口鼻竟溢着水，到這時氣若游絲，與被溺之陳屍冇乜分別。「唔畀佢死住！」施刑者冷笑，停止灌水，朝着腫脹如大鼓的胸腹一腳踩下去，「哇」的一聲，其人七竅噴水如柱，

慘狀不堪入目。

如果嫌未夠惡毒，還有「灌酸辣湯」，乃將大量辣椒油混和白醋之中，用同樣方法灌入口鼻，那種灼熱的煎熬，足以使人眼珠爆裂……憲兵部，港人索性通稱爲「灌水大本營」，凡老弱者受「水刑」，決無生理，是爲「死刑」也。就算强壯者，捱得過獲釋，其人亦廢耳！

好了，再談天字第二號酷刑，叫做「放飛機」，是用四條粗鐵線把受刑者的雙手大拇指及雙腳的腳趾公纏繞扭實，再結駁於一根蔴繩上，就這樣將受刑者的身體離地吊起來。試想想，單靠大拇指或腳趾公承受起全身百多磅體重墜力，手指和腳趾骨節固然痛得入心入肺，全身骨節亦嘞嘞作響，慘過生撕活剝，體格愈壯碩者，墜力愈重，所受痛苦愈甚。受刑者一被吊起，便痛至冷汗齊標，不過五分鐘即暈死，好易玩完也。

憲兵部，乃係地獄門，捱得過「灌水」，捱唔過「放飛機」，簡直有入冇出，其時港人流行一句俚語，講日本軍的憲兵部，連「風吹入去亦有三日受苦至出得番來」也。



■日本憲兵部酷刑「寫眞」：

淪陷秘史之四：爭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港督楊慕琦宣布停戰，香港陷落，集中營開放。跟着，日總司令酒井隆中將在「半島酒店」設軍政府，暫時兼理民政，所貼首張告示，年號「中華民國三十年，昭和二十一年」相提並立，可見其政策之混亂：尚未知如何統治香港，總之唔畀英國佬玩也。

不過，香港的「行政眞空期」有必要解決的，於是淪陷後第七天，「興亞機關」（情報組織）在「香港大酒店」設立，邀請（實在變相拘留）顏惠慶、許崇智、胡文虎、陳維周等紳耆三十多人討論「民政」云云。

淪陷後第八天，「上海銀行」二樓設立「民政部派出所」，處理一般政務，如「保護港民財產，配給食糧」云云，但仍然沒有明確一個「政府機構」出現呢。「「老花鏡」係時候爆番件鮮爲人知的淪陷秘聞：上海日軍勢力想成立敵僞「香港市政府」，豈料搞到「倒瀉籮蟹」咁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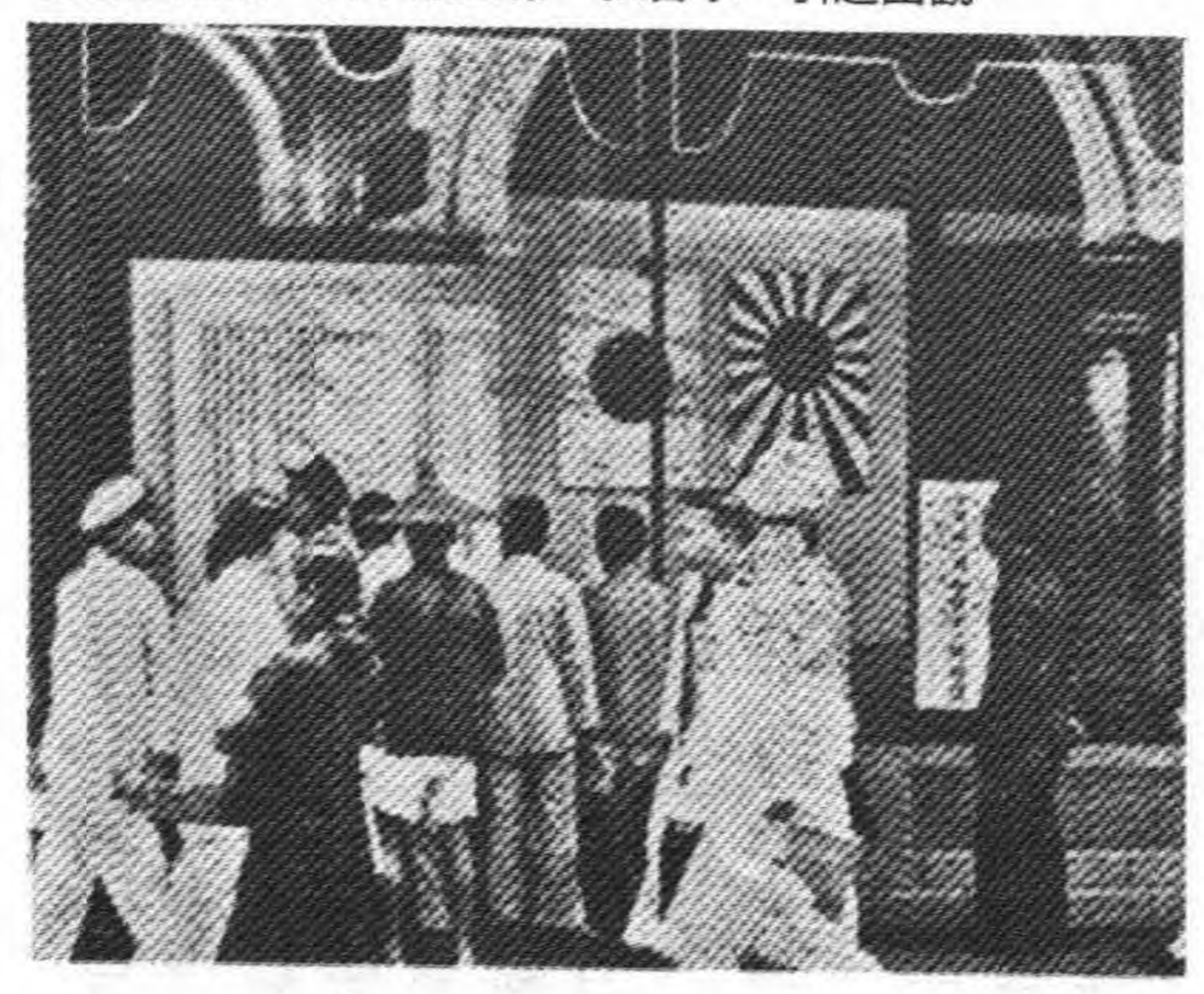
淪陷後第十天，一架神秘的日軍飛機自上海抵港，四個神秘的中國人下機，忽忽的乘炮艇渡海，落腳「興亞機關」，在那裏設立臨時辦事處，秘密接見香港商紳政

界人物，他們四人全都操上海話：「是上海日軍方面找我們來的，他們已擬好一套香港市政府組織大綱，需要你們的意見和幫助呢！」

這「敵僞四人組」，爲首姓王的將會出任「市長」，姓韓的出任「秘書長」，姓朱的出任「社會局長」，此三人乃係上海商人，還有一個姓顧的是醫生，將出任「衞生局長」。全都是烏合之衆，沒有半點執政經驗，也沒有甚麼實際權力，所接見的本地各界有頭面的人，對他們反應冷淡敷衍了事。而面對的又是一大堆難題，特別行政方面，政府的高級官員，大機構的高級職員、技術人員等全都是外國人，如今不是溜走，就是關進集中營，如何能令政體繼續運行，工商機構繼續操作……「這個嘛……唔……」簡直手足無措，但市面不可以繼續蕭條下去，船塢、碼頭、錢莊總不能永遠封閉着的……「香港市政府，這個嘛……唔……」

亂了好幾天不得要領，「四人組」飛回上海，似乎溜之大吉，因爲淪陷後第二十七天，東京軍方正式宣布委任磯谷廉介爲香港佔領地總督，將香港列爲軍區而非僞政府（「國人治港」的政策被否認），於是留下一個難以解答之謎：「上海軍部與東京實力軍人在爭權奪利，顯然不合乎武士道精神，爲甚麼？」

■香港陷落，日軍貼出第一張告示，引起圍觀。



■香港淪陷，英國佬冇得撈，全部關進赤柱集中營。



淪陷秘史之五：糴米

三年零八個月，香港人捱六兩四米，個個捱到面有菜色，皮黃骨瘦也。

其時港人每日一焦慮：「唔知糴米站有冇米糴呢？」所謂「糴米站」（港人稱「買米」爲「糴米」），即設於每區之「米糧配給站」，每朝天未光已經大排長隊……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日總督磯谷廉介修訂「佔領地（香港）法例」，港九就分設爲幾十個區域，由地區事務所管轄。而區域名稱相當日本化，例如九龍塘名「鹿島區」、深水埗名「青山區」、紅磡名「山下區」、石塘咀名「藏前區」、西環名「水城區」、跑馬地名「青葉區」、鵝頸名「春日區」、九龍城名「元區」等。每區之「區政所」，所長爲日人，後期易名「區役所」，所長改由華人充當。

港人是沒有搬遷自由的，要向區役所登記，最重要者領番張米糧證，往附近之「糴米站」輪候米糧。

由於每區之「糴米站」只得一、二個，故輪購者的人龍延綿數條街，要出動大隊日軍維持秩序。這些日軍簡直惡到極，不時的使用槍托、皮靴向人龍亂打亂踢，野蠻起來捉某人出來指他「打尖」，就地毒打一頓。唉，亂世浮生，要忍辱負重呀！

好了，輪得六両四米，有血有淚，發現米碌碎得很，多砂和穀殼，簡直粗到「唔恨」，就咁食定必咬崩牙也。於是，首先用筲箕篩米去砂，然後將之倒入玻璃瓶子裏，拿隻竹筷子不停的插進去，以去其米殼與粗皮。其時，但見家家戶戶，大人小孩，一有閒暇，便拿着玻璃瓶、竹筷子去「椿米」，倒算奇景也。當突然吃到一頓「油粘」，歡喜若狂，甘之如飴，「唔駛食餸」都夠一餐耳。

到淪陷後期，連六両四的配給都沒有，有錢的可以購買黑市米補充。米貴，買不起，就吃雜糧，但粉麪也不便宜。用以代替米的，是眉豆、白豆、番薯、麪粉、粘米粉。等而之下，窮人家吃的是木薯粉，這木薯粉是沒有營養的，只能「頂肚」充飢，吃進肚子，打個轉出來；稍有能力的，是一頓木薯粉，一頓別的，或每頓木薯粉都攙點其他的食糧。

淪陷求生之道，首要就係醫好那個「飢荒肚」，甚麼人性尊嚴，且留待太平盛世再說吧！



■戰時漫畫：「糴米站」大排長龍情景。

淪陷秘史之六：禁歌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塘西風月區開放，酒樓茶室夜間的歌壇亦開始復市。麻煩也就來了，因爲女伶所撰唱之曲本，大都爲戰前之舊作，其中曲詞之意義亦有反日者，一間酒樓的主事與歌伶曾因此而被拘入憲兵部，差點性命不保也。

十二月八日，憲兵部公布大凡歌壇點唱曲詞須經當局檢查：「舉凡一切歌詞含有煽動性或與大東亞思想有違背者，均在嚴禁點唱之列……其所唱之歌曲，是否有違背當局之意旨，該唱者及該茶樓主人苟對於曲本內容稍加留意，則自能得知，實屬責無旁貸，故今後若有發現點唱與當局意旨有違之歌曲，不獨唱者須負責任，且茶樓亦須受罰，故各點唱歌曲者，應先將所唱之歌曲，交該管地區之憲兵隊檢查許可後，然後公開點唱。」(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南華日報》)。

其時好多歌曲被禁，官方指示：「點解你哋唔唱李香蘭嘅時代曲？」於是，爲了求生，歌壇被迫唱起「支那之夜」、「蘇州之夜」等……

或問：「李香蘭係何方神聖？」

她替日人拍片，替日人唱歌，原名是山口淑子，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二日在東北

撫順出生，父親是「滿鐵」服務的日本人山口文雄，母親是個中國人，後來認了僞軍司令李守信作義父，改名李香蘭。在當時，她算是「豪放女」一名，懂英語、俄語、駕汽車、騎馬、唱歌、演話劇等。

一九三九年，僞滿洲成立，跟着「滿洲映畫會社」組織起來，李香蘭就成爲當家花旦，她主演的「白蘭之歌」(和主題曲「滿洲姑娘」)在日本大受歡迎。跟着就是「支那之夜」，演一個中國女游擊隊員，被日軍「感化」，因而「投誠」，跟着高歌「支那之夜」一曲，竟成爲當時最著名之時代曲也。

這「支那之夜」曾在香港「皇后戲院」放映，因爲怕「支那」二字引起港人反感，便改爲「琼宵綺夢」，豈料，當觀衆看到游擊隊高舉國旗時，個個情不自禁的拍掌歡呼，一時間全院掌聲歷十幾分鐘不絕，竟把在場的日本官員氣得半死，立刻撕掉「親善」的假面具，召來大批荷槍實彈的憲兵，衝入戲院拉了五百多人，酷刑侍候，其中百多人就被半夜拉去殺了頭！



■李香蘭(又名山口淑子)，現日本參議院議員。

淪陷秘史之七：屠村

日皇裕仁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投降，顯然是對武士道無情的打擊，使到很多軍人失去常性，陷於瘋狂：「百架也魯，我要屠殺！」於是，投降之後第四天，大嶼山銀礦灣竟爆發冷血的屠村事件……

事情要追溯到當年的五月，日軍在大嶼山發現游擊隊，齋籐中尉帶領部隊駐紮銀礦灣山頭，五月四日在黃倉埕地方被游擊隊襲擊，齋籐和四名日軍遇害。五月十日，瘋狂的岸保夫中尉到銀礦灣接防，頻頻騷擾附近村落藉名搜索游擊隊。

八月十八日，冷槍一響，站哨的日軍倒斃沙灘，岸保中尉見涌口村隱約有槍火，非常憤怒，帶領着柳澤准尉、松本曹長、內田曹長、兒玉曹長、吉川伍長、神代伍長等十多名軍人，殺入村內。

村民見來勢洶洶，紛紛往山上逃竄，而岸保下令開槍，多人中彈；日軍忙於搶掠村中鷄鴨，無心追殺上山，村民才執番條命也。

走不掉的村民全部被吊起毒打，繼而灌水，岸保中尉脅迫梅窩村長林福和梅窩自治會主席曾三利，供出游擊隊所在。兩位父老大叫冤枉，岸保怒喝：「打，打，

打到佢認！」

那天，整條村就是慘叫，就是啼哭。夜了，有一種悽涼的靜，沙灘上有日軍在掘坑，林福和曾三利傷痕纍纍的押出來，被用黑布綁眼，强迫跪下，岸保中尉拔出軍刀，月影之下寒氣迫人，大喝一聲手起刀落，兩顆人頭飛起，跟着用白色手帕抹刀上的血。未幾又押出兩個村民，輪到內田曹長表演刀法，然後四個屍體被埋在坑中。

次日，岸保下令放火燒村，向另一條村推進，如是者射殺、搶掠、斬頭、放火，直至八月二十六日，銀礦灣的村落差點夷爲平地。

同年十二月四日，銀礦灣村民在深水埗集中營認出岸保等十多人，於是召開軍事法庭審訊，歷時二十二日之久，直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審竣，岸保夫、松本和內田被判絞刑，柳澤和神代判監十年，吉川判監八年，兒玉判監五年。

事件告一段落，不過留下一個謎：是次屠殺究竟死了多少人（由六到十六個不一）？因爲各村的目擊證人都有不同講法。

■日軍屠村慘況。



淪陷秘史之八：黎明

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香港是個死城，盟軍的飛機不停空襲，殃及民居，死傷不少，生活實在太困苦，人人都在挨餓，不禁嘆着：「唉，幾時至見到天明！」

大約是八月十日吧，香港一部分敏感的人已經感到異樣，「日本人打敗」的謠言滿天飛。於是澳門偸運來的報紙首先刋出了原子彈炸平廣島的消息，人們心裏就充滿了沉默的興奮。一個在日本機關做事的市民，洩漏消息：「近幾天，頻頻在燒文件呀！」

八月十四日的中午，香港的市面上還是那麼死氣沉沉，所有的日本商行突然關門，把中國僱員都趕出來，有人偸窺，竟發現全部日人跪着痛哭。當時街頭市上看不到一些異於尋常的跡象，但「日人跪着痛哭」的消息卻四方八面的傳開去。

當日下午五時，在「告羅士打大厦」（改名「松原酒店」）的前面，千千萬萬的長劍長靴的「大日本皇軍」齊齊跪滿了畢打街和「昭和通」（電車路）的馬路中心，恭聽着大鐘樓上「放送局」播出「日本天皇投降大詔」，場面相當悲壯也。

「眞係投降呀？」大家都在竊竊私語，「點解冇中文廣播？」

有了，六時過後，「松原酒店」的擴聲機，平時是廣播「皇軍戰勝新聞」，現在卻由廣播員宣布天皇陛下投降的詔書，接着是香港日軍當局的安民布告，說甚麼一切等待盟軍的接收命令，叫市民安居樂業不可妄動云云。每小時廣播一次，每次時間十分鐘，直至夜深止；市民緘默地聽，緘默的散開，雖然有衝動想狂呼，但不敢，皇軍的陰影還在……

那一晚，香港還是那麼昏黑而沉寂，然而不再是死城，暗流在動。那一晚全港九的酒鋪其門如市，半夜還有人敲門要買酒，而食物店能夠吃的東西早就搶購一空，顯然個個閉門在黑暗中慶祝，掩着嘴巴歡笑。實在，那個晚上，連賣爆竹的也出清了存貨，但不聞半點響聲，大家是預早買定等待黎明……

響爆竹的日子是八月三十一日，那天英國艦隊正式接收香港，霎時間喧天震地的一陣陣爆竹聲、歡呼聲，響遍港九新界每一角落，日夜不停。

■風水輪流轉，日本投降，皇軍搬入集中營。



小人物終結大時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朗氣清，遍布香港周圍二百多艘「特攻艇」收到一項消息：英艦隊大軍壓境。雖然八月十四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但香港日軍未獲任何指示，而「特攻艇」乃倔强好戰之敢死隊，很可能引發停戰之後的浴血戰……

由夏愨少將率領的英國艦隊在港外老遠海域按兵不動，航空母艦飛起一架軍機，衝入朝霞，軋軋之聲打破晨空寂寞；軍機掠過日軍「總督部」(舊滙豐銀行大廈)，掟下一個懸着三色布條的通訊筒，裏面藏有夏愨少將致日軍司令部照會，要求對方派出代表洽商日軍投降及英軍入駐香港事項。

照會馬上被送到當時香港日軍的二十三軍司令部，而事實上，自天皇宣布投降，香港的日軍巨頭「七國咁亂」，連話得事的總司令兼第二任總督田中久一早已離港，唯有海陸空三軍司令會商，討論很久，得不到結果，便由參謀長拍出一封電報答覆：「駐香港日軍原隸屬駐廣州的廿三軍，本參謀長無權答覆，以後一切交涉請直接與廣州方面接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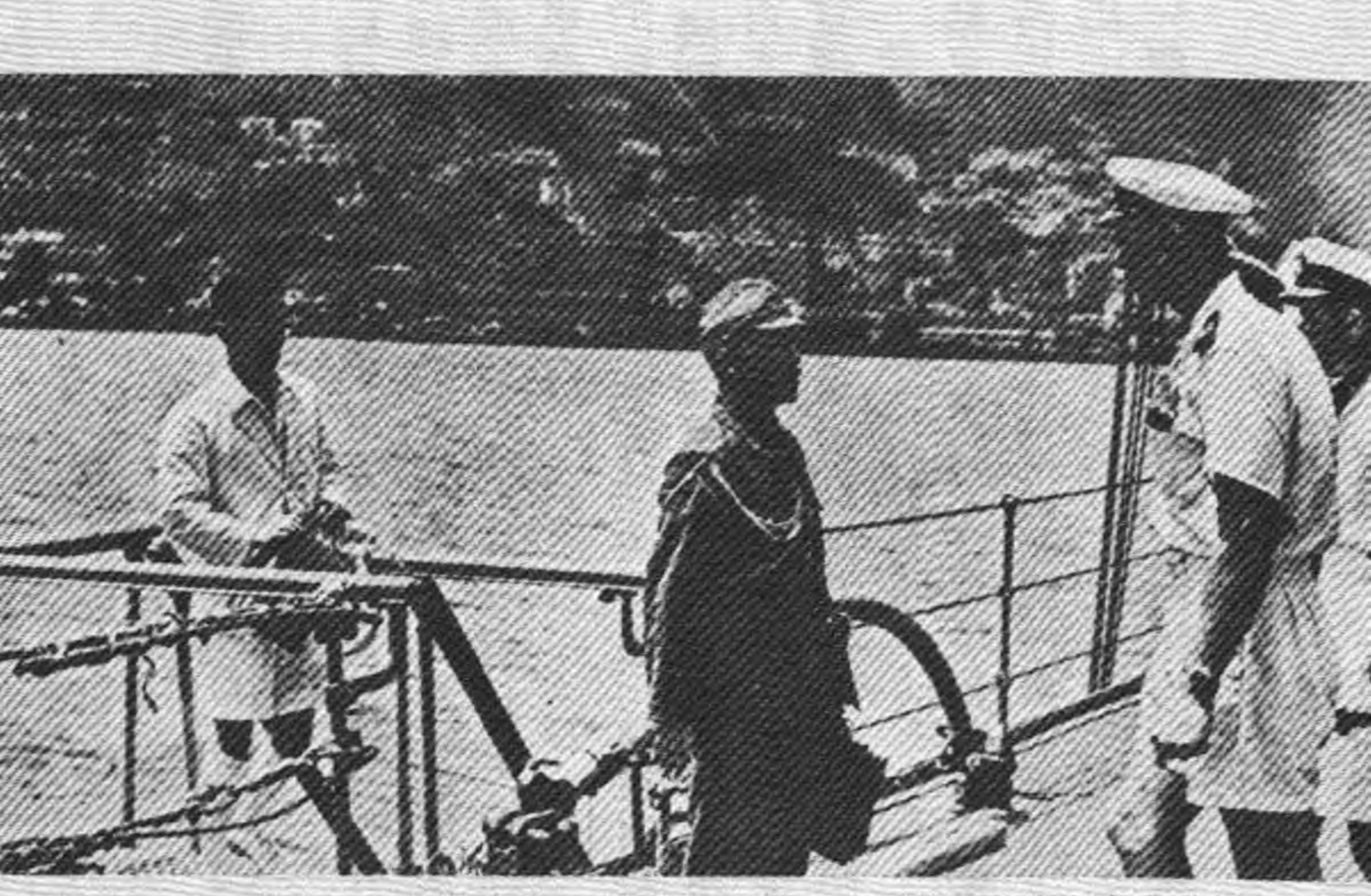
夏愨少將發出警告：如果不派代表，明日武裝進駐。戰雲突然密布，三軍司令

滿頭冷汗，急與廣州日軍總部聯絡，對方亦沒有主意，唯有指示：「且派一個代表去看看！」

派誰去？香港日軍當局又是一陣忙亂，軍人們都不肯出面，有失武士道精神也。參謀長終於決定派出「總督部」一個小人物做代表，他叫牧野慶治，在「外事部」擔任文職，處理一些外僑或赤柱集中營事務。一時間又引起爭論，「反對，文官怎可作軍使！」「給他個少尉軍銜吧！」

於是小人物糊糊塗塗的給送上船，渡海到九龍尖沙咀，驅車直赴啓德機場，時爲下午六時，六架英國飛機到來接送畏怯的牧野慶治往英軍艦。軍機降落航空母艦，牧野踏出甲板，見成百水兵在看熱鬧，更加手足無措。而夏慤少將擺架子，只由四英軍長官接見牧野，宣讀九項英軍接受日軍投降及進駐香港之照會；照會頗多軍事用語，牧野聽唔明白，翻譯亂晒籠，總之點頭可也。

七時三十分尷尬時刻結束，小人物登上軍機，好衰唔衰機師搞錯方向，飛咗去珠江三角洲，到轉向飛返時汽油用盡，被迫在湃亞士灣沙灘上降落，度過難耐之一夜，到次日上午，母艦派出一架水陸兩用機把牧野載返香港向司令部交代。當日下午二時，英軍登陸香港。一個大時代，竟由一個小人物終結，何等諷刺也！



■小人物牧野慶治上英艦接受照會，終結香港淪陷之大時代。

身份證與引牒同類

香港之有身份證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這之前香港的華人無須任何證件自由來往省港澳，三個地方是一家也。

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人從沒有身份證書這個觀念。據說，中國第一次有身份證是抗戰時期，日軍在佔領地區頒發「良民證」(稱「順民證」更貼切)；太平洋戰爭之後，在上海英美等國的僑民，日軍更給他們帶一個臂章，上面有他的國徽，以及本人姓名住址；到汪僞政權建立以後，把「良民證」改爲「市民證」，目的仍一樣，都是加强對人民的統治。

世紀初香港盜賊如毛，居民出夜街要帶備通行證(其時俗稱「街紙」)，以備警察檢查，證明自己是個好人，非賊類，變相之「良民證」也。直到香港陷入日軍鐵蹄，處境便與國內其他淪陷區一樣，居民皆一律領取「良民證」。

好了，「正牌」身份證總該登場，一九四九年香港政府通過人民登記條例，於八月十七日公布領取身份證條例，該法例之第二條介定身份證爲何物，「身份證指登記總監或其代表依本例規定所發之身份證明書。」又第十五條規定港督、英軍、警

察、旅客及年齡十二歲之兒童，皆無須領取身份證。

當時港府統計署在禮頓山道電話大廈設辦事處，向英國定購影相及沖晒器材，並在筲箕灣設沖晒實驗室，於是十月一日，香港第一張身份證「出世」。

當條例最初頒布的時候，因爲要打手指模，守舊人士認爲侮辱：「簽賣身契或者向官府認罪，至要打指模畫押唷！」竟引起激烈反對。而無巧不成話，英國人之懂得打指模乃學自中國，一八五三年英國派駐印度的內務次官赫謝爾，在孟加拉發現中國商人與印度商人簽約時，用指模作爲證據，以表示永不悔約；赫謝爾便把指紋畫押引進英國。

反對無效，硬性規定，當局更致函本港各大公司及工廠等，着即將員工姓名列表呈報，並宣稱如果沒領取身份證則沒資格申請「米證」及「雜糧證」等（即間接恐嚇「冇身份證會餓死」也），市民唯有死死地氣排隊領取可也。

關於身份證，朱子家著「亂世文章」諷刺得妙：「從前人死了，延僧超度，靈前照例要化一張引牒，說憑此可以通行幽冥諸界，過鬼門關，登奈何橋，得查驗放行之便，或許第一個想出身份證的人就是倣效引牒一類的東西來的吧？」

Identity Card
No.

Form 2 (A)
(Rule 7)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Rules, 1949.

Form 2 (APPLICATION FORM).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Ordinance, 1949, I, the undersigned, do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following is a true record of the particulars in respect of myself as on the (a)............ and that in the attached (b)............ sheets is recorded the information truly given by me in respect of members of my family of the age of twelve years and upwards.

余本人即署名於後之人茲依照一九四九年人口登記則例之規定証明下開所錄關於余本人之各事項以(a)______算均屬確鑿無訛並証明在所附表格(b)______張之內已註明余家內人口足十二歲以上者所報告於余之各項真確詳情

....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署名

....
Date:
日期

.... Signature of Registration Officer.
登記員署名

(1) (a) Applicant's Reference No.
申請人自己之編號

(1) (b) Subsidiary Serial No. for members of family of the age of twelve years and upwards:
僱員家屬足十二歲以上者之分編號數

(2) Name (in English):
英文姓名

(3)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中文姓名

(4) Address (in English):
英文住址

(5) Address (in Chinese characters):
中文住址

(6) Age last birthday:
足若干歲

(7) Sex (M. or F.):
性別

(8) Race (if Chinese write "C" or if of other race write in full):
種族（倘係中國人可寫英文字母"C"字其餘則寫明屬何種族）

(9) Nationality (if Chinese write "C" or if of other nationality write in full):
國籍（倘係中國籍可寫英文字母"C"字倘係別國國籍者則寫明是何國籍）

(10) Occupation:
職業

■香港人口統計文物之一：一九四九年第一份身份證申請表格。

鄧伯的萬能八寶箱

這日，「添馬艦」的兩個英國皇家海軍女服務隊員考慮上岸影相，並且希望立刻取得照片(即影即有之影相設備直到一九七二年始發明)，但香港的影相鋪最快服務都要隔日至有相攞，怎辦好？替戰艦服務的艇家教路：「上岸去中環街市對面消防局側邊橫街，搵阿鄧伯喇！」

鄧伯，乜人嚟㗎？全港首創露天攝影檔，而且即時沖相，十五分鐘後有得攞。於是，女服務隊員阿茱莉與巴巴拉來到消防局橫街；古老建築物旁邊打起把太陽傘，傘下置木櫈一張，前面木腳架承着個古怪箱子，老頭兒鄧伯操幾句鹹水英文。

巴巴拉問：「Where is the camera?」

鄧伯指指那個古怪木箱，體積十五吋乘十五吋乘二十吋，乃係鄧伯自製之攝影機……

戰後香港影相鋪生意不俗，未幾韓戰爆發，美國在東南亞進行禁運，連帶攝影器材與菲林都停止供應，弄至香港攝影業全行不振。鄧伯工作的影相鋪關閉，生計

頓顯困頓，但窮則變，變則通，因爲他懂得修理影相機，靈機一觸：「點解唔整個影相機擺街搵食？」於是就有全港「手創」最原始之攝影機兼黑房的發明；大木箱前面的鏡頭是兩塊鏡片，一個用菲林筒蓋着的曝光孔。當要影相時，鄧伯對準鏡頭，估計距離，叫聲：「影得，笑下！」一手按箱揿掣，一手拉開曝光孔的菲林筒，曝光三十分之一秒，再蓋好菲林筒，簡直手法如神，相已影好。跟着伸手入木箱內，搞埋沖印，所用底片乃係英國的Ilford菲林（三又四分一吋乘四又四分一吋），沖好後取出用清水洗浸，十五分鐘有得攞也。

鄧伯這個被譽爲「萬能八寶箱」，一用就是二十多年，竟養活老婆及三個女兒，消防局旁擺檔，由無牌擺到有牌；每日朝九晚五，星期日休息，攝影靠天然光線，正式係睇天食飯，每逢翻風落雨烏雲蓋頂，收工可也。在即影即有照相還未面世，鄧伯可說威盡，想影快相非搵佢不可，一時間其門如市，亦有同樣之攝影檔出現與他爭生意。

好了，講番阿茱莉與巴巴拉，兩個靚女唔信鄧伯咁神乎其技，於是爭住幫襯影相，十五分鐘後，每人揸住自己幅相大叫：

「It's wonderful！」

■鄧伯在中環消防局擺露天攝影檔，攝影機乃係自己「手創」。

■十五分鐘有相攞，靚女盡歡顏。

潛水摸爛銅・上山執黑金

一九五一年香港經濟困頓，前途黯淡，個個爲求生存而戰鬥也，搵食之法各出奇謀，如潛水摸爛銅、上山執黑金，匪夷所思之極。

當年韓戰爆發，美國禁運政策波及香港，導至市面五金奇缺，連帶爛銅爛鐵聲價十倍(每斤一元七角至二三元不等)，於是千百市民擁往環頭之垃圾池搜索廢鐵破銅變賣；甚至工廠派買手赴澳門採購，收買佬的餅干罐和牛奶嘜每個高値斗零，竟其門如市。不知怎地有人記起，戰時香港海面沉下之金屬品爲數不鮮，於是熟水性者三五成羣，向港九沿岸各處海底搜索，但見爛船、炸彈殼、砲彈殼……所撈獲之金屬物品，竟以子彈爲最大宗，每日每潛水者平均可獲兩斤廢銅鐵，收入三數元左右。在窮困環境下得此，一家數口之生活，差堪維持也。

這一年的七月某日，又傳來新界錦田附近蓮花山有金執之好消息；其時有個潮籍斬柴佬上山斬柴，偶然發現鎢礦(俗稱「黑金」)，立刻集合親戚朋友開採，帶到工廠賣，一次就賣得幾百元，簡直狂喜。豈料，秘密守不住，消息傳開，引起失業人士垂涎，紛紛擁上蓮花山掘鎢礦。

一時間，山頭人潮洶湧，各佔據地盤，動用鋤頭利斧，盡量發掘，有挖孔深達四十尺者；彼等只知圖利，不管山坭會否下瀉，與乎挖出坭土會否堵塞小道，破壞自然環境。

此地早在一九四七年政府已發現鎢礦，亦曾擬批商開採不果，如今卻由亡命求生之徒受益。何解亡命？原來該處山坡非常險峭，私採者更要在烈日下發掘，偶一不愼失足必招殺身之禍。亡命代價不菲，每斤鎢礦可售十元以上，屬無本生意，以至開私礦者如蟻赴羶。小販們亦乘機搵食，挑着茶水餅食爬山兜售，未幾有人索性搭起草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着食物檔開設，賭檔亦產生，再發展下去快成一個小鬧市。

可惜好景不常，八月二十四日，新界警局獲得指示，大舉圍搜蓮花山礦場，拘捕男子七百五十人，解返粉嶺偵訊，控罪爲擅入禁區，每人罰款五十元，告誡後釋放，尋「金」熱經此打擊旋即沉寂下來。傳說，最先發現鎢礦之斬柴佬已經發達，買洋樓養番狗，上咗岸神仙是也！



■山頭掘金情形。

搭棚佬揚威英倫

搭棚，香港之「古董」行業，愈老愈珍貴也。

竹棚又稱「鷹架」，是中國建築業獨有的一項傳統手工藝。建設初期的香港，搭棚佬簡直耀武揚威，搭碼頭、搭牌樓、搭紅白事棚、搭天橋、搭泳棚、戲棚等，僅用簡單的竹篾，便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搭蓋二、三百呎高、結構複雜的棚架了。那些泳棚和戲棚，既用簡單材料搭成，隨時能容納幾千人在上面走動，而從沒有發生意外，可見神乎其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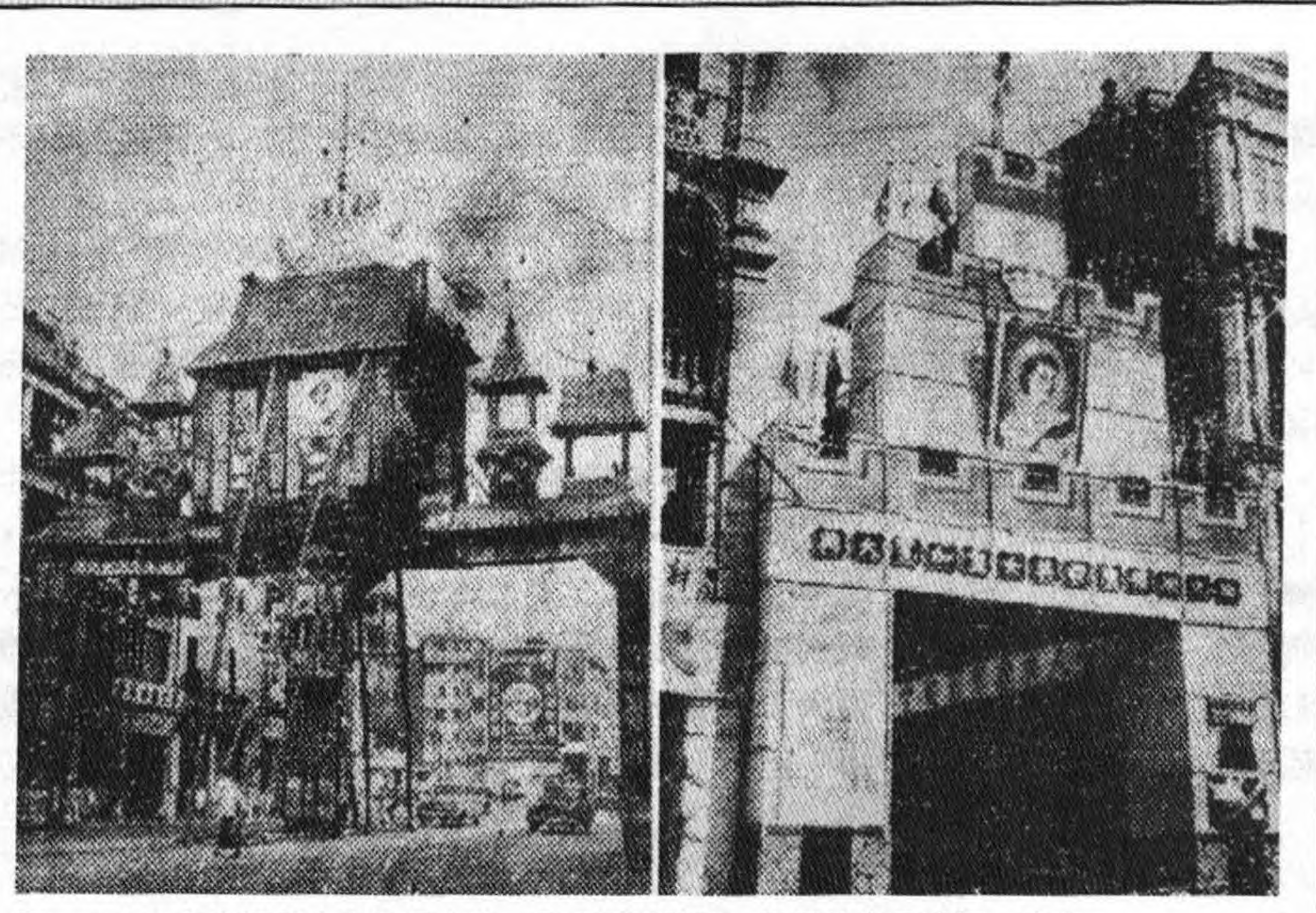
香港搭棚技術揚威英倫，始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之慶祝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加冕大典，當時全港遍搭牌樓，裝飾燈泡六十萬枚，入夜之後照得通明，氣勢磅礴，遊行會景三天，令到官紳界嘆爲觀止，留下深刻之印象。於是，過得幾年，英倫在某次慶祝英皇加冕大典週年紀念中，大官們特別聘請本港二十多名搭棚大師傅，赴英搭牌樓，搞一點東方色彩云云。

當時之英國報章大事宣傳搭棚技術，但係一般英國人之反應：「只須竹篾就可搭到結實棚架，嘿，打死都唔信！」因爲外國建築全部用鐵架搭棚的。

好了，搭棚佬有機會遊埠，日日嬉戲，這可急壞了大官們，以他們的建築知識，非要一月不能搭起二十個牌樓，但搭棚佬們遲遲唔肯開工，使老番們急得如熱鍋上之螞蟻，屢次催促之下，才施施然動工……

於是，衆人齊心合力，一夜間竟搭起幾座牌樓，豎在通衢大道之上，這麼樣帶點傳奇性和快速的工程，竟轟動英倫，老番們不禁嘆爲觀止。有人懷疑竹棚可能不大穩陣，於是找力學專家來測驗，結果證明完全符合力學標準。那年的慶典，得以安全而順利的進行。

搭棚雖然屬於「架勢堂」，仍一樣「老貓燒鬚」，發生倒塌，最嚴重一次乃發生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晚上新界石崗，其時英軍表演會操及主辦遊藝大會，節目豐富，包括反坦克攻防戰、直升機救人和傘兵空投等表演。於是，港九觀衆不惜購票遠道到來參觀，而票價一元之座位設於竹棚之上。七時開始，觀衆魚貫進場，突然竹棚發出嘞嘞之聲，中間部分首先塌下，跟着四分五裂，人竹交壓，呻吟慘叫之聲混成一片，傷者竟達一百五十四名，場面之悲壯，難以想像也。



■一九五三年慶祝英女皇加冕大典，全港遍搭牌樓，搭棚佬生意威極一時也。

「擦鞋小鬼隊」大出擊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充滿窮苦家庭，孤兒寡婦特別多，失學孩童街上求生者衆。如何求生？執烟頭、收菜腳、開車門、派報紙、敲梆子沿門叫賣雲吞麪等，鬼主意多多的捱過艱苦歲月。不過，最無賴、最流氓手段者，莫過於「擦鞋小鬼隊」了。

戰後香港社會風氣，先敬羅衣後敬人，街上擦鞋仔也就多起來。跟着韓戰爆發，美國軍艦抵港，水兵登岸遊覽，幫襯擦鞋，出手就是美金兩角半（相等港幣一元二角五分）或者一角（相等港幣五角），非常好搵也。一有美艦登岸，中區的擦鞋仔傾巢而出，很容易兜搭到十個八個水兵光顧，收入甚爲可觀。

正因利之所在，搵食的人就突然多起來，一些平時並不是靠擦鞋找生活的街童，也購備個擦鞋箱來搶這一碗飯吃，一時間，中環及尖沙咀兩地，通街都是擦鞋仔。人多了，利益衝突頻生，擦鞋仔爲了保護自己，唯有組織「小鬼隊」，三五幾人推擧個蠱惑「大佬」，連羣結隊的出擊，膽壯了，手段更卑鄙了。

「小鬼隊」最興開硬弓，突然幾隻手齊出，强捉行人之腳，硬放到鞋箱上强擦，

西裝友怕弄污褲腳，被迫就範，亦即被迫付錢。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上環高陞戲院附近有綽號「擦鞋皇帝」之三人組，因强擦不遂，竟用擦鞋箱毆傷途人而被捕，當局始知兒童及少年問題已有新發展……

「小鬼隊」對付美水兵的手段更爲刁鑽，如果有唔肯擦鞋者，他們在街頭和街尾布好伏兵；當水兵在街頭向擦鞋仔指指亮晶晶之黑皮鞋，搖頭講聲「No」之際，擦鞋仔把預先準備好的「白鞋水」(用來塗帆布鞋的)潑在黑鞋上，跟着發足狂奔，往街尾逃遁，水兵追至，已不見所踪，再看看腳上的黑皮鞋，已變成「白鼻哥」，最慘連鞋繩都染白了，抹得鞋頭，抹不了鞋繩，返戰艦唔畀長官鬧餐死至奇囉。

到此時，街尾的「小鬼隊」接應，施施然的登場，一於扮忠，上前兜搭擦鞋，水兵不知乃係同謀，唯有付錢擦靚對鞋，之後「小鬼隊」如何分錢不在話下。

警局方面亦頻頻接獲投訴，亦特別爲了這事貼出一張通令，命令所有在街上巡邏的警察加以注意，如果見到「小鬼隊」向水兵侵襲，就立刻逮捕，時爲一九五三及五四年之事。有個被捕之擦鞋仔對人說：「我又唔係偷，又唔係搶，搵食之嘛！」其實已經係變相的搶呀，唉，時代令人盲目！



■有一個時期，香港滿街是擦鞋仔，只要你偶然在路上站定，一隻腳隨時會被「小手」捉住。

「摩囉」源流考

沉寂過一個時期的「摩囉街」現在又興旺起來，多得那些華洋扮嘢界人士捧場也。

「摩囉街」，這是開埠初香港中區一塊別有風致的地方，印度水手都愛聚居於此，亦將隨船攜帶的私貨就地擺賣。每當日暮天晴的仲夏，人們便會在街頭巷尾發現這些白衣裹頭的人物，坐在那籐椅上，抽着那長長的銅烟管……時光倒是個可怕的陰影，這些摩囉人便在中國人逐漸增加中，他們反而銷聲匿跡了。

這條街，吸引我的地方，除了那些舊物，就是「摩囉」名稱之謎。廣東俗話，印度人通稱「摩囉」（或「摩囉差」），何解？相信此問題定必考死晒各界之廣東話研究專家也。

廣州自唐代開始已是國際商埠，那些中東回教徒商人都紮着白頭巾（包括印度人），廣東人分不開阿拉伯或波斯之類，一律通稱「白頭人」；後來，西方商人出現，他們與中東商人交往，也通稱他們為Moormen，而好些教育程度低、操不純正英文口音的人，也就把這Moormen叫成為Morramen。可能，這個Morra—，就

是「摩囉」的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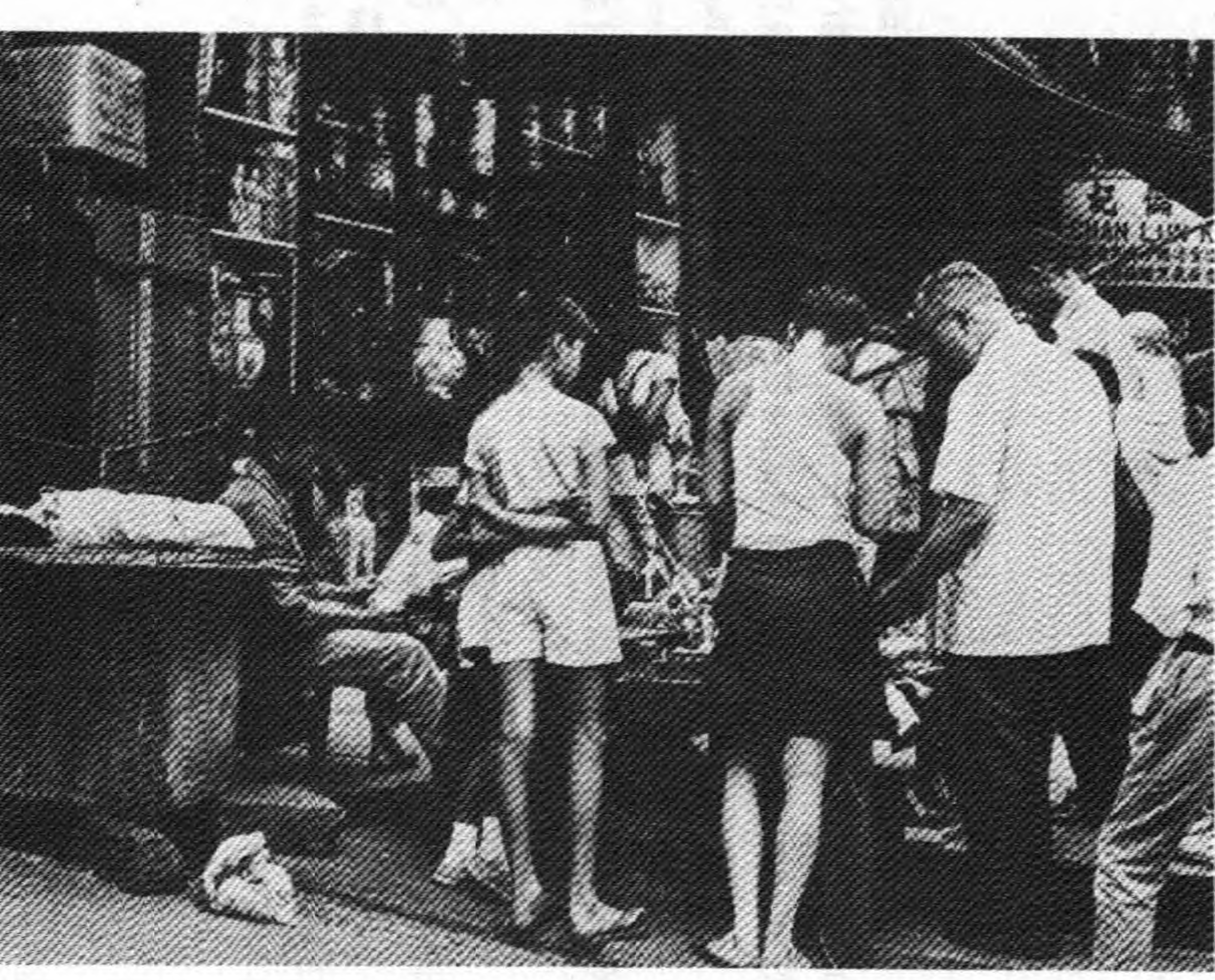
香港一八八六年出版的一本書，Herbert A.Giles著的「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記錄了一項重要資料，就是對Moormen一字的解釋：

「其意指『白頭人』，廣州人對一般印度人到來經商者之通稱，實在是指回教徒及其他所戴的白頭巾；而Moormen一字，其實源自中文Mao Lou Men，『貌陋者』……」

如此看來，「摩囉」就是「貌陋」的轉音，那些中東人皮膚黝黑，滿面于思，也難怪被形容爲「貌陋」的了。

至於「摩囉街」的官方名字Lascar Row，這個Lascar，該書亦有解釋：

「其意指一般之印度水手，馬來亞人以之稱其僕人或奴隸。這個字實源於波斯語Lashkar，『軍隊』之意譯。不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Pioneer』日報認爲乃係『英屬印度人』之俗稱也。」



■早期之「摩囉街」風貌。

蘇絲黃的世界（上篇）

香港「吧女熱」話當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香港，賣酒給水兵是受到管制的，因爲他們總愛酗酒鬧事；港九許多地區的餐室、酒店及賣酒地方，都由有關方面劃分爲「範圍以外」及「範圍以內」，在賣酒的地方指定要掛上標誌，規定水兵在「範圍以內」喝酒，等憲兵容易控制也。

其時之水兵紅燈區，範圍劃得很小，九龍就只有靠近柯士甸道的吳淞街，香港就只有灣仔的春園街，大部分都是日本吧女主政的。韓戰爆發之後（一九五〇年六月），香港成爲美軍度假聖地，情形也就失去控制，酒吧業蓬勃之極；以灣仔作例，一九四八年只有五間水兵酒吧，五十年代暴增，平地崛起了一百間有多。於是，對於那些有幾分姿色讀過一兩年番書的少女，不失爲「就業機會」，加入吧女大軍，一時間紅燈區鶯聲燕語，「阿Jack，阿John，I love you」之類……

香港吧女得到傳奇化，實拜英國作家李察・美遜（Richard Mason）的暢銷小說《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所賜，竟一手掀起了英美娛樂界的

「吧女熱」。

這位英國記者李察．美遜，戰時在東南亞亂世浮生，戰後曾居港一段時日，一九五七年寫成《蘇絲黃的世界》，描寫英國的青年畫家羅拔．洛馬克斯，旅居灣仔「南國酒店」，迷戀香港吧女蘇絲黃（並替她作畫），結果眞情打動她，使她從沉淪中自拔，Happy Ending可也。

此通俗之極的愛情故事竟轟動英美（獲普立茲文學獎，至今印行了二十一版），一九五八年改編舞台劇，一九六一年拍成電影，影響之下，洋人過港必流連酒吧，最好與吧女結其霧水緣。連帶紐約一名香港過氣吧女也出來趁熱鬧，她名叫黃玉蘭，一九五〇年由上海來港後，即改用「蘇絲黃」之名，在灣仔「六國酒店」（書中變成「南國酒店」）地下酒吧任職，與李察相識，二人經常外出往還三月之久；如今控告作者及電影公司「未經准許而使用她的名字及她私生活中的事件」，要求賠償損失五十萬美元（一九六五年十月），蘇絲黃告「蘇絲黃」，可算是香港「吧女熱」傳奇又一插曲也！



■五六十年代，
香港灣仔區酒吧林立。

■吧女應召與水兵出街圖。

蘇絲黃的世界（下篇）

「蘇絲黃的世界」留下不少傳奇。

過去，香港女孩子能進身荷里活明星堂奥者，屬絕無僅有也。一九六〇年，香港有個女孩子叫關南施(Nancy Kwan)，竟有緣體驗此白金明星美夢，所主演的電影就是「蘇絲黃的世界」了。其時報章視爲美談，「像關南施這樣平步青雲、一下子便聞名世界的人，千百萬中難有一個！」(《工商日報》)，不過，裏面一段辛酸秘聞卻鮮爲人知。

上文亦略提過，《蘇絲黃的世界》一書面世非常轟動，一九五八年改編舞台劇，由中法混血兒阮蘭絲(France Nuyen)扮演蘇絲黃，票房甚爲收得；於是一九五九年，派拉蒙公司宣布拍電影，製片兼策劃雷・史德克(Ray Stark)親自來港睇景選角。好了，我們的關南施登場……

她，一九三八年香港出生，中英混血，就讀瑪利諾書院，其後赴英修芭蕾舞，回港謀發展之際，遇「蘇絲黃」招考演員，申請得試鏡(在永華片場進行)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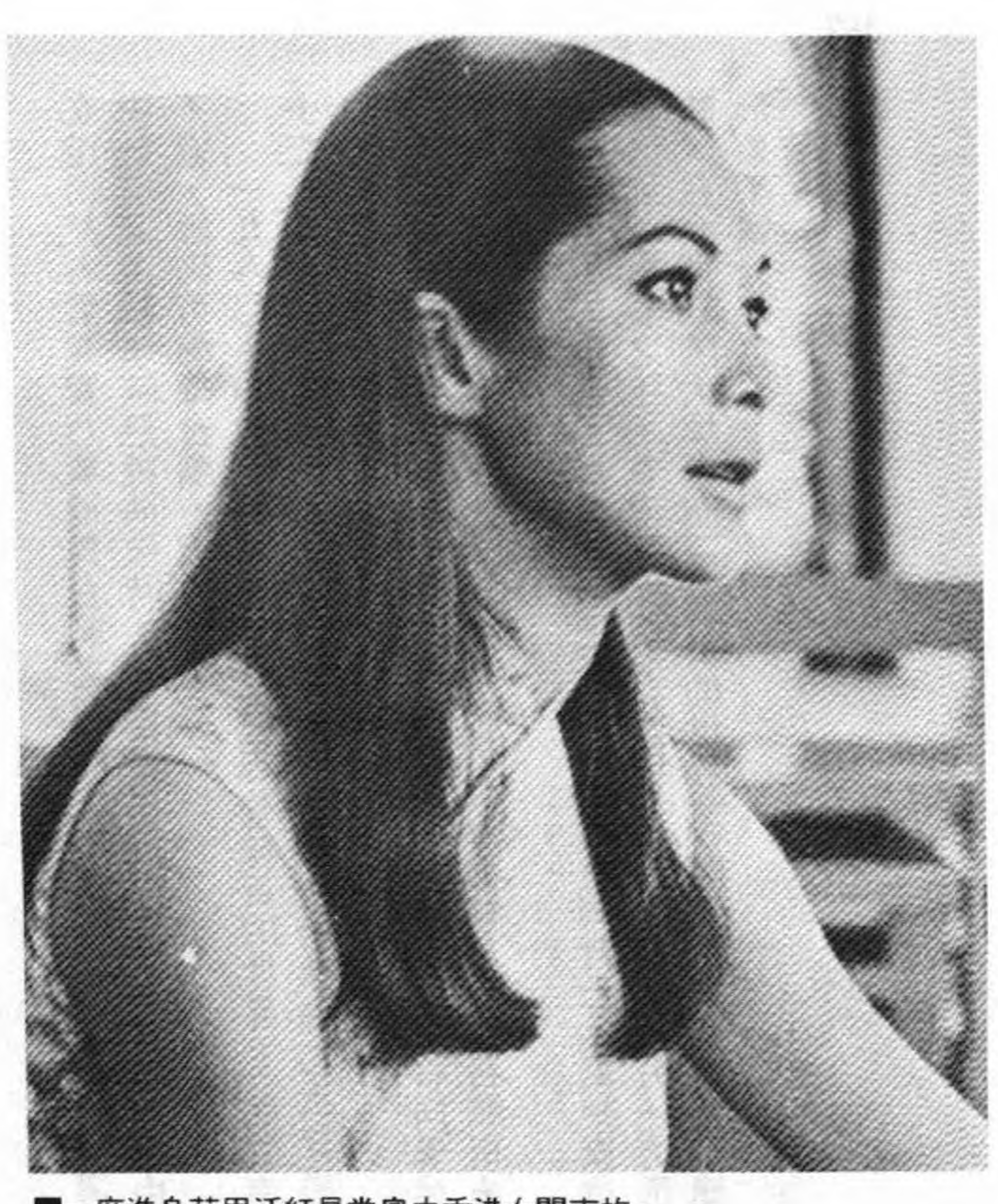
其實，史德克已內定阮蘭絲(五八年拍歌舞片「南太平洋之戀」成名)演蘇絲黃，

在港所招考者其實乃填補舞台劇之空缺。那是說，關南施的命運早已決定，她被選中赴美某演藝學院惡補演技時，史德克告訴她，電影女主角已由更有經驗者當選，不過，她仍可演舞台劇，機會難逢云云。

一九六〇年一月，阮蘭絲來香港拍「蘇絲黃的世界」，而關南施卻被貶多倫多的小劇院做戲，同人唔同命也矣。豈料，身在後台準備初次登場，驚得滿頭大汗之際，突然史德克長途電話至……

香港方面形勢凶險，史德克和阮蘭絲大火併，阿姐聯同導演批評劇本差，數度罷拍，史德克忍無可忍，索性炒女主角及導演魷魚，電召關南施跑馬上任，竟時來運轉，衣錦榮歸也。

關南施的蘇絲黃形象：一把長長的秀髮垂到背上，緊身旗袍長度及膝，叉位開上大腿；影響之下，香港吧女個個跟風，一時之奇觀。另一方面，派拉蒙爲配合首映，在澳洲五國大埠舉辦「蘇絲黃的世界」中國旗袍選美比賽，簡直爲推廣香港吧女形象不遺餘力也！



■一度進身荷里活紅星堂奧之香港女關南施。

月餅擠提・雲蓋中秋

雖然未到中秋節，「老花鏡」都要講件月餅會擠提事件大家知，屬笑中有淚也。

舊香港社會人士，時時節節，非送禮不行，有所謂「人情緊過債」，打工仔流行供月餅會，每月三元，全年共三十六元，便有十盒月餅過節。其時爲一九五八年，香港經濟不景，酒樓生意淡薄，又屆中秋時節，九龍城衙前圍道「好彩茶樓」終於出事……

「好彩茶樓」有五千月餅會仔，農曆八月初六開始派月餅，派了幾百份，次日鋪前竟貼通告一則曰：「月餅趕製不及，今天暫停派發。」滿心到來取月餅之會仔唔肯走，竟積聚幾百人於門前鼓噪，大隊警員聞訊趕至，勸喻會仔暫時離去，人羣中有人振臂高呼：「唔得，一於報案！」於是大軍操去九龍城警署，後來才知道茶樓不景，東主不知所終！

以後一連三日，「好彩茶樓」門前由早至晚，都圍着數百人，皆婦孺及打工仔之輩，個個手持月餅會摺，可是茶樓鋪面的辦事職員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飾櫃裏只放着數十月餅樣版和兩邊鋪面擺滿數堆月餅盒。在忍無可忍之下，會仔撲去飾櫃，

搶奪月餅樣版，再撲去月餅盒堆，搜索有冇月餅，一時間七國咁亂，殺聲震天也。兩部警車飛馳而至，警員撲出，驅散羣衆，關上鐵閘，鬧劇始結束。

「好彩酒樓」自從宣布暫停派月餅後，連茶市都停頓，可是伙計們爲着維持生計，竟集資購了些肉食油糖麪粉之類回來，自行製造點心，照常恢復茶市。首天茶市，可說生意滔滔，伙計應接不暇，滿心歡喜，豈料埋單之際樂極生悲，所謂「顧客」者，全都是月餅會會仔，他們大吃一頓後，付賬時人人拿出一本月餅會摺來，要把供了的月餅會款扣數，唉，簡直白做，唯有被迫停止茶市（粵語殘片「多情竹織鴨」亦將此事拍入電影）。

茶市停止旋即引來會仔更加鼓噪，偏偏某小童在月餅紙盒堆中找到月餅，又再引起騷亂，一發不可收拾，警方於是强迫「好彩酒樓」從此關門大吉。

關門後之「好彩酒樓」，會仔攞餅冇着落，工人又追索欠薪，原來資方欠下工資三個月，紛紛在鋪頭門外大貼公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及「九龍茶居工業總會」聯合聲明，要向資方採取法律行動；而月餅會會仔之公布更是一字一淚：「今日已是最後一天，好彩樓尚未有月餅派發，社會人士均已知之，我等以血汗得來之金錢，供足一年之月餅會，今已無月餅可領，故請各界人士注意……」唉，正式雲蓋中秋月！



■搶月餅趣劇頻頻發生後，好彩茶樓門前的月餅會仔圍得水洩不通。

敢死隊偷襲曹丫涌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某日，香港的「英國郵船公司」（俗稱「鐵行」）姓鍾的買辦接見一個不速之客，來者乃香港商人譚三才，一出聲頓時語驚四座：「我要租隻火船返鄉下勦匪！」當時香港法例，如果租賃輪船是屬於私人事情，無論如何是不行的，除非取得中國官方證件，而譚三才立刻出示一張駐台山縣都斛的軍官錢貴庸文件，「着令譚三才設法在香港租賃輪船一艘，到曹丫涌協助勦匪」云云。買辦沒了主意，走訪撫華官，（相當於後來之華民政務司），撫華官又走訪輔政司……

事情要回憶到一八五四年，四月四日上海英軍與清軍發生「泥城之戰」，關係極度惡化，香港方面曾揮兵進犯珠江三角洲；其時兩廣提督葉名琛已苦於應付太平天國之亂，軍力甚疲，唯有招募客家人千名，採取游擊戰略，聲東擊西，成績極佳。後來英國撤退，葉名琛對他們不但沒有加獎，竟不給糧餉，置之不理。這班人一怒之下倒戈相向，打家劫舍；軍方派兵圍勦，但叛兵精通游擊戰略，此拿彼竄，無法消滅。轉眼就是五個年頭，叛兵變本加厲，所到之處定必血雨腥風，台山中鄉村民遭遇最慘，男的屠殺得七七八八，女的全都擄姦。

當香港商人譚三才知道他鄉下全家死晒，簡直悲極憤極恨極，而中鄉之殘餘村民向華僑求助籌款救鄉，派人到港與譚三才多次接觸，推舉他爲首領，完全做大個勢，立刻招募僱傭兵殺上台山。有錢使得鬼推磨，連國際亡命之徒都投靠譚三才，這支僱傭兵竟集中、英、美之大成；戰略是水路進攻台山曹丫涌叛兵所佔地頭，但租賃一隻火船是要過香港政府官員那一關的……

終於輔政司批准，「鐵行」將「芝之貝」號輪船租給譚三才，該輪之船長占士·壁加與大副譚馬士·巴拉士乃英國人，率領國際亡命之徒浩浩蕩蕩殺上西江；豈料「芝之貝」號開到曹丫涌，即爲叛兵瞭望哨窺見，知道來勢不妙，開礮轟擊。輪船早已武裝起來，槍礮齊出，展開激烈戰鬥，雙方都有死傷，但僱傭兵無法登陸，而且船上有三名英國亡命客被流彈擊斃。夜幕低垂，戰局還在僵持，天愈黑將會愈有利於敵人暗襲，譚三才決定退兵，咬牙切齒叫着：「返香港租隻礮艇同佢哋死過！」

豈料人算不如天算，「芝之貝」號一回港，譚三才、占士·壁加和譚馬士·巴拉士全部被香港政府起訴，因觸犯香港實施之「制止居民參加中國內戰」法例。審了幾個月，破財擋災，而香港開埠以來只此一宗的僱傭兵事件也就不了了之矣！



■叛兵打劫傷人圖。

■一八五〇年代遊弋南中國海域之英國輪船。

老虎機與擦鞋仔爭飯食

六十年代香港潮流興「吃角子老虎機」，以配合現代都市化，乜都入錢落個機器度搞咕也。

一九六二年十月某日，天星碼頭的搭客照常熙來攘往，當注意到牆角有一個三呎高鐵箱，都好奇地停下來觀看，而且躍躍欲試，頓時引起圍觀……

「嘩，乜嚟㗎？」

「英文寫住Look At Your Shoes，搞乜鬼呀？」

「係架吃角子擦鞋機！」

跟着身旁有人慨嘆：「連擦鞋都要機械化，搶埋街邊擦鞋仔生意！」

擦鞋機只須投入兩個一毫硬幣便爲君服務，而街邊人手擦鞋索價三毫(打磨鞋面加一毫)，相比之下便宜。舊時皮鞋質料與今有別，好易弄污弄花，打工仔注重衣冠，對鞋唔可以失禮人，所以街邊擦鞋業成行成市。

既然好搵，個個爭住動腦筋，初而「擦鞋電器化」，有個鞋匠偶然在舶來商品店買到個電動擦鞋器，體積不及一個風筒大，通電之後機前絨球轉動，操作比人手快

一倍，售價百多元；鞋匠在鋪面貼張紙，「電器擦鞋，每對八毫」，簡直妙想天開，冇人幫襯，血本無歸也。

繼而「擦鞋老虎機化」，有間公司向外國訂購了一種吃角子的擦鞋機，設於尖沙咀及天星碼頭，頓時吸引打工仔注意，爭相試擦。三呎高的鐵箱兩旁有兩個圓型毛絨球，箱底部位可伸腳入去塗鞋油；首先，在入銀處投兩個一毫硬幣，機器開動，把皮鞋伸入箱的底部，用鞋尖往上頂，鞋油自動塗上，再把鞋往轉動的絨球上刷拭。機器操作歷時一分半鐘，旋轉的絨球，是分開左邊擦黑鞋，右邊擦黃鞋。

沒錯，人工擦鞋慢而貴，卻是四周兼顧，光可鑑人，擦鞋仔甚自豪：「老虎機吃角子就得，令你破咗財兼冇收益，我哋擦鞋仔唔會被機器淘汰嘅！」未幾，兩個碼頭出現工人拆除擦鞋機，搬上貨車運走。

頭幾天使用，烏龍百出，有塗錯鞋油者，有用錯絨球者，對鞋搞到黃唔黃黑唔黑，差點要報銷。就算沒出錯，又要腳部轉動得有技巧，幾時擦鞋頭，幾時擦鞋身和鞋跟等，如何擅用那分半鐘轉動的絨球，談何容易，結果發現對鞋局部光亮，效果奇差，唯有幫襯街邊擦鞋童擦過。



■擦鞋機
全貌。

霍亂・一九六三

「懷疑係霍亂，通通唔走得！」

警察發號施令，醫務衞生處人員開始封鎖新界元朗一所餐室，四十多名職工再加上幾十茶客，通通唔走得，要集體驗糞，檢查有無帶菌者……如此悲壯之場面僅發生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因該餐室有女工上吐下瀉，結果連累街坊，成百人不准離去，強迫如廁，醞釀大便情緒，糞中驗不到霍亂有機體始得釋放。

這一九六三年乃係香港戰後最誇張之霍亂年，雖然六一、六二都發生過，但只消五六十日時間便可撲滅，唯獨一九六三年簡直神憎鬼厭也。此一年非常乾旱，水塘四日供水一次，每次三小時，大叫「樓下閂水喉」之際，霍亂偷襲成功；六月二十七日，西環厚和街婦人首先染上霍亂，香港即宣布為疫埠，而霍亂菌蔓延得很快，持續得極久。

其時，家居衞生未夠現代化，好些住宅區仍欠水廁之設，霍亂帶菌者的糞便傳染性極高，而醫務衞生處人員四出驗糞，藉此追尋霍亂之傳播，搞到市民聞糞色變。才七月，霍亂已由港島傳遍九龍新界。七月七日北角芬尼道對開海堤，暗渠流

出大量糞便，造成惡臭沖天，居民驚慌起來，執拾行李走難去矣。稍後又傳海港魚類如泥鯭、花蟹等(因吃糞便)，極可能帶菌，個個望而生畏。。

最荒謬者，市民又怕又唔肯打霍亂針，導致醫務衞生總督大動肝火，呼籲香港市民「咪咁累人累己」，而各街坊會隨救護車出動，巡迴廣播，設臨時注射站爲市民服務。香港政府新聞處電影組急拉隊赴華達片場，拍成一部有關預防霍亂基本辦法之粵語宣傳片(由電視藝員梁舜燕主理)，分送給各電影院同場加映；更印發大量「平安小姐」防霍亂運動標語，喚起市民之警惕。

大家渴望夏去秋來，霍亂不再猖獗，豈料更可怖的事情發生，連打過針的居民亦一樣患傳染。原來注射期如超過六個月，針藥無效，於是冬天的十一月，竟有十五萬市民再度接受霍亂注射，怪誕之極也。直到十二月七日，患霍亂者一百一十四宗，六個人死亡，再加二人死於併發症，歷時一百六十一天，開埠以來以此最久。十二月中旬，疫埠宣布除名，人人如釋重負，總算有機會歡度聖誕嘛！

豈料，平安夜前夕發生第一百一十五宗霍亂，香港一年間竟第二次宣布爲疫埠，簡直冇人頂得順，厭極惱極。結果守得雲開，次年一月七日霍亂消失！



■預防霍亂宣傳電影。

（上）主持人向觀衆講述防霍亂五大信條。

（下）告訴觀衆所有碗碟應用沸水消毒。

「披頭四」狂風襲香江

舊時啓德機場有個月台畀人送機接機之用，要付一毫子始得內進，該地向來唔會爆棚，偏偏有一日這月台收入破啓用以來最高紀錄，就是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下午。當日番書仔、番書女、外籍青年雲集，不但月台如此，甚至機場內外都布滿着人，跟着大批警察與衝鋒車出動維持治安，如臨大敵……究竟乜嘢威水人物抵港？「披頭四」是也。這一九六四年，整個世界的青年都發了狂，而且是史無前例如醉如癡的發狂，社會學家稱之爲「披頭狂熱」(Beatlemania)，而狂熱亦傳染到香港，「I Love You Yeah, Yeah, Yeah……」

下午四時，英海外航機着陸，「披頭四」抵港，引來狂呼尖叫不絕，隨即由警察護送去尖沙咀總統大酒店；其時酒店外早已布滿歌迷，幾經辛苦排衆內進，跟着酒店嚴密布防，男女警員觸目皆是，由大門到「披頭四」房間，簡直五步一個崗，十步一個哨，非常緊張也，是夜一宿無話。

眞正瘋狂時刻來臨，第二夜在「樂宮戲院」所舉行之兩場演唱會(七時半與九時半。票價分五種：七十五元二角、五十元五角、四十元一角、三十元、二十元六

角——屬非常昂貴），六時三十分，百多名軍裝警察包圍「樂宮戲院」，防止歌迷騷動，英軍部憲兵亦到來部署，因恐防兵士歌迷興奮過度造成亂事。未幾，數以千計迷歌迷姐似潮水般湧來金巴利道，店戶急急關門，害怕殃及池魚矣！

演唱開始，在場年青男女不停尖叫，竟然叫到聲嘶力竭，喜極而泣，簡直耳朵受罪精神虐待。

第三日，「披頭四」離港赴澳洲，離去之前竟給香港青年帶來集體之歇斯底里，他們蜂擁到酒店裏來，非睹「披頭四」最後一面不可。當日下午六時，助理警察處長親自出馬，率領大隊警察往酒店救駕，組成血肉長城，讓「披頭四」上車，由警隊押運往機場。

酒店方面，「披頭四」迷等警衞撤出，直闖十五樓「披頭四」房間，狂吻他們的睡枕，嗅他們的牀被，拾他們的煙蒂，拿吃剩的蘋果和梨子，紛紛留爲紀念，更有人狂笑，因發現「披頭四」留下之衣物領帶……直至深夜，迷哥迷姐未肯離去，還在輾轉搜索……

此次，「披頭四」停留香港只三日兩夜，共六十一小時，但引起之哄動接近永恆，亦開創以後流行樂隊紛紛訪港演出之先河！



■披頭到處引起狂潮。「披頭裝」「披頭靴」開始在港大行其道。



■披頭四落機，披頭迷瘋狂。



■總統酒店門外人山人海。

「美腿小姐」競選寫眞

潮流興選美，香港早已如此，遠在五十年代已有機構舉辦「香港小姐」競選，跟着甚麼的「酒國美后」、「慈善舞后」、「香港公主」、「阿高高小姐」、「海國皇后」、「沙灘小姐」、「香港節小姐」之類，傾巢而出，數之不盡也。

不過，選美而無須睇小姐個樣者，就只此一宗，一九六五年十月舉辦之「美腿小姐競賽」(MISS LEGSCONTEST)，相當有噱頭，乃係「芝柏表廠」和「佳麗寶化粧品廠」主辦。報名地點分別設於「歷山大廈」、「金寶」及「漢宮」夜總會，一時間參加者踴躍，報名處鶯聲燕語。

何解如此擠擁？因爲年齡不限(只要十七歲以上)，評判標準祇根據腿部之美，無須睇樣子，再加上以往選美會要自資買靚衫扮靚出賽，如今只睇條腿，屬甚經濟之擧。

到十月八日截止期間，報名者簡眞乜人都有，主辦者幾經辛苦，在千多雙「肉柱」當中，挑選了八十七人作爲初賽候選佳麗。既然選美腿，好多訓練都唔需要，不過行路姿態亦爲評判員計分之一項，於是「香港儀態中心」派出教師吉婷女士，在

綵排時指導行路之儀態。

好了，十月十三日晚上初賽在「金寶」夜總會舉行，與賽者本應八十七人，臨時打退堂鼓者過半，只得四十三人出賽。佳麗們面部及上身均爲布幕遮蔽，手執號碼，只見腿部，均穿著不同的運動衣、睡衣、泳裝及穿高跟鞋出場，每人在台上企立約一兩分鐘，由評判員評分。當時之報導甚爲怪趣：

「參加比賽小姐，最年輕十七歲，最年長者四十八歲，許多由於初臨大場面，登台時雙腿發抖，有一位甚至在腿上貼上膠布，煞是奇觀。有些玉腿毛茸茸，像金銀火腿般，引起參觀人士哄堂大笑。」（《新生晚報》）

「肥腿、瘦腿、葫蘆腿、竹筒腿、青筋腿、美腿、醜腿、白腿、古銅色腿，應有盡有……」（《眞報》）

結果選到了三十人進入決賽。十月二十日在「漢宮」夜總會，「美腿小姐」終於誕生。她是「由頭靚到落腳」的鄧小薇，亦是應屆的「香港小姐」殿軍，所得到的獎品，包括鑽石鍊表，現金一千元及化粧品禮盒，比起今之選美，屬小兒科也。



■競選美腿，睇腳唔睇人。

■臨場觀衆睇到唔眨眼也。

香港賭博外史之一：禁打麻雀

過去，香港禁賭呢樣，禁賭嗰樣，惟獨唔禁打麻雀也。

本世紀初，香港華人開始多起來，潮流興打麻雀了，尋且嗜之若狂，蓋因港例不禁，人人皆可公開搓玩；港九兩地開設很多麻雀館，男女混雜，通宵達旦，簡直「處處聞啼鳥」。

好呀，生死關頭來臨，一九一八年二月三十一日，華民政務司夏理德召開「團防局」（管理商戶自衞的「更練組織」）會議；其時「團防局」紳士到者有劉鑄伯、陳啟明、何澤生、周壽臣等十數人，而夏理德的第一議案竟然語驚四座，「應該立例禁打麻雀」，頓時個個爲之愕然。

夏理德提出該案之理由：「鑑於賭博之風日盛，尤以打麻雀遺害至烈，有租樓而聚賭者，亦有假住家作賭場而招人赴博者。男女皆趨之若鶩，而女局日見其多，大家閨秀，富室姬妾，因玩牌而致破財喪德。且港例禁賭，麻雀應不能例外！」

劉鑄伯紳士提出反對：「打麻雀乃係華人最熱衷之消遣遊戲，不能禁也。若有開設女賭局者，禁之當不容緩，但宜派四環更練會同警察嚴緝之，如偵得賭局所

在，或可疑之樓宇，可傳該樓包租人到署懲誡！」

何澤生紳士亦有提議：「如查獲女賭局，不特傳該開賭之女子，其丈夫亦應予以儆責，勒令悔改，否則遞解出境！」

於是，你一句我一句，總之就是反對，跟着又提出好荒謬之建議，然後不了了之。

如是者相安好幾十年，冇乜人再講打麻雀乃係傷風敗德，豈料一九六二年「新保守主義」捲土重來，香港教會界大聯盟，發起禁打麻雀運動，呼籲政府立例取締，並且首先向教師開刀，禁止其屬下之學校的教師「沉淪於有害他們健康的娛樂」。時人戲言曰：「教人子弟爲人師表，豈可成日自摸單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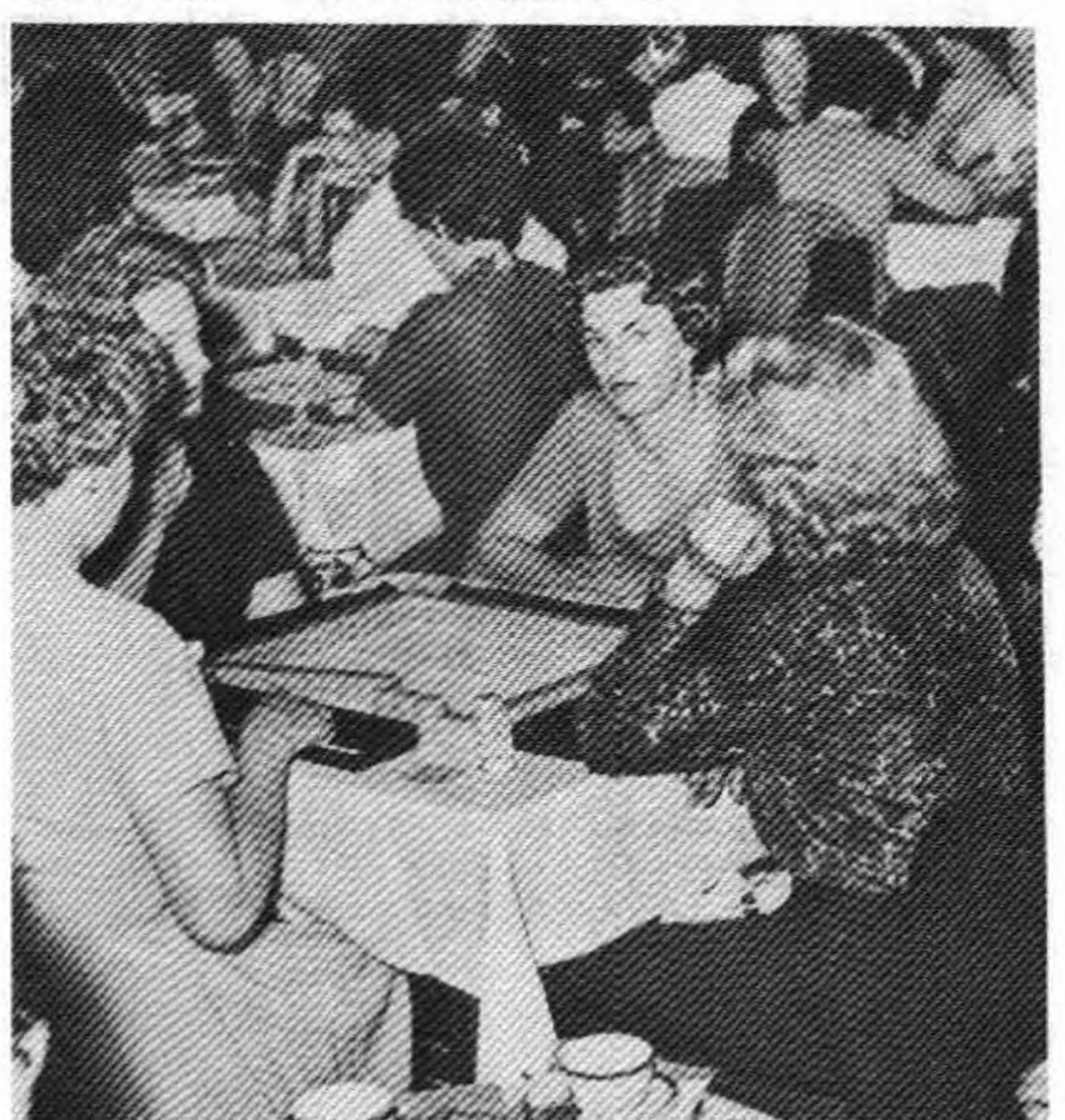
教會方面有此決議，因爲受當時馬尼拉政府禁教師打麻雀之影響；一時間，香港教會學校的老師們人人自危，皆不敢在家中打麻雀，恐防「密探」上門突擊搜查，以致飯碗不保。教會人士好有信心，認爲過去香港有人擬開辦「賭波」時，教會反對最力，因此未有實現，如今呼籲禁打麻雀，必收效也。

豈料，跑馬與打麻雀皆英皇御准，不容亂禁，該運動註定失敗。於是，馬繼續跑，鋤繼續叫了！



■講到打麻雀，人人歡喜，阿婆又打……

■西人又打……想禁呀？搞笑到極也。



香港賭博外史之二：鬥雀

香港地俗話之「好渣」(或「乜咁渣喋？」)，「水皮」之謂也，劣馬稱「渣馬」，劣狗稱「渣狗」等，實源起於鬥「豬屎渣」(又稱「豬屎鴝」，一種青黑色的白胸小鳥)。

豬屎渣者，「一渣」，因非常粗生，在垃圾堆裏覓食，身價極低微；「二渣」，每屆鬥輸，垂頭喪氣伏在籠底，勝利一方雀主洋洋自得地笑之：「眞係渣也！」

香港之有鬥雀，當然承襲廣州人之賭的文化，雖然係秘密舉行，但五六十年代戰場遍布灣仔、中上環、旺角、深水埗及九龍城一些茶樓，一場賭注竟逾萬元……

鬥雀是有季節性，最理想者是春天二三月及秋天九十月左右。在這個季節內的鬥雀，行內人稱之爲「起」(或「起雀」)，即有鬥志也，可打鬥的雀鳥稱爲「武鳥」，計有畫眉、豬屎渣和鵪鶉三種。所以大打出手，原因各有不同：畫眉之打爲「女色」而爭風，豬屎渣之打爲「爭地盤」，而鵪鶉之打則爲「爭食」耳。


鬥畫眉，首先把一隻雌畫眉分別拿到兩隻雄畫眉的籠邊「誘惑」牠們，使牠們春情勃發，然後把牠們轉到另一個打籠中(俗稱「轉籠」)，兩個情敵就會拚個你死我活了。

鬥豬屎渣，是先將兩雀籠連放緊貼，籠子門口對正，兩鳥就會隔籠互相啄鬥，到了相當時候，雙方雀主就各把籠門拉起，兩鳥就會爲守護疆土而惡戰了。

鬥鵪鶉最爲古怪，先撒一把穀粒到籠中，但這些穀粒必須是單數的，例如三十五粒或四十五粒，鵪鶉是「平均主義」者，你吃一粒我吃一粒的，剩下最後一粒，便是打鬥起因，釀成生死搏鬥了。

鬥雀通常在大清早茶樓舉行，因爲那個時候往來的茶客較少，雀鳥的狀態較佳。這種鬥雀的「局」，是經雀主雙方私下約定舉行的，除了他們二人賭「牙骰」外，局外人亦可下注賭其贏輸，其時每局注碼由幾十元增至幾萬元，而圍賭者亦有好幾百人之多。讓兩隻雀打到頭破血流，係非常冇人道也。

最樂爲雀友所談論的是一九六五年一場戰役，雙方賭客下注數萬元，由新上陣的「薛仁貴」對連勝七年的「長勝將軍」，個個買重熱門，兩鳥惡鬥多時，頭頸冒血，結果冷門的「薛仁貴」打勝，有人贏得鉅款，而「長勝將軍」亦自此收山也。


■沒有戰事的「雀仔茶樓」。

■英文名叫Magpie- Robin的「豬屎鴝」，港人愛用來鬥雀。

香港賭博外史之三：鬥狗

香港之賭博，沒有跑狗，卻有鬥狗，當然只屬私鬥，而且鬥得兇狠，鮮血淋漓的，尤以一九六七及一九六八年風氣最盛，鬥一場狗的賭注往往好幾萬元上落也。

此地鬥狗之風實源於珠江三角洲，民國年間盜賊惡霸横行，農村爲防洗劫，自組都團，購買軍火，建築碉堡，還特別訓練最兇惡的狗，一見陌生人即撲上襲擊。如何將狗養成一往無前的兇性呢？在今日，有動物軍事學家負責訓練，以前未有這一套，只有鬥狗好了。

鬥狗地方，多在社廟之前，小焉者由本鄉的人攜犬來相鬥，大焉者由鄉與鄉出狗相鬥。初時鬥狗是一種訓練，但廣東人好賭，未幾鬥狗就變成賭狗。而且傳到廣州時更是變本加厲，竟公然在「海珠公園」設鬥狗場開賭。

香港政府一向禁鬥狗，所以一直以來這種賭博是秘密進行的，每個月總有幾次，都是在新界鄉村一隅舉行。鬥狗場設備簡單之極，先用鐵枝插在地上作一大圓形，然後以帆布帳圍着四周，觀戰的人全都站在帆布圍帳外。

鬥一場狗，通常是狗主與狗主之間先下注，然後旁觀者看過惡犬，各阿所好，

有賭甲方的狗勝，有賭乙方的狗勝，稱爲「幫狗」；積聚下來，賭本可達好幾萬元，這便造成了緊張的局面。

好了，介紹所謂最好打之狗，中國的是大瀝（地名，佛山附近）沙皮狗，西洋的是布爹利（Bull-Terrier）。兩狗出招各有不同。沙皮狗一埋身，便後腳站起，專咬敵狗的頭和頸，布爹利非常刁鑽，卻咬對手之下盤。所以，此兩種狗一碰頭，生死難測，賭注必大也。

鬥狗開始，先由狗主牽狗進入帆布帳圍內，跟着公證人也走進去，雙方狗主都緊扯着狂吠的愛將，然後鬆帶，解下頸箍。公證人一聲號令，主人放手，兩犬立刻打個難分難解。幾分鐘便分高低的乃係弱賽，打上二十分鐘的屬大戰，超過三十分鐘可稱「世紀之戰」。

狗主都愛自己的「賭本」，不想打死才分勝負，他們有四種方法鑑別敗軍之將，就是「響口」（當敗狗抵受不住痛苦，發出一種似吠非吠的嗚嗚聲）、「嗒尾」（當敗狗打到心驚膽跳時，尾巴就會垂得像斷下來）、「鬆身」（當怯戰之際，全身的毛豎起）和「走頭」（掉頭便走，無心再戰）。

公證人憑其經驗，一決定之後，立刻宣布勝負，江湖規矩，冇得唔認輸也。



■被列爲最無人道之賭博：鬥狗。

電腦玩人腦，買馬中空寶

賭馬中空寶，空寶又變實寶，玩死馬迷，皇家御准賽馬歷史只此一宗，「老花鏡」不能不記也。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馬季開鑼，最後那場賽事竟爆大冷，「必圖利」與「大將」搶出冠亞；買中連贏位之賭仔歡喜若狂，因派彩必「和味」，皆注視電算機結果，豈料過了幾分鐘，馬會突然宣布：因電算機失靈，無法計出連贏位數字，是場連贏位票作無效，投注該場連贏位者，不論買中或落空，均獲退款！

一經宣布，馬會上下（會員席與公眾棚）頓時亂晒大籠，中獎者好夢成空當然鼓噪起來，落空者見輸馬早就丟掉票尾，聞得可退票，驚叫：「跌錢落地呀！」急往地上摸索。沒有買該場連贏位者則見獵心喜，俯視四周，混水摸魚，幫補所輸賭本也。估計當時約有一百萬元之連贏彩票棄諸地上及垃圾箱，於是整個馬場的人，包括上流紳商仕女及場中雜役者，皆展開「瘋狂尋寶」。當「回水」消息由場內傳到場外，正在等車之賭仔突然聞訊，急撲回場內，搵埋一份；而場外之乞丐窮漢等，亦紛紛在地摸索，希望執到寶，場面悲壯之極……

「陰功，我頭先撕爛咗彩票！」
「哈，哈，又畀我執到一張，發達咯！」
「喂，搶呀？係我嘅，係我嘅！」
「唔得，中咗獎冇錢收勢係假！」
一時間七國咁亂，馬會當局爲防事件演變爲騷動，即命保安人員關上鐵閘，再由警員到場維持秩序，直鬧到晚上八時半，票才退清，但百餘中獎賭仔抗議到底，但當局不讓步，僵持到九時許，有人大叫：「我哋告馬會！」
幾十名中空寶者殺去灣仔警署落案，並聲言聘請律師控告馬會。查現代化之電算機派彩服務，乃該馬季首設，電腦一出場就揾賭仔嚟玩，都算幾絕咯！但賭仔大反撲，九十多人在事發後兩天則委託律師致函馬會主席要求賠償，此舉簡直獲得無數外圍中獎者之支持，但事態不樂觀，因馬會當晚措施乃根據「電算機派彩條例」執行，並無錯誤。不過，馬會爲此多番討論，竟戲劇性宣布派錢，每十元連贏票可獲一千三百三十三元之派彩，呢回冇死咯！
十月二十八日，天星碼頭之外圍投注站大排長龍領錢，賭仔盡歡顏，笑着說：
「係你嘅財，終歸入你嘅袋！」

■馬會上演尋寶活劇，場面悲壯。
■賭仔在的士大叫：「我執到嘞！」

舢舨女郎風靡英倫

講件艇妹威水史大家知。或問：「點威水法呀？」從香港避風塘搖舢舨搖到英倫泰晤士河，風靡五十萬外國人，成一時之佳話也。

話說一年一度之英國「國際船艇展覽會」在籌備中，舉辦人是倫敦的《每日快報》，贊助人是英國皇家海軍；籌委會爲展出主題傷腦筋之際，英國皇家海軍代表提議：「不如用香港做主題，嚟緊嘅一九七一年，正係我哋海軍上校義律登陸香港一百三十周年紀念，而且香港帆船非常有特色，一定可以吸引來自九十個國家嘅幾十萬買家！」提議被接納，於是空運了三隻「大眼鷄」帆船，放在場地的巨型中心水池展出。不過，籌委會又傷腦筋：「點樣至可以運送班買家上帆船參觀？」

海軍代表又提議：「揾隻舢舨仔載客，揾個艇妹搖佢哋過去，況且香港舢舨非常有特色！」

於是又空運了一隻有船篷的「遊河艇」過去，那麼艇妹呢？有了，在添馬艦海軍船塢之英艦上，做艙面執拾工作的「蘇茜」李薵和「安妮」何貴珠，係最標準的「舢舨女郎」。點解？首先，她們乃居於銅鑼灣避風塘住家艇，平日「出街」就靠搖隻舢舨

仔左穿右插的，技術必要很好；跟着，二姝倒算面貌娟好，身段伶俐，唔會嚇親鬼佬也。

駕「遊河艇」係好考功夫，通常由一個艇妹搖着後櫓，艇便可以靈活的前行，如果想快，加一個人在前頭搖槳便可，而這種前槳後櫓的搖艇方式，據說是世界其他地區所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兩個舢舨女郎飛抵倫敦，在海軍基地受到熱烈歡迎；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國際船艇展覽會」由首相希斯主持開幕，跟着，李蘦和何貴珠搖着舢舨送希斯登帆船參觀。

她們穿着湖水綠色衫褲，在會場戶內水池中停泊之幾十艘遊艇間穿插，搶盡鏡頭，經常被記者及遊客包圍，要她們解說香港舢舨結構及搖艇方法等，簡直威過晒展出之遊艇也。

船展為期十四天，她們每天工作就是搖舢舨，上午九時報到，十時工作，直至晚上九時始下班，正式係搖艇搖到手軟，但每思及受到各界歡迎，疲勞頓消，甚至非常興奮：「估都估唔到，竟有咁多達官貴人名流紳商爭住要坐我哋隻艇，如今諗番直情好似發夢也！」



■兩位代表本港出席倫敦國際船艇展覽會之「舢舨女郎」、在海軍基地受到歡迎之情形。兩人身上所穿之唐裝衫褲，即在倫敦亮相時之服飾。

七十年代風情之一：包伙食與代客買餸

七十年代香港工商業突飛猛進，大量男女出嚟打工搵錢，酒樓食店供不應求，中午嗰餐成問題也。於是，包伙食行業一片好景，打工仔個個搭食，其時普遍心態，「最緊要食得經濟」。

在港九打工仔女出沒之區，每屆中午時分，但見包伙食的傾巢而出，有扛着竹筐、挽着籐籃、頂着木盤者，拚了全身氣力，爬石階擠電梯，務求在午飯時間讓餸菜送到顧客之前。

做包伙食的大多數屬於「家庭工業」，全家總動員，天還未亮就得開工，先往市場買菜與肉，「買手」甚爲傷腦筋，盡管每餐每個客仔收二元到三元不等，可不能每天都吃同樣的飯菜，一定要謀變化以滿足客仔要求。

二元到三元不等的一餐伙食，大多是一菜一湯、白飯一大碗；平與貴之分，菜的方面在於分量，湯的分別在於材料與濃度（就是「例湯」與「特別湯」之分）。

包伙食本來就屬於蠅頭小利，偏逢一九七三年食物價格狂漲百分之二十三，包伙食的愈做愈困難，而打工仔者又冇啖好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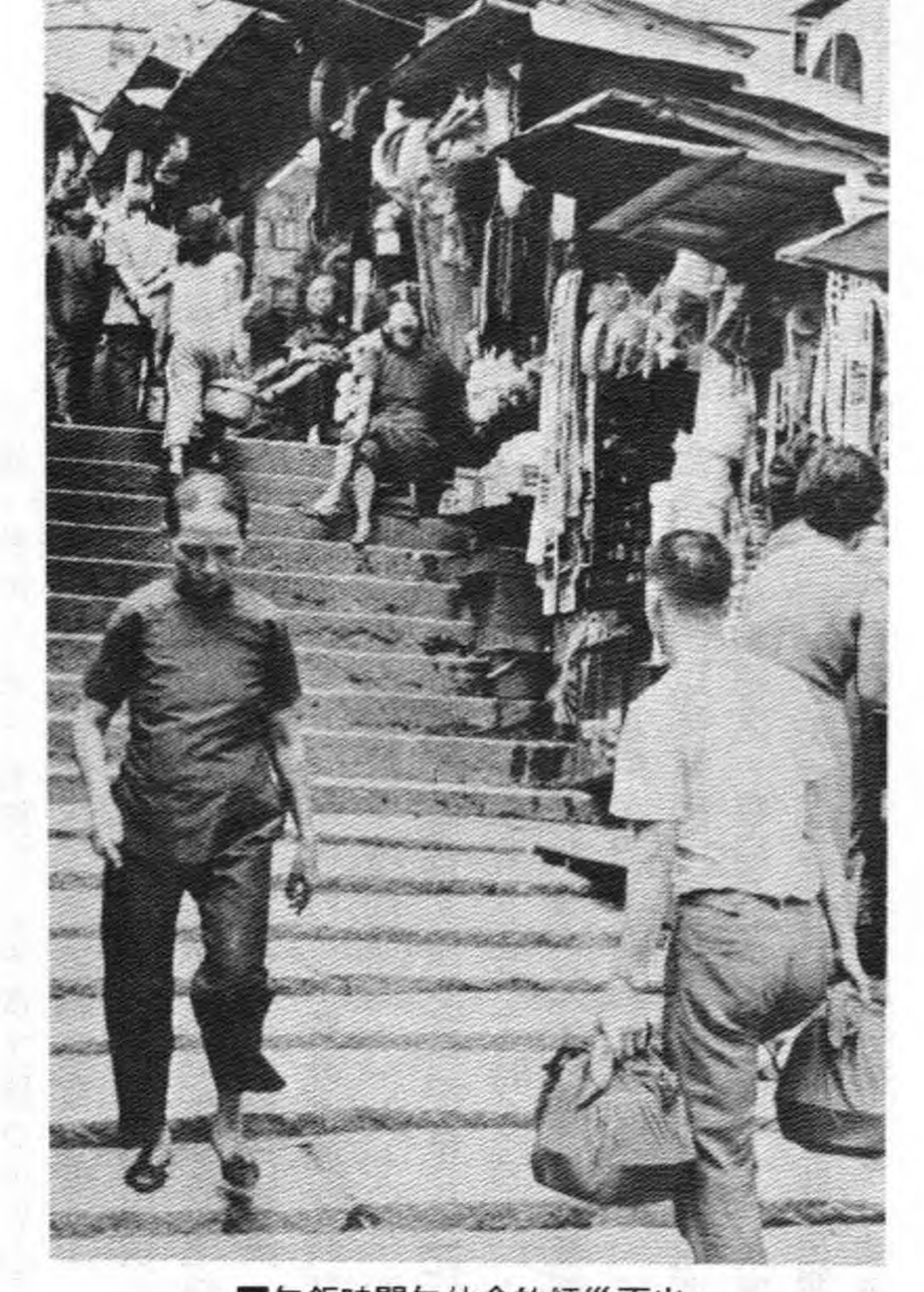
未幾，政府公布，有鑑於公衆衞生應立例管制包伙食行業，一時間「藍領」、「白領」盡嘩然：「冇得包伙食，晏晝嗰餐食乜呀？」

包伙食被趕盡殺絕之際，飯盒之雛形開始出現。中環的「蘭香室」首創用膠盒裝飯麪外賣，打工仔午飯新紀元出現，發展至如今之快餐店林立也。

當一對夫婦都外出工作，午餐始終有辦法解決，晚飯卻極爲頭痛，放工買餸回家煮飯，八時有得食，九時洗碗，浪費晚上娛樂時間，痲煩掃興之至。

於是，「代客買餸」行業應運而生，一九七〇年四月，銅鑼灣一間公司開業，推行全港首創之「代客買餸」服務。該公司把每日設計之三味菜式，洗淨切好加上配料，用透明膠袋包裝好，由專人在放工時分送上門；打工仔夫婦慳好多時間，即煮即食，省卻不少痲煩。每餐收費六元，分量可供五至六人食用。

該公司派員接洽客戶，隨傳隨到，初次交易，可先試口味兩天，然後結帳，如客戶認爲合胃口，以後幫襯，則每期結帳一次，並要先繳上期。晚餐之外，一樣代客買午餐之餸菜。總之，每屆月初，開出三十日菜單，任君選擇；如果客戶某日某餐不需供應，可於一天前去電該公司取消，非常服務周到。開業兩月已有客戶五百，跟着同類型家庭服務公司紛紛出現搶生意，奉承所謂之「打工皇帝」也！



■午飯時間包伙食的傾巢而出。

須埋個鑊去講翻

早啲嚟吓包伙食冇乜嘢唔斷生啫！

■七三年管制包伙食之諷刺漫畫。

七十年代風情之二：漫談ＢＢＱ與ＢＢ機

今之香港人愛燒烤，愛帶傳呼機，此兩種潮流皆源出自七十年代初期也。

「燒烤」，英文Barbecue，古板界戲言「爸爸橋」，洋書仔愛稱ＢＢＱ，對當時港人算是飲食之新觀念；其時，英國有甚麼大人物抵港，港督通常會招待他們到粉嶺別墅去共進烤肉午餐。兩次暴動（六六及六七年）之後，政府關注青少年問題，盡量組織康樂活動，一九七一年在港九新界三地交通方便之海灘，設燒烤坑共三十六處之多，於是，燒烤就成爲泳客之主要飲食活動。一九七二年六月，政府撥款三千三百萬港元，發展郊野公園，燒烤開始流行起來。

當時，超級市場冇幾多間，燒烤肉類竟供不應求，「惠康」最早推出烤肉包裝，每份四元八角，有肉類十四安士至一磅，內容包括牛扒一件、猪扒兩件、雞翼兩隻、牛肝一件、香腸兩條，全都經汁料調味，屬方便抵食也。如今，每逢假日，香港海灘與郊野公園，燒烤者人頭湧湧，都係多得政府之「苦心」鋪排。

「傳呼機」，英文Pager或Beeper，俗稱CALL機或ＢＢ機，一九七〇年引進香港，八月二十七日「共和廣播系統有限公司」(Re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Ltd.)

副總裁大衞·康尼萊斯(David Cornelius)，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香港政府當局已初步批准這項嶄新的無線電傳呼系統在本港使用！」康尼萊斯預言說，「傳呼機」服務將於一九七一年推出，但因無線電發射系統未夠先進，只有港島的整個北部，包括中區、南部的若干地區及九龍的全部直至獅子山腳附近都在服務範圍之內，即係話新界及離島收唔到也。

此種第一代CALL機非常大個，重半磅(未計兩枚電芯)，每十小時要換電池一次，掛在腰間有本字典咁大，當傳呼聲音響起，所發出之BB聲極爲雄壯刺耳，非常誇張。其時，人羣中有BB聲響起，人人皺眉，認爲吵耳，唯獨「有機之人」甚感自豪，挺胸大步，排衆四望，找電話覆機去了。

這種笨重的老爺傳呼機，非常不便，已於一九七七年被淘汰，曾經運往澳門推銷，相信現時連鄰埠都將之取替。非正式估計，傳呼機(已到第六代)發展至今，香港「有機之人」數，三十萬以上也。



■第一代「傳呼機」懷在身上，有一本字典咁大，非常沉重兼吵耳也。

七十年代風情之三：淘汰了萬惡包租婆

七十年代香港開始發展爲大都會，好些舊社會現象漸漸消失，特別淘汰了「萬惡的包租婆」和「一樓十四伙」，因爲自港督葛量洪主政開始，致力發展屋邨計畫，解決市民之居住問題。

一九六六年一月，曾經爆出聳人聽聞事件，黃大仙區一間兩層舊樓竟居住三百多人，總共五十五戶，絕對是無良包租婆之傑作也。消息一經報界傳開，市政局、寮仔部、消防局及警方均派人去調查，這正是對當時整日唱其高調、研究如何解決香港人居住問題袞袞諸公的一個强烈諷刺。

這座人口密度已達飽和點的舊樓宇，住客包括各行各業職工及小販，其中二樓佔十四戶，地下佔四十一戶，充分反映出包租婆之不擇手段，牟取暴利。整座樓宇每一個角落都被利用，幾乎每一個房間都架有閣仔，而且大都是層層疊疊碌架牀，甚至僅容一人行過的屋內通路之頂上，也架有閣仔。空氣非常污濁，排水道皆明渠，臭氣四溢；廁所只得兩個，住客被訓練成很有耐心去排隊等待如廁或洗澡。

一伙姓周的住客，在一間不到六十呎的狹小房間共住了三代同堂，一家八口一

張牀，連轉側皆冇地方，還要自設廚房煮飯。家家都在房內燒飯，小孩又多，一不小心，很易失火；各鄰里唯有合資購買七八具滅火器，先後撲滅過三次火警。

在接受訪問時，住客們都說：「我們生活在地獄裏，誰說香港是天堂！」

此種「人間地獄」是萬惡包租婆的典型傑作，她既然是屋主，便利用樓宇作生財工具，大凡牀位或房間，如果想租皆要付出「鞋金」(「頂手費」也)，而且條件苛刻；例如，那時一個小店員可以費多年積蓄，貯好一筆「鞋金」二三千元，才能租到一間有百多呎的板間房，還要懾於包租婆淫威，幾時制水，幾時關電燈總掣，毫無人身自由。你受不了氣，大可以遷出，但「鞋金」化爲烏有，那一生積蓄竟付諸流水。

好了，公共屋邨大規模出現，包租婆再也惡不起來了。



■一間板間房，一家八口一張牀。



■六十年代社會，舊樓密密麻麻。

太平清醮不太平

每屆舊曆四月初，長洲太平清醮，會景巡遊，非常熱鬧。此太平清醮實乃長洲獨有節日，何解?當地人士有兩種說法，一說海盜張保仔擄掠殺人，經常以東灣(今醮場沿用地點)爲屠場，導至該地冤魂不息，島民建醮超度。另一說，太平天國軍興，進攻九龍，曾在東灣與清兵血戰，死人無數，皆就地埋葬，故老相傳該地爲亂葬崗，曾有一年瘟疫發生，海陸豐人士發起建醮迎神遊行，疫症消失，鄉民咸認爲神力所致，及後每年舉行，迄今不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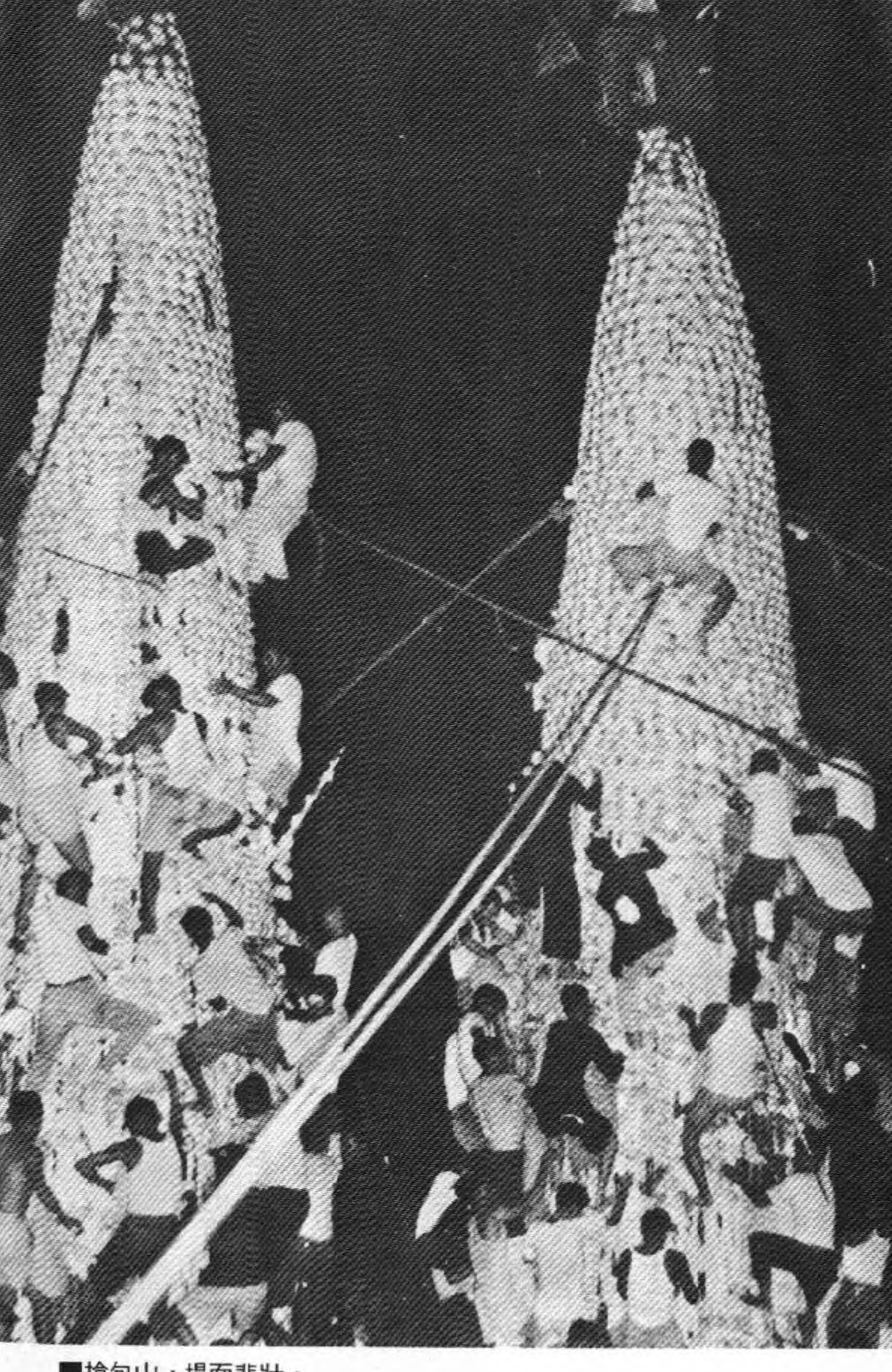
太平清醮之最高潮，搶包山是也。醮場設巨型包山三座，最高達六十尺，「聖包」萬多個，屆時先由祭神者攀上包山取得祭包，其他人士隨而展開競搶，搶番個包攞好意頭也。居民認爲拜祭過玄天上帝的包，會帶來好運，能治百病，所以島裏島外之香港人紛湧包山，場面悲壯，搶不到的，寧願花數元向人買一個，於是，搶包山慢慢淪爲江湖人士搵錢之法，武館武師、黑社會分子竟視之爲鬥獸場!

一九七〇年五月八日之太平清醮終於爆發第一次參神武鬥，當日下午一時，在會景巡遊開始前約一小時半，兩幫龍虎武師結集東灣，準備飄色遊行，豈料發生口

角，繼而動武，近百名大漢手持玻璃樽、木棍、鐵枝作武器羣毆起來，鮮血四濺。有人被追殺，走投無路，投奔怒海，始發現唔識游水，幸好沙灘之拯溺員及時搶救，大批警察到場鎮壓……未幾，港督戴麟趾與名流首長、駐港領事專員等莅臨參觀巡遊，唔諷刺有假咯！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日武鬥升級，當時「聖包」價錢暗盤爲十元一個，於是江湖客視「搶包山」爲「掘金山」，去年甲堂會成績欠佳，視乙堂會爲敵人，到今年甲堂會搶包山又告失敗，對方好手能於一分鐘爬登包山之頂，予取予攜，立刻發生打鬥，爲警方制止。當夜長洲警署非常忙碌，譴責兩方約束自己。兩幫人馬離開警署之後，因獲悉乙堂會乘搭凌晨五時五十分的頭班小輪返港，帶齊武器上演碼頭風雲。一時間長棍、西瓜刀、三角銼齊出，幾百人打鬥，刀光血影，殺個你死我活。警方出動鎮壓，竟拘捕二百多人。

自此每次搶包山都爆發武鬥，有一年竟發生包山倒塌引致多人受傷的慘劇，爲維持秩序和治安起見，長洲當局廢除搶包，改爲派包，人人有份，太平淸醮始「太平」起來矣！



■搶包山，場面悲壯。

黃金歲月燈火管制

一九七三年係香港好黑嘅一年。五月，股票狂瀉(恒生指數由一千七百七十五點跌至六百五十點)；十月，食物價格暴漲；十二月，香港燈光大管制，實施「冬行夏令」，過其黑色聖誕、黑色新年也。

這一年因爲產油國使用石油武器，一面禁運，一面起價，使世界各國能源大受影響，香港自然不能例外；政府當局爲未雨綢繆，誠恐一旦到了缺油田地無可挽救，在十一月十日宣布設立石油政府委員會和石油分發事務委員會，處理石油事務，並委任潘達爲石油供應處長。此位潘達仁兄，計仔多多，搞到香港烏天黑地。

十二月七日公布「管制石油緊急規例」，最影響市民生計者，要算當中之「管制燈光法例」細則，規定所有作廣告用途的霓虹光管及電燈，只准在晚上六時至十時三十分開放，違者可被判罰款三萬元及入獄六個月。這就慘了，香港向來號稱「不夜城」，如今一屆十時半，所有百貨公司及商戶自動將霓虹光管招牌熄滅。十二月十日零時，香港已成死市，處處更是昏暗與淺清一片，只有少許街燈，照着急步而過的稀疏夜歸人。街頭警車到處巡邏，但劫匪出動，當晚竟發生十多宗劫案。

本應該經濟不景的一九七三年，這樣一鬧，各界更加叫苦連天。商戶認爲冬季五時許已開始天黑，而這時候橱窗和公司門外未能有燈光照明，吸引唔到放工購物之打工仔也。酒樓夜總會認爲夜生活大受打擊，揾少好多。戲院方面考慮取消九點半場。酒吧生意爲應付一落千丈，被迫在門前點起大笪地才用的氣燈，以招徠夜客。

香港電燈公司曾因爲響應節約燃油，做成電壓降低，影響各電路的保險系統自動切斷，於是十五日晚上八時二十分，港島大部分地區停電，一時間烏燈黑火，三十處電梯困了人，非常混亂，搞到軍警與消防隊傾巢而出。其時有「心水清」之社會人士呼籲政府：「不如取消每晚管制燈火，改爲一年停電幾日，長期小痛不如短期大痛。」

黑得無可再黑者乃係十二月三十日，香港開埠亦只此一次，就是「冬行夏令」也。港澳政府當日同時宣布實行夏令時間，即係將時鐘撥早一小時。隆冬時節，提早天明，苦倒了幾十萬學生（未計家長與教師）和三百萬打工仔，他們披星戴月，摸黑上路，回到學校或寫字樓尚未日出，誇張之極也！

■夜總會酒吧之類，爲招徠顧客唯有打起大光燈，照亮招牌。
■十二月十五日晚上港島停電，灣仔區電車大擺長龍。

香港招牌文化學

做人要有名，鋪頭講招牌。舊時鋪頭老闆每遇顧客過度需要，必會咁講：「試過唔妥，不妨揸定柴刀，破我招牌！」此所以招牌也者，點止木牌咁簡單，仲係信譽之保證也。以前招牌千篇一律，都係黑色木板一塊，乜乜寶號果幾隻字髹左金漆，所謂「金漆招牌」就係咁解。既和諧且莊嚴，完全唔同今之招牌乜質料乜顏色乜Size乜都敢死。

香港招牌從古典到現代之美學原理：

①平面型

店之正面牆壁(門頂或旁邊)寫上乜乜寶號或者畫埋商標，連木板都慳番，甚至而影響廣告美學，曾有一個時期街頭巷尾牆上寫滿「何濟公」、「印度神油」等。

②垂直型

長條型金漆招牌垂直掛於鋪外，開埠期之招牌特色，為配合舊唐樓街道之狹窄，細細個，架構得尚算條理。

③水平型

長方型招牌打橫發展，大小不一，趨勢雜亂無章，配合城市街道新發展，空中爭雄，自由貿易惡戰下之產品也。

香港招牌之社會學發展分三個時期：

①共生期（開埠）

經濟生產關係屬於和平共存，招牌不僅是店名，也是店譽所攸關；消費觀念與今不同，小號被視爲貨眞價實，童叟無欺，招牌響噹噹，對大寶號認爲專揾老襯，信唔過也。此時期崇尚「金漆招牌」，老老實實做生意。

②競爭期（二十年代至淪陷前）

城市開始現代化，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大小商人互相競爭，平面型、水平型、垂直型招牌傾巢而出；設計方面，開始突破黑色框框，花式方面已趨西化。此時期招牌顏色多用紅、黃、綠，因傳統中國人觀念，紅代表喜慶、好運和勝利，黃代表富貴、財力與黃金，而綠象徵福祿壽之「祿」也。藍色較次要，點綴性居多（雖然舊時酒鋪愛掛枝藍酒旗）。

③霸道期（重光後至今）

招牌鬥大鬥醒目，竟全盤西化。大廈成塊牆十幾層高標榜一個招牌，或者雄霸

天台高聳雲天，或者打橫伸過成條街，令住客推開窗乜都見唔到，誇張之極。顏色七彩仲未夠本，一於鑲晒光管貶貶下，尚未夠癮，更要燈色打圓變方，走上走落，忽明忽暗，閃到使人眼花，不利駕車人士，導致政府立例禁止使用活動光管招牌。到如今，全港招牌十萬以上，舊嘅未拆，新嘅又嚟，密密麻麻，做成空間恐怖，醞釀精神分裂心態。

香港招牌之生態學分布：

①萬國旗區(尖沙咀)

招牌所見，有多國不同之文字，中、英、日、印、法等，聯合國咁款，主要因爲該區乃係外國遊客娛樂消遣之大本營，此之謂「豎起萬國幡杆有鬼來」也。

②超級巨星區(九龍彌敦道與港島中環)

大型招牌之集中地，夠高，夠橫，夠大，台風十足，特別天台之光管招牌，隔海可見，威風處猶如超級巨星。

③立立亂區(九龍旺角及油麻地區與港島灣仔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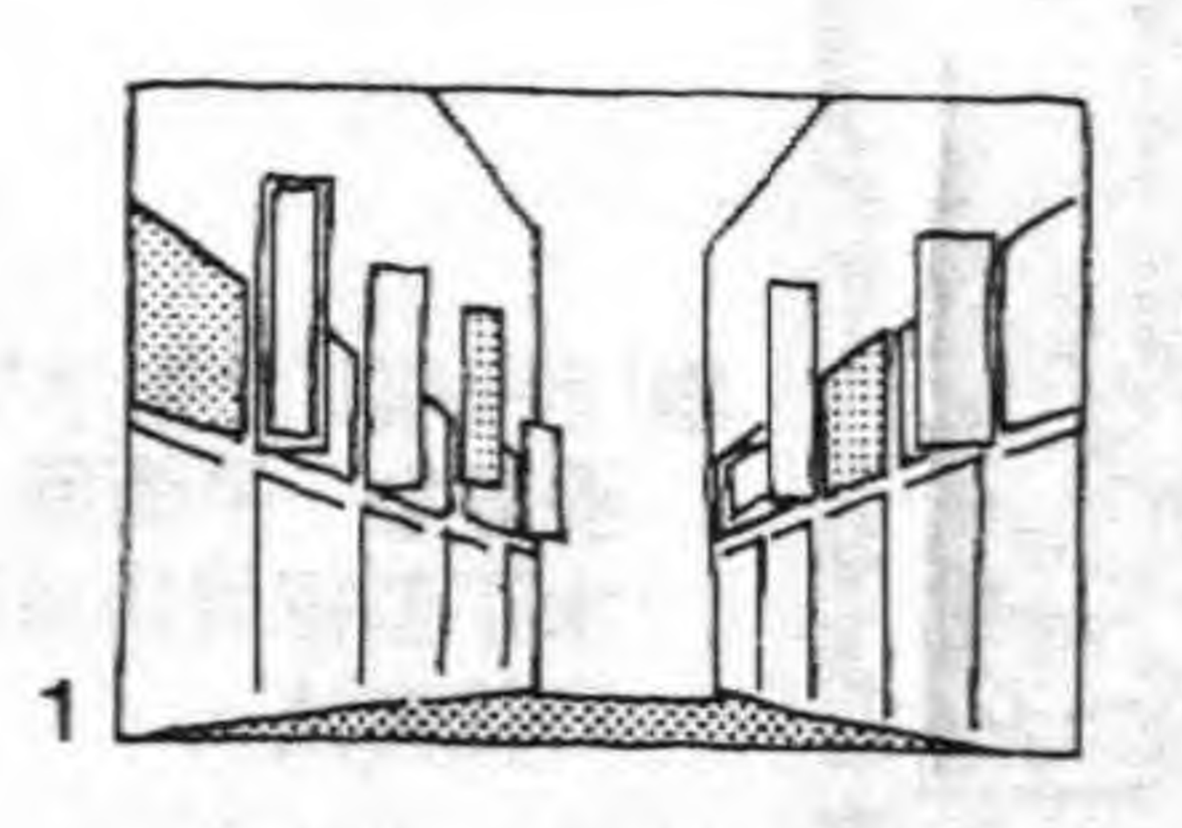
招牌有新有舊，滿布塵埃，體積不大，混亂無比，顯示出無法適應城市進化。特別油麻地與灣仔區，最多小型正宗黃色招牌仔，「蕭小姐」、「鬼妹仔」候教等，既

然追唔上潮流，唯有回復古老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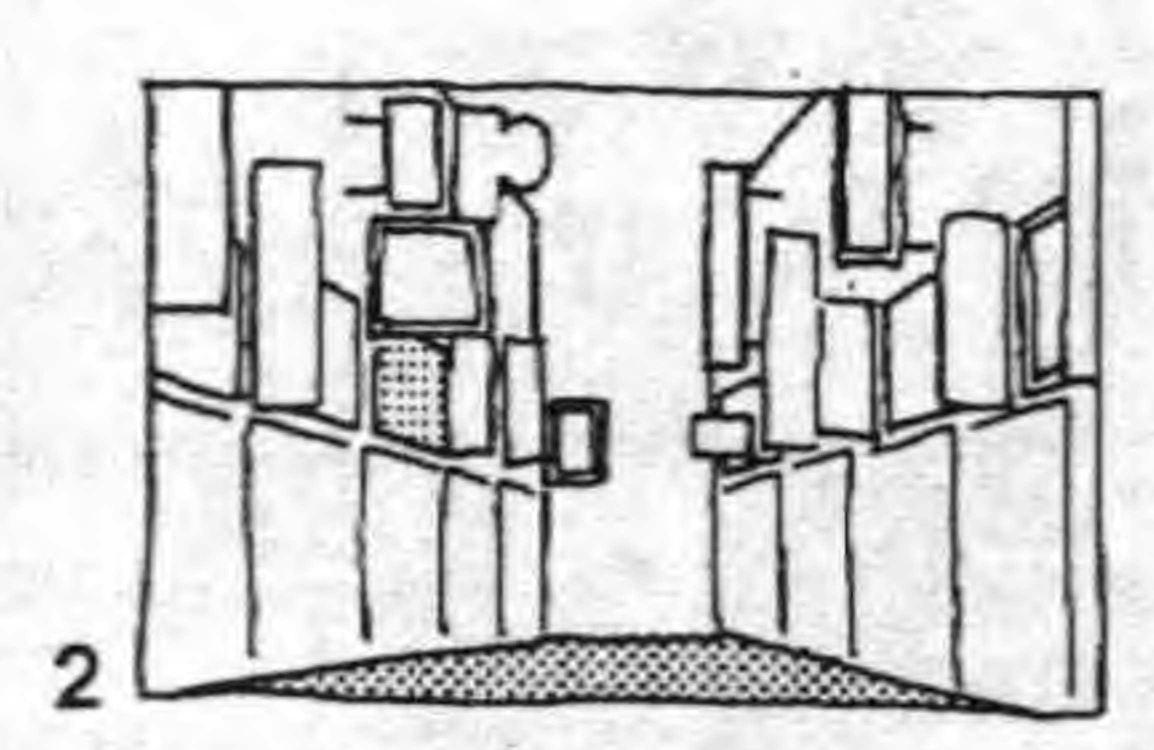
④火鍋城區(銅鑼灣總統戲院附近)

火鍋店十步一樓百步一閣，跌個招牌落嚟壓死好多人，都與火鍋店有關，非常頂唔順也。

既然提到招牌危害生命，不能一筆勾銷，每次打風吹到招牌飛起，禍延市民，更有一年(一九七七)，灣仔百樂門酒樓大火，做成百人傷亡，事後根據消防事務處的調查，是由於該區光管招牌太過混亂，增加救火困難也。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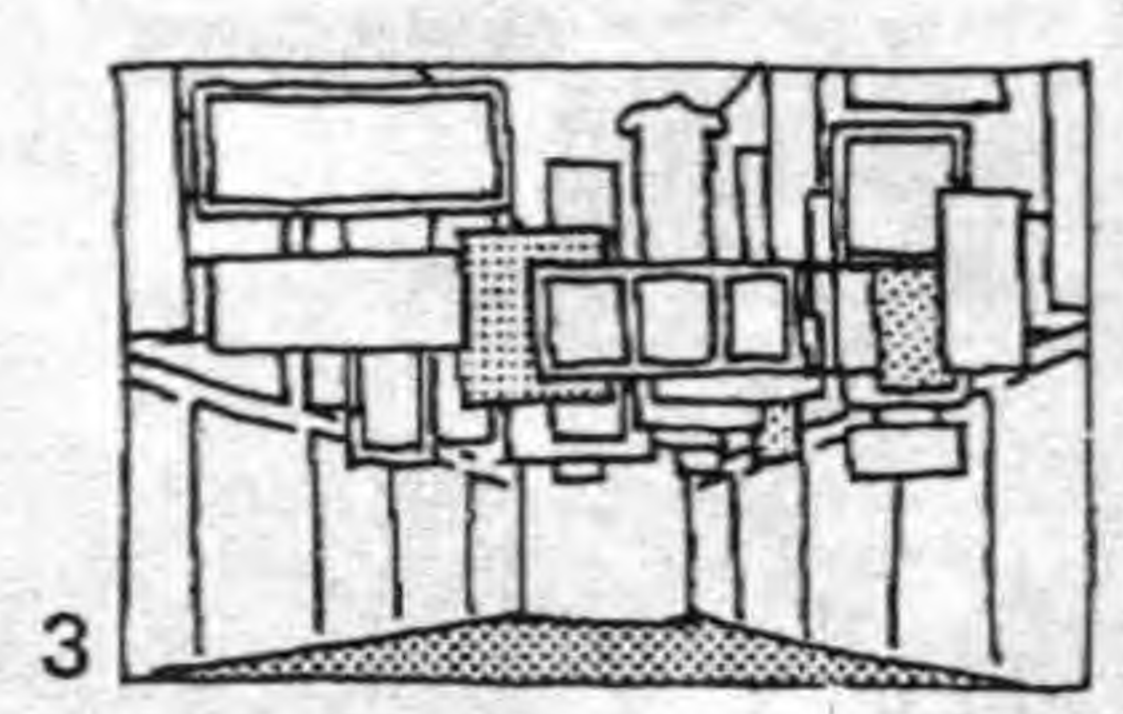
2

■香港招牌生涯三個時期：

①共生期

②競爭期

③霸道期



3



■「共生期」之香港招牌：平面及垂直型招牌，細細個掛在鋪頭旁邊，頗有條理。



■「競爭期」之香港招牌：
垂直型、平面型、
水平型招牌傾巢而出，
百花齊放。



■「霸道期」之香港招牌：鬥大鬥長鬥誇張 。

作者簡介

吳昊搜集香港歷史資料十五年，但近幾年才著書立說，他的香港史話式系列有：《香港老花鏡》、《懷舊香港地》、《回到舊香港》等。

他的最大本錢就是把香港舊事，透過喜怒哀樂的筆觸，道盡人間滄桑。



懷舊香港地

作　　者	吳昊
編　　輯	喜閱文化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	陳榕珠
美術設計	李小萍
出版日期	二〇〇二年四月（第四版）
ISBN	962-17-4909-3

Published by Publ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1999©
Published by SCMP Book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A SCMP Publication
15/F., Somerset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2836-6088
南華早報出版物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常盛大廈十五樓
網址：www.hkchinesebooks.com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喜閱文化叢書

學生文庫

1. 回到舊香港　吳　昊
2. 懷舊香港地　吳　昊
3. 箴言精選　何文匯
4. 趣談廣東話　石　人（梁小中）
5. 生命的鬥士　李英豪



懷舊香港地

吳昊



叢書

摩囉街之「摩囉」兩字有何起源？

香港淪陷期間有甚麼秘聞？「放飛機」、「灌水」等酷刑，

你曾否聽聞過？

香港最後的地底公廁在哪？

香港鴉片有甚麼傳奇？

重現香港舊社會風物民俗，

用輕鬆手法讓你認識香港歷史。

ISBN 962-17-4909-3

9 789621 749093

博益網址：www.nkchinesebooks.com

定價港幣三十八元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